

漢譯世界名著

儷 伉 賢

裴斯泰洛齊著
傅任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J. H. Pestalozzi 著
傅任敢譯

漢譯
世界
名著

賢

伉

儷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37221.1)

漢譯世界名著 賢 伉 儷 一 冊

Leonard and Gertrude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H. Pestalozzi

譯述者 傅 任 敢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六七四九上

最

我有一個熱切的企圖：希望異域的教育上的經典都能譯成中文！這個譯本就是我這種企圖的嘗試之一。不過我是一個時力兩絀的人，萬一譯文有什麼漏誤生疏之處，敬以至誠希望一切善意的指教。本書漢譯承何炳松先生在教育雜誌上披露，並作序言，謹此謝謝。

任敢。

裴斯泰洛齊先生像



採自 Cubberley: History of Education.

「一七八一年氏之名著利奧那特與革特魯德（按卽賢伉儷）之第一卷出版，中含氏之家庭論、教育論、及社會改造策，文筆銳利，描寫精密，對於農夫之生活，發揮盡致，是書一出，爲世人所傳誦，氏之聲望一時大振。」（教育大辭書）

「林哈德與格爾脫路德（按卽賢伉儷）乃描述瑞士村落生活之一種小說，共四卷。……其教育理想均含蓄於此書中。」（中國教育辭典）

漢譯本序

世界教育名著賢伉儷 (Leonard and Gertrude) 爲近世大教育家裴斯泰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用德文所著，美國昌寧女士 (Eva Channing) 於一八八五年用英文節譯之。茲經我國傅任政先生根據英文本譯成漢文，以餉吾國研究教育的讀者。

裴斯泰洛齊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是瑞士的一位最偉大的教育改革家和現代教育學的主要創造家。他幼年喪父，受母教甚深，所以感情特富。少年時代頗受當時自然派哲學的影響，受盧梭的感動尤大。曾想盡力於農事改良以增進民衆的幸福。乃於一七六七年購荒地百畝，從事墾殖事業，並照盧梭在愛彌爾一書中所提的方法以教其子。嗣於一七七五年以其地爲貧兒教養院，施以實業教育。茲事終因各家長的不合作而失敗。自此乃恍然於個人及民族的改造必先從改良環境入手。

自一七八〇年後凡十八年間，實爲他生平最困窘時代，亦爲他的著作極豐富的時代。他此時的境遇很有點像我國從前許多名家所謂「窮而後工」那句話。他當時想到種種社會的和教育的問題，終於覺悟到要改良個人和社會，祇有用教育的力量從個人的德性和智慧上的改良做起。一七八一年開始出版的賢伉儷這部書，就是他那種理想的表現。

他在這部名著中所表示的理想大概有這樣幾點：（一）我們要改良民衆的狀況，應該用教育的力量，不是革命的力量；（二）教育的中心應在家庭而不在學校；（三）教育的起點應在搖籃中，最初幾年最是重要；（四）無知的母親，祇要照裴氏所定的方法去教育兒女，一樣的可以和尋常富有學識的教師得到效果；（五）祇要家庭能够改良，社會自會進步，窮困自會消滅。

裴氏這種主張，似乎很像我國儒家修齊治平的說法。無怪此書一旦出世，驚動全歐，頓成西洋學術界上的一種經典。而裴氏的偉名，亦因此而千古不朽。

到一七九八年，他又出任孤兒院長。次年乃從事實際學校的工作。一八〇五年他又創辦一種師資訓練機關於伊佛頓（Yverdon），發揮他那根據心理學原則以實施教育的大主張。歐美各國

教育家，相率負笈來游。他的學說因之遂遍傳於世界。普魯士和美國受他的影響尤深，所以十九世紀初年以來有所謂「裴斯泰洛齊運動」，鼓吹應用裴氏的教育理想於實際的教育工作上。事實上他那「教育應該心理學化」的主張，到如今雖在我國亦很受了一點流風餘韻的影響。

他主持伊佛頓的教育研究所先後凡二十年。終因和一部教師不協，於一八二五年退職。逾二年而卒，享壽八十二歲。他一生對於教育事業，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了。

至於此書的漢譯者傅任敢先生，他的譯文一筆不苟，而又流暢可讀，信、達、雅三個條件差不多都已做到。我們預料讀者一定會感佩傅先生這番介紹西洋教育名著的努力。

何炳松

英譯導言

裴斯泰洛齊的『賢伉儷』一書，最初出版於一七八一年，約佔全書四分之一。其餘三冊分別出版於一七八三年、一七八五年及一七八七年。一七九〇年至一七九二年，裴氏復將此書加以修正緊縮，再版行世，共分三冊。後來裴氏收集自己的作品，交由什杜加（Stuttgart）的可塔（Cotta）出版（一八一九——一八二六），他又把初版大加修改，尤其是第二三四冊修改得多，全書擬擴充為六冊。但是六冊之中，只有前四冊曾經印行，第五冊的原稿於裴氏死後遺失。至於塞法德（Sevfarth）版，更為後出，共計五冊，盡量保存了第一版的精華而又沒有忽略第三版所增加的材料，書中附註頗多，常時提明兩種版本的異點。

簡譯『賢伉儷』一書，困難很多，因為各種版本之間，歧異頗大，而始終根據某一種版本又是不可可能的。這本譯本所根據的材料是累克倫（Reclam）的廉價本，只有前兩冊，大體是依據第一

版的；可塔本內容是擴充後的，可是並不完全；塞法德的選本，共計五冊；和同家的簡明通俗本，一冊（一八七四年出版）。

裴氏的文筆是最枯澀的。書中雖隨處表現作者的常識豐富，練達人情；但是讀者讀上五六頁後，無不昏沈欲睡。加以篇幅又大；所以我們採用徹底縮譯的辦法，或亦情有可原。不過因為縮譯之故，原書的古樸之處不能不多所犧牲；至於書內的對話，則大概保存其本來的面目。格姝及其兒女們的描寫，刪節最少，因為這部分文字不但寫得極其有聲有色，並且從教育的見地看來也是極有價值的。

從外表上看，『賢伉儷』在文學上的地位頗為奇特，因為它既不是一本純粹的小說，又不是一篇教育學的論文。我們頂好把他當作一篇十九世紀瑞士農民生活的寫實，內容雖不能說怎樣的令人愛不忍釋，至少對於那時的風俗習慣是描寫得奇特有趣，可以令我們增加見識的。但是這本書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價值可就遠過於此了。蓬那村就是代表全世界的，作者描寫改革腐化的辦法，提高道德的標準的時候，他就是在表白他自己對於某一部分無間古今的最大的社會問題

和政治問題的意見。他對於教育問題的意見散見於第八、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一、三十二各章。

這本『賢伉儷』的節譯本雖則缺點很多，但是希望它能使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的一本了不得的著作因而更能得到較多的讀者，大家欣賞一番。

昌甯 (Eva Channing)

霍爾序

這個家常故事不是爲現代一般小說讀者寫的。這本故事裏面所講的是一種深切的熱烈的愛；愛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不幸者、弱者和孩子們。作者寫的书很多，但是他寫的故事只有這一本。這本書所表示的是作者熱烈的內在生活，所描寫的是他自己所處的那種平凡的現實的環境。裏面有踢打妻子的農人，和偷竊生白薯的窮孩子，他們只有過節的時候纔能吃到沒有去掉乳脂的牛乳；裏面也有畜糞堆，有畜欄裏的穢水；但是裏面也充滿了各種各色的事故，各種各色的人物。有僞君子，有大傻瓜，有長舌婦，有守財奴，有酒徒，有勢利小人，有陰謀家，有公正的法官，有良善的牧師，有搗亂的貴婦，有老教師看見了教育新潮而憤怒，有庸醫生因誤殺人命而被罰作掘墳的苦工，形形色色，都栩栩如生的在書上出現。書中的動作是很緊張的。村正的妻子拚命從教堂跑回家去；村正本人屢次聽了她的說話而目瞪口呆；村正的夥伴因爲懊悔而在地板上打滾，自己用拳頭打自

己。魯迪母親的臨死是很淒惻的。鬼怪追逐亨美爾的一幕最滑稽了；至於亨美爾到絞架底下，自認應該死在架下，手指上點着永不退色的記號，也給讀者一種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這個故事所描寫的是一種沒有十分開化的村落，所以裏面又充滿了興味和教訓。例如人民集會的大方場；廣大的公地，各地主間公地的分配便是全書的一條有趣的脈絡；公家絞刑吏的絞樁，村正兼酒店老板，誰都欠他的債，他躲在窗口竊聽，他探聽一切主顧的家庭的陰私；小規模的盜竊、欺騙、迷信、陰謀、謗毀、造謠，在這形形色色之中，祇有那月酒店是很繁榮的；最後還有那住在舊堡內的偉大的、慈善的地方官，好像一個善神，遠遠地注視村裏的一切事情，他在市場裏主持了公道，誰也不能欺騙他，誰也不能妨礙他，——這種種情景在當時裴斯泰洛齊的心目中是實在的，而在我們看來卻是新奇的了。總而言之，看了他這個故事，我們就不禁想起許多德國學校教室牆上為文字教學與實物教學合用起見而掛着的那種大而着色的圖表，——那是些大塊大塊的強烈顏色，一堆一堆的人和物，並不求其合於藝術的調和，但在兒童心目中，卻比美術館中任何作品更近於生活，更富於生活。不過它與這些圖表有個不同的地方：它有一個目的，使它從這些具體的

細節升到一個道德的平面，一個文學藝術所能達到的最高的道德平面。

這個愁慘的小村裏有一個賢淑的婦人——格姝，她是泥匠廖納德的妻子，她一天跋涉若干哩路，去見郡中的長官，爲她丈夫求工作，村正用酒誘惑她的丈夫去貪杯，她便控告那壞村正。她囁嚅地訴出了苦情，她丈夫得到了建築新教堂的工作；最後經過長期的鬭爭之後，村正的罪惡終於敗露而塌臺了。格姝教自己的孩子做家庭的工作，教他們格言、讚美歌、禱告、清潔、禮貌，最後，讓一個隣居的孩子也一同加入。一個破落的貴族，沒有事幹，看見了她的家庭學校，最後自己也決心要當一個教師。格姝有時候雖然說出一兩句『扼要的話』，但是她不能把自己的祕訣盡量告訴他。她覺得學校應和家庭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不可和家庭生活作對；學校應該是一個圍坐在家庭火爐旁的較大的團體，口頭的教訓應該消滅於實際活動的精神之下。教師的學校很發達。牧師也發生了興趣，他知道自己的陳義太高，太注重教義，不切實際，於是也把說教的方式改變了。全部家庭生活與勤勞工作的精神漸漸復興了。有幾個頂好的人每週集會，討論繁榮商業的教育大問題。王室的內閣也發生了興趣，來研究蓬那——那地方已成爲瑞士最繁榮的村落——最後的結論是：

如果一國的政府真是嚴重地、深切地希望改革，除了模仿蓬那以外再沒有更好更徹底的方法了。其實這是世界上一般政府的原則。

所以，蓬那就代表全世界；村正就代表酗酒、陰謀以及使社會墮落的種種惡勢力；格姝就是好教師，要使世界得救就只有靠她的力量。我們讀這本故事的時候，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現在也有成千成百的社會，需要徹底的改革，只有用同樣切實的倫理教育的漸進方法，纔能成功。捐贈基金，創製法律，採用新方法等等雖然重要，可是不能使這種改革生效，要使這種改革生效，便得如裴斯泰洛齊所想像的一樣，需要高尚的婦人運用她們的愛，運用她們的誠，從家庭中洋溢到社會上去；需要各界中賢淑的格姝，她們實是天生的民族教育家；我們當男教師的如果要自己的教訓能有一種感化的力量，我們必得把她們的工作，她們的『扼要的話』深切的體會一下。

這本書代表了裴斯泰洛齊的影響的極致。書出以後，王室的貴人都來拜訪他，送他禮物。名家海巴脫 (Herbart)、費希特 (Fichte) 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從他在這裏所燃着的火星點起了熊熊的火把。這本書是每個好教師都該細心讀的，讀了以後，對於譯者的工作偉大，而又善於取捨，把篇

幅這麼巨大，內容這麼難於爬梳的一本原書譯成了現有的可人的形式，當然會感謝她的。

霍爾 (G. Stanley Hall)

霍爾序

五

目錄

第一章 賢妻.....	一
一個懦弱的男子一個勇敢的女人和一個賢良的州官	
第二章 魔降.....	七
惡魔出現遇了他的主子	
第三章 設阱.....	一六
村農們的聚談和惡棍們的陰謀	
第四章 佳訊.....	二四
家庭裏的快樂	
第五章 噩耗.....	三一
一個善女人的臨終	

第六章 羣棍……………四〇

懺悔偽善惡毒和虛驕

第七章 鵝蚌……………四九

惡棍們的勾心鬪角

第八章 教子……………五六

一個良母的禮拜六晚

第九章 諷惡……………六四

兩次說教的結果

第十章 樂事……………六九

禮拜日的快樂和孩子們的性格

第十一章 羞怒……………七九

村正老羞成怒

第十二章 天網……………八五

鼠輩放棄了將沈的船隻蓬那村民過了冤鬼

第十三章 定讞……………九一

罪人招了供定了讞

第十四章 趣景……………九六

一幕趣劇

第十五章 明刑……………一〇二

貧人的大量和罪人的受罰

第十六章 善鄰……………一〇九

一個整齊嚴肅的家庭和一個秩序混亂的家庭

第十七章 謗賢……………一一六

混亂統治了全村只有一家例外

第十八章 報怨……………一二四

患難之處纔見真交情

第十九章 誑上……………一二九

新村正找着了一件難差事

第二十章 異會……………一三八

一個稀奇的集會

第二十一章 德化……………一四六

亞納主張公道臨死的婦人祈求赦宥

第二十二章 拯溺……………一五一

復興蓬那的計畫

第二十三章 苦樂……………一五五

到處是恐怖只有一個平安家庭

第二十四章 戲妮……………一六〇

女人對女人的玩笑

第二十五章 庭訓……………一六七

格姝的教導的方法

第二十六章 議媒……………一七一

做媒人和辦學校

第二十七章 求偶……………一七七

一幕求婚的怪劇

第二十八章 分地……………一八二

誣謗遭了處罰公地終於分了

第二十九章 償負……………一八七

審判的日子

第三十章 謝恩……………一九二

年青的一代帶了希望與安慰給州官

第三十一章 設校……………一九七

一個新的學校的組織

第三十二章 良師……………二〇二

一個良好的牧師和教師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第三十三章 讒女……………二〇七

一個搗亂的分子和一幕驚心的冒險

第三十四章 惡報……………二一二

農夫們自己主持公道

第三十五章 激婚……………二一八

亞納患病的結果和一個繼母的聘定

第三十六章 忻樂……………一二三

提心快樂與結婚

第三十七章 餘音……………二二八

結尾

目錄

七

賢伉儷

第一章 賢妻

——一個懦弱的男子，一個勇敢的女人，和一個賢良的州官——

蓬那村 (Bonn) 內有個泥匠，名叫廖納德 (Leonard)。他家裏有一個妻子，名叫格姝 (Gertrude)，生下七個兒女。他憑着自己的手藝本是可以養妻活子的；不過村中有家酒店引誘他，店裏常常有許多遊手好閒的人，騁着他去飲酒賭博。廖泥匠是一個生性忠厚，隨遇而安的人，這樣一來，便把辛苦得來的一點點工資都浪費完了。廖泥匠每逢看見子女啼飢號寒，也很悔恨自己的弱點，但是勇氣不夠，終於改不了自己的壞習慣。他的妻子非常賢淑而誠篤，想到自己丈夫不長進，覺得傾家之禍即在目前，很是憂慮。

格姝平日總不讓孩子們知道自己的憂慮，但是有一天丈夫回家比平時更晚，她心中焦急之餘，不禁當着孩子們哭起來了。

「媽媽，你哭了！」孩子們同聲叫着，繞着她，也跟着在哭。她懷裏的嬰兒，平日總是滿面笑容的，也似乎感到了憂愁，望着母親的臉，一點沒有笑容。母親太痛苦了，大聲的號哭起來，孩子們都陪着啜泣。他們正在哭得頂傷心的時候，大門開了，廖泥匠回來了。那時格姝的臉是掩着的，孩子們繞着她，深爲母親的不幸所吸引，誰也沒有注意父親的回來。

「天呀！怎麼一回事呢？」他面色灰白的叫道。大家聽見叫聽，擡頭一望，纔止住了哭泣。「格姝，你們爲什麼這樣悲愁啊？」他又問道。

「親愛的丈夫，我的憂慮太重了，你不在家的時候我更苦。」

「格姝，」廖泥匠說道：「我知道你爲什麼哭了——我真不是東西！」

她叫孩子們走開，廖泥匠把頭伏在她的膝上，默不作聲。沈寂的空氣中只有那丈夫的啜泣聲，因爲格姝正在靜默作禱告。最後，她纔說道：「丈夫啊，相信上帝的仁慈，努力爲善吧！」

「啊，格姝，」他只能含着淚說出這麼幾個字。

「鼓起你的勇氣，親愛的，」她又說：「相信天父。我不是有意的要使你着急；你也知道，我是除了麵包和清水以外不會問你要別的東西的；我每天很甘心的爲着你和孩子們工作，一直作到半夜以後。但是，丈夫，我覺得倘使我不使你知道我的憂慮，我還是對你不住，對親愛的孩子們不住。我們的孩子現在很親愛，很孝順；但是倘使我們不能盡做父母的責任，他們就不會這樣的親愛和孝順了。倘使我們的孩子一旦因爲我們自己的過錯而不感激我們，不尊敬我們，你不覺得難過嗎！你忍看你的尼哥（Nicholas），你的約南（Jonas），你的麗姐（Lizzie），你的安妮（Annie）無家可歸，向陌生的人去要飯嗎？那真會把我急死啊！」一面說，一面淚又濟濟下了。

廖納德也哭了。『啊，格姝，叫我怎麼辦呢？我使得你傷心，我真難過，但是我也沒有辦法。我欠了村正亨美爾（Hummel）三十個佛羅靈，倘使我不到他的酒店裏去，他就以法律來恐嚇我；但是我一去呢，他又把我的工資都拿去了。』

「你不能到州官亞納（Arner）那裏去嗎？村裏的孤兒寡婦都讚美他，我想他可以替你想辦

法，來保護你的。」

「格姝，我不敢去！我是一個窮苦的酒徒，怎敢說村正的壞話呢？他有千千萬萬的方法可以向他的上司毀謗我的！倘使我去申說了而沒有效果，你想他會如何的報復我啊！」

「但是你不去申說，他也會把你毀了的。丈夫啊！想想你的孩子們，去吧。倘使你不去，我去！」

「我不敢去！但是，格姝，倘使你有勇氣，就請你去走一趟，把我所遇的遭際都告訴給他。」

「我一定去，」她答道。她一晚沒有睡，整晚的做着禱告，第二天一早便攜着她的一個壯健的嬰兒，走了兩點鐘的路，到州官的舊堡中去。

州官亞納坐在門前一株菩提樹下，看她含着眼淚，抱着嬰孩走近來。「你是誰？有什麼事情？」他很和氣地問她；她鼓着勇氣答道：「我是格姝，蓬那村中廖納德泥匠的妻子。」

「你是一個賢淑的婦人，」州官說道。「我早就知道了，你的孩子們的行為比村裏別家的孩子都好，我雖然聽說你家裏很窮苦，但是你的孩子養得比別家的好。我有什麼事情能夠幫你的忙嗎？」

「啊，大人，我丈夫欠了村正三十個佛羅靈，已經很久了。我們的村正是個刻薄的人，他用種種方法引誘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不敢不到他那酒店裏去，一天一天的弄得我的丈夫把應給兒女買麵包吃的一點點工資都花完了。我們有七個孩子，若不想個辦法，我們便都會變成乞丐。我知道您對於孤兒寡婦都很有同情，所以特地來唐突你，求您幫幫忙。我平日給孩子們存了一點點錢，今天帶來了，存到你這裏，只求您想個辦法，叫亨美爾在我丈夫沒有還清債務以前，別再磨難他。」

亞納端起身邊的一隻杯子，向格姝說道：「喝了這杯茶吧，把牛乳給你的孩子。」她面紅起來，而且受了他的仁愛的感動，淚潸潸下了。

亞納這纔叫她把村正的壞處一一細說了，很用心的聽她訴說多年來所受的磨難和憂慮。突然他又問她，她在貧苦之中爲什麼還能給孩子們積下一點錢來。

「這是積得很苦的啊，大人；但是我總覺得這錢不是我的，好像一個臨終的男子託我代他的兒女保管的一樣。所以那怕在很困窘的時候，我不得已而挪用了一點去買麵包給大家吃，我也一

定要多做一點工，歸還了，心裏纔安靜。」

格姝把七隻清潔的錢袋放在棹上，每個袋上有一張紙條，上面載明孩子的名字；如果挪用了一點，也記在紙條上，歸還的時候也一樣。她看見亞納用心的讀着紙條，不好意思地說道：「我該先把這些紙條拿掉啊！」

州官只是微笑着，她對於應得的讚美也不敢受，他真羨慕她的謙遜。他在每個袋裏都加進一些錢，說道：「把你孩子的錢帶回去吧，格姝；在村正的債沒有付清以前，我給你存下三十個佛羅靈好了。現在回去吧；明天我一定到村裏來替你解決對付村正的事情。」

「上帝要報答您的！」她訥訥地說着，很快樂的抱着孩子回家去了。廖納德看見她歸來了。「就回來了嗎？」他叫道：「你見州官的結果一定很好的。」

「你怎麼知道呢？」

「我從你的臉上看得出來，愛妻呀——你騙不了我。」

從此以後，廖泥匠的孩子早晚做禱告的時候，不獨爲他們的父母祝福，同時也爲亞納祝福。

第二章 魔降

——惡魔出現，過了他的主子——

那天晚上亨美爾到州官那裏去請示，州官說道：「明天我要親自到蓬那去，把建築教堂的事情辦妥。」

「您的泥匠頭目現在有空嗎？」

「不，你們村裏另外有一個泥匠，名叫廖納德，我很想雇用他。爲什麼你從前不把他向我推薦呢？」

村正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鞠躬，說道：「他窮得很，所以您有工作，我都不敢介紹他。」

「他的爲人還可靠嗎？」

「是，人倒還信得過；他是很誠實的。」

「人家說他的妻子很好；你知道她不多事嗎？」

「不多事的；她是一個很沈靜勤勞的女子。」

「那好極了；明早九點鐘到教堂的院裏等我。我到那裏和你相會。」

在這段談話之後不久，村正很用力的敲着廖泥匠小茅屋的門，那時廖納德和格姝正坐在棹上吃晚餐。廖泥匠聽見村正的聲音，急忙把食物藏到一邊，面色灰白的走去開門。

村正像匹餓狗一樣，嗅出了食物的氣味，但是假裝要好的樣子說道：「我的好人兒，你們真舒服；不到酒店裏也沒有什麼關係，是不是，廖納德。」

廖泥匠低垂雙目，默不作聲，但是格姝比較勇敢些。「村正先生，你有什麼吩咐？」她說：「像我們這樣貧苦的人家，居然承你光顧，我真覺得意想不到呢。」

亨美爾耐着脾氣，笑道：「真是，我想不到你們有這樣豐盛的食物，否則我還會多多來拜訪你們呢。」

這一下惹起了格姝的脾氣了。「村正！」她叫道：「你嗅着了我們的晚餐，妒嫉我們一個窮人

一年難得吃三次這樣的飯，你還要破壞他，不覺得慚愧嗎？」

「我倒不是有意的，」亨美爾仍然微笑着。但是接着他就很嚴重的說道：「你不要太驕了，格姝，窮人是不宜太驕的。你該記得，你們和我還有未了的事情呢——够了，够了！我平日對你的丈夫總算不錯，而且我有證明的。」

「你引誘我的丈夫到酒店裏去喝酒，去賭博，害得我和孩子們在家裏受罪；那就是你給我們的好處！」

「你錯怪了我了，格姝。你丈夫確是可憐，我也曾親自和他這樣說過；但是到我店裏來要酒食的人，我總得把酒食給他。什麼人都是一樣的。」

「是的；但是不見得什麼人都欺負一個窮人，如果不把債務一年加認一倍，便以訴之法律相恐嚇啊。」

村正聽了這話，怒氣沖沖的向廖納德說道：「這是你告訴她的嗎？你這痞棍！好在清單帳目都在我手裏，說不定你竟會不認帳啊！」

「我倒不會那樣想，」廖納德說道：「格姝不過是望我不要再次新帳吧了。」

亨美爾強自按捺，略爲和緩的說道：「那倒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但是你是一家之主，男子漢，大丈夫，難道怕她把你縛到裙帶下面不成？」

「決不會有的事，村正。」格姝說道：「我只有希望他脫離已有的束縛的道理，那就是你的帳簿和清單。」

「他只要把帳還清，他便自由了。」

「只要他不再加欠，總可以還清的。」

「你太驕了，格姝——我們看吧！你寧可叫丈夫在家裏大吃，不願他到我店裏喝一杯酒！」

「那是下流的話，村正！但是我對於你說的話並不覺得怎樣！」

亨美爾不能再受了，憤憤而去，心想格姝爲什麼這樣大膽呢？他回家時已是半夜了，但是他立刻派人去叫廖泥匠的兩個隣居；那兩個人立即從牀上爬起來，應命而去。他仔仔細細的問他們，究竟廖泥匠家裏這幾天發生過什麼事情。可是問來問去，毫無結果；他氣極了：「你們這兩個狗東西！」

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是你們從亞納家裏偷收整車的木柴，把牲口放到他的牧場上去吃草的時候，卻希望我不聲張！布勒（Butler）你的帳有三分之一是假造的，但是我沒有作聲！克魯爾（Kriehl）你的草地有一半應該是歸你的姪子的——你們都該死！

克魯爾的腦筋似乎受了一點刺激，因為他立刻說道：「停一會吧，村正先生！我想我可以幫你一點忙。我剛纔想起，格姝今天一早就不在家；今夜我又聽見他的女兒麗姐在井邊代亞納祝福，她一定是到過舊堡。而且昨晚他們家裏有大聲哭泣的聲音，今早大家又快活得像百靈鳥一樣了。」亨美爾叫他們回去，囑咐他們關於當天所見的情形不可聲張，如果有什麼新的消息，立刻再來報告。第二天早晨他又到廖泥家裏去，打了招呼之後，說道：「廖納德，昨晚我們不歡而散，真不應該。今天有個好消息告訴你。我剛纔到州官那裏去，談到建築教堂的事情。他問到了你，我便告訴他，說你做這件工作最够資格；我想他一定會叫你去做的。」

「但是你前幾天說過，他豈不已和他的泥匠頭目弄妥了麼？」

「我是那樣想，其實我想錯了；泥匠頭目只估了一個價，他倒還有自知之明。倘使你能根據他

的估價，包到這件工作，錢真够你賺的！現在你可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够做你的朋友了。」

廖泥匠聽了那個消息快樂極了，很感激這位村正；但是格姝很明白狡滑的亨美爾又在打算她丈夫的工資了。亨美爾告別的時候說：「亞納在一點鐘以內就會到。」麗姐站在父親的身旁說道：「我們昨天就知道了呢。」亨美爾聽了很詫異，但是裝作沒有注意的樣子。

那時亞納到了教堂院中，許多村人正圍着看他們的賢明的官長。亨美爾向身旁的幾個人問道：「你們沒有工作做嗎？今天是假期嗎？爲什麼都圍在這裏閒着？」亞納聽見了大聲說道：「村正，我很願意我的子民都到這裏，來聽我說明建築教堂的計劃；你爲什麼倒要趕他們走呢？」村正鞠躬至地，向大家說道：「轉來吧，他老人家讓你們在這裏咧。」

亞納問村正看見過建築的估價沒有，問他廖泥匠是不是能按估價修得好，修得結實。「是呀，大人。」亨美爾答道，他又低聲說道：「我想他住在村裏，造價還可以略低一點呢。」

但是亞納大聲說道：「我給他的造價一定還是照給泥匠頭目的一樣。去叫他來，把庫裏面應該給泥匠頭目的東西都點交給他。」

送信的人不久便回來了，村正看見廖泥匠自己沒有來，同來的是他的妻子，臉都白了。

「村正先生，你怎麼樣了？」亞納問道。

「沒有什麼，大人；我昨晚沒有睡得好，此外沒有什麼。」

「看你的樣子，好像根本沒有睡呢，」亞納釘着他的發赤的眼睛說道。再回頭招呼格姝問道：「你丈夫沒有來嗎？但亦無妨，你可以告訴他，叫他來見我。我打算把教堂交給他去造。」

格姝站着不作聲，人太多了，她羞得說不出話來。「你爲什麼不作聲呢？」格姝，亞納說道。「我把教堂給你丈夫去建築，條件是和泥匠頭目說定的一樣；我想你一定高興吧。」

格姝鼓着勇氣，囁嚅道：「和您說，教堂離酒店太近了！」

在場的人都笑了，亨美爾怒氣沖沖的向格姝說道：「你和我的酒店有什麼仇？」

州官插嘴道：「請別說了，村正，這與你有什麼關係？」他回頭叫廖泥匠妻子說明她的意思。

「和您說，我的丈夫極容易被人引誘去喝酒，倘使他在酒店附近作工，我怕他抵不住那種引誘。作工作得口渴了，面前的人又時時在喝酒賭博，勸着他加入，他那能不聽呢！假如我丈夫再要欠

債，那他就完了。啊！大人，您那裏知道，一個人在這種地方只要過了一夜，他就會淪爲奴隸，永難脫身呢！」

「我都明白了，格姝，我要讓大家都知道：我是決不肯讓窮苦的人受人壓迫的。他回頭注視村正，問道：『你真的把窮人引誘到店裏，然後施以欺騙與壓迫嗎？』」

亨美爾面如死灰，囁嚅地答道：『沒有的事，大人！一個人救了乞丐倒被反噬啊！』

「但是我問你，她的話是不是捏造的？」

「是的，是捏造的，大人！我有許多方法可以證明她的話是捏造的！」

「一個就够了，村正。但是你要當心！昨天你還說過格姝是個勤勞的女子，從來不多事的！」

亨美爾聽了心慌得很，幾乎說不出話來。亞納回頭問站在面前的兩個老頭子：『好隣居，你們的酒店真是壓迫人，毀害人嗎？』

兩個人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不要怕，——老實告訴我吧。』

「是真的，大人！但是我們怎麼敢觸犯村正先生呢？」較老的一個說，聲音低得只有亞納聽得

見。

「這就夠了，」亞納又回頭望着亨美爾說。「這個問題今天我且不管。但是我已決心保護我的人民，不讓他們遭受任何壓迫，並且我早已想過：做村正的人是不應該開酒店的。這件事到禮拜一再說吧。——格姝，叫你的丈夫來見我，酒店的問題不必放在心裏。」

第三章 設阱

——村農們的聚談和惡棍們的陰謀——

亨美爾那天直到晚邊纔回家去。他家裏平時是滿室通明，喧囂狂飲的，這天竟黑漆一團，杳無聲息；他不禁吃了一驚。趕緊奔進屋去一看，竟一個人也沒有，只看見妻子坐在屋角落裏啜泣。「丈夫，是你嗎？」她叫道。「我們真倒霉！我們的仇敵都很開心了，村裏再沒有一個人敢到我們這裏來喝酒了。」

亨美爾幾乎氣瘋了，打了大半夜的主意，想怎樣去報復弄成這次事變的主謀人。但是第二天早晨他卻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開了窗門，在窗口快樂地呼嘯着。鄰居佛利茲（Fritz）叫他道：「你這樣高興，難道一早就有了主顧嗎？」

「啊，他們不久就會來的。你來喝一杯祝我的健康好嗎？」——端着一杯白蘭地，伸到窗外。

「現在時間太早了一點，我要等有了伴再來。」

「你總是這樣的。但是你不要以為昨天的事情就會那樣糟。鳥兒飛去了沒有不再飛回來的。」

「那我不知道，」佛利慈說道。「我思想中所有的鳥已經飛够了。但是我們所說的也許不是同一隻鳥。喂！他們叫我去吃早餐了。」——一面說，一面關了窗戶，使得亨美爾很不痛快。

一會兒亨美爾懷着一個主意到理髮店去了。他在路上碰着施比茲 (Nickel Spitz) 向他招呼道：「村正先生，你穿着禮拜日的衣服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理髮店去。」

「真奇怪，禮拜六早晨你都有空！」

「是呀，我並不是一年到頭都有空的；跟我來吧，——說不定有酒喝或有別種趣事呢。」

「我想你是找理髮師去算帳的，看他是不是在自己家裏喝酒！」施比茲叫道。

「我倒還不至於那樣的自私自利。真是，他們說要撤消我那賣酒的執照；但是，施比茲，一時還

不會實現的。」

「你說的大概不錯。但是你的新上司和他祖父的信仰不一樣，在你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懷疑他們祖孫的十二條信條沒有一條是相同的！」

「真是，」亨美爾說道。「但是我寧可贊成老上司的信仰。」

「我也是這樣想。他的第一條信條是我信用你，我的亨美爾！」

「好極了！第二條呢？」

「我怎麼知道？也許是這樣：除了你亨美爾以外，什麼人的話我都不相信。」

「真的，施比茲，你應該是個牧師！你若是個牧師，不早就另行編定了一本新的教義問答嗎！」

「但是他們不會讓我做的。我若編教義問答，一定做得明白易曉，連孩子們都不必再要牧師講解就懂得了，那樣一來，根本就用不着牧師了。」

「教義問答和一切事情一樣，施比茲，最好是相信舊的；改動對於我們沒有好處。至於我自己，我倒並不十分怕這位新上司。」

「但是自從去年他的祖父葬送了，你的運氣也跟着葬送了呢。」

「是呀，施比茲，但是無論如何，我已經走了一步運。」

「你的運確是走過了。教堂裏的執事、差役、宣教師全都欠你的錢。」

「傻瓜！你自以為知道得多，其實並不見得。」

「我所知道的還不止此咧！我知道你對魯迪父親弄的什麼鬼。律師在他家裏的時候，你伏在他家窗前狗窠旁的草上竊聽。你在那裏一直聽到早上兩點鐘，聽够了，便託書記把證據改了。」

「你說的話絕對不確！」

「絕對不確？我告訴你，倘使書記不在法庭上把證據改了，現在草地便還是魯迪的，魏斯特（Wust）和卡巴赫（Kaibacher）也不必宣僞誓了。」

「無論如何，我是勝訴了，亨美爾答道。『我不願意你知道我敗了訴。』」

「啊，是呀，我早知道你勝訴了，而且知道你是怎樣勝的！施比茲說了，突然告別而去。」

亨美爾走進理髮店，那裏早已到了許多鄰人，他一變往常的態度，先客客氣氣地向大家打了

招呼，然後就坐；但是農人們卻遠不如素日的服從，對他顯然表示不敢信託的樣子。他看見風頭不對，立即打發一個小孩子回家取了一些酒來，並且把自己的裝得滿滿的煙袋也放在棹上。一會兒起了一陣濃煙，酒杯丁當的響着，大家對於村正先生的惡意也早已化爲烏有了。原來亨美爾事先已經叫他的妻子把硫黃攪入酒裏，自己喝的卻是一杯着色的水，他等農人們喝得酒酣耳熱了，便很巧妙的把大家的談鋒轉到人民的權利問題上面去，暗示如果州官收回了酒店的執照，酒價就會大漲。

大家正在憤慨萬分的時候，有一個喝得半醉的農人把亨美爾肘旁的酒瓶碰倒了，理髮店裏的狗跑上去舐着潑在地上的着色水。這一來引起了農人們的驚異，纔把這位村正先生的詭計揭穿了；當時大家齊聲鼓噪，弄得理髮師只好下了逐客令。亨美爾氣極了，請大家到自己家裏去，可是去的只有兩三個遊手好閒的飯桶。他立刻打發內中一個去找廖泥匠的徒弟約瑟(Joseph)，一會兒約瑟便到了。

「您好，約瑟！」村正說；「你的師父知道你到這裏來嗎？」

「他到堡中去了，要中午纔能回來。只要我在一點鐘的時候能夠回去做工，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很好，」——亨美爾說着，帶他到隔壁房裏，把門門上。棹上有豬肉、臘腸、麵包和酒。「來吧，約瑟，」主人說；「喝一杯，試試這臘腸。不要客氣！你在你的師父那裏苦够了吧！」

「是呀，不過他現在有工做了，以後也許會好一點。」

「約瑟，你真傻！你想他的工可以做多久？他從來沒有包過大工程，這回的事他一定做不好的。他全靠你，所以我也有些事情要請你幫幫忙。」

「請吩咐吧，村正先生。我喝一杯祝賀你！」

亨美爾又請他吃了臘腸，纔接着說道：「我很希望教堂的地基能採用石文地 (Schwendi) 的石頭。」

「那不行，村正先生！你真是說的什麼話。石文地的石頭是絕對不能用的。」

「啊，我倒不覺得那樣壞；我看見這種石頭作過許多用途。約瑟，倘使你能設法採用這種石頭，

我就很感激你！」

「但是採用這種石頭做牆，只要六年工夫就會腐爛的。」

「那有什麼關係！就是能維持到十年，於你又有什麼關係？照我的意思去做吧！於你是有好處的啊。」

「但是倘使亞納知道這種石頭全不適用，又怎麼辦？他對於許多事情比你所想像的知道得多呢。」

「呸！他一定不會知道的。幫幫我的忙吧，倘使你師父肯採用這種石頭，我便送你五個泰罕。」
生意講成功了，亨美爾又說道：「還有一件事，約瑟。我從藥房裏買了一小袋藥粉，據說和石灰混作一起，拿來粉牆，可以使牆上的粉結得像鐵一樣。但是我想先在別的建築上試試，然後自己再用。」

「好吧！我給你先在鄰家的牆角上試一試。」

「那不行，約瑟；那決試不出來的。我想在教堂的尖頂上試試。辦得到嗎？」

「要放很多到石灰裏面嗎？」這位泥匠的徒弟問道。

「我想每桶石灰裏面加上兩磅就夠了。」

「那很容易。」

「那末你肯試一試嗎？」

「當然肯的。」

「倘使失敗了，你不會說出去嗎？」

「當然不會的。」

「好，要用的時候再來拿藥粉吧。讓我們再喝一杯酒來慶賀交易的成功。」

「好的，村正先生。祝你的健康，多謝了！」約瑟痛飲了一杯說道。

第四章 佳訊

——家庭裏的快樂——

同時格姝正在忙着禮拜六的工作，想在廖納德從堡中回家以前把一切事情都布置好。她一面給孩子們梳頭，縫補衣服，整理房間，一面教孩子們唱一個歌預備歡迎他們的父親。廖泥匠一進了門，他的妻兒子女都同聲唱道：——

娟娟和平神，

來自彼穹蒼。

排憂解百苦，

猶如止痛方。

一切失望者，

皆以此療疾。

吾亦倦欲休，

來居吾胸臆。

「上帝保佑你們！」廖納德含淚叫道。

「親愛的丈夫，」格姝說道：「只要我們求寧靜，行好事，清心寡欲，地面就可以變成天堂啊。」

「倘使我曾享受了這個地上的天堂，那便是你的功勞！你救了我，我是畢生都要感激你的，孩子們也是一樣——孩子們，你們都要做好事，要照母親的榜樣；那末，你們的前程便很遠大。」

「你今天似乎很快樂，」格姝突然說道。

「我和州官見面的結果很好。你想我去見他的時候，多麼孩子氣啊！」

「凡事總是事後纔聰明的。現在請你統統告訴我吧。」她一面手拿着毛線織起來。

「但是，我的愛妻，今天是禮拜六，你沒有工夫聽完我的話的呢。」

「你向各方面看看吧，」格姝微笑道。

「媽媽很趕緊的布置好了，爸爸，」麗姐說。「安妮和我幫媽媽布置的。」

「現在就說吧！」格姝求他。

「好，今天這位州官連我父親的名字都問到了，又問我住在那條街上，幾號門牌。」

「我比你還知道得多，廖！他決不是開口便問這些事情的。」

「爲什麼不是呀，你這聰明的小婦人！」

「一定是你先招呼他，他再向你道謝。都告訴我吧！」

「你這怪婆娘！你說的很對；我剛纔並不是從頭說起的。他首先問我是不是還怕他。我行了個頂恭敬的鞠躬，說，「大人，請您原諒我！」他就笑起來了，把一壺酒放在我的面前。」

「這個開場白便大不相同了！我敢保險你不久就把酒喝了。」

「你猜錯了，妻。我像個年輕的新娘子一樣，害羞得很，動亦不敢動。等到他叫我把酒倒出來時，我纔喝着祝他的健康，不過他的眼睛老是釘着我，使得杯子在我手裏發抖。」

「那是你的良心在責備你，傳到了你的手指頭，廖！但是你不久就復了原吧，我想？」

「是呀，不久就復原了。他很和氣的對我說，「凡是做工做得太辛苦了，喝一杯酒，本亦是人情之常，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一旦喝入了迷，不顧自己的家庭和前途，那就是不幸。」妻，這番話句句都刺進我的心。他又說，窮人一旦遇到困難，他們往往反而受那些應該遠避的人的束縛。對於願意予以幫助的人，倒想不到，而且亦沒有勇氣去告訴他們，這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廖泥匠，他說：「你想想吧，倘使你的妻子常識不比你多，勇氣不比你足，你的苦況還堪設想嗎？」

「他說這些話，格姝說道：「是在問我們門牌的號數以前嗎？你真壞，你竟想不告訴我！」

「我覺得最好是不告訴你，因為你自覺有勇氣，將來難免過於自負呢！」

「我的好先生，你竟這樣想嗎？好，我確相信自己會以此而終身自負的。州官後來還說些什麼呢？」

「啊，他把建築教堂的事情來考驗我。什麼瑣碎的費用都要我算出來，甚至於搬運石灰和沙石也要我計算。」

「我希望你沒有算錯。」

「沒有，這次沒有錯，我的愛人。你猜他預付我多少錢？」他把衣袋裏的錢弄得丁丁的響起來。

「我們好久沒有聽見這種錢聲了！」格姝嘆道。

「別嘆息吧，愛妻！我們以後一定要勤儉些，省吃省用，再不會這樣受苦了。」

「是呀，上帝幫助了我們，」她喃喃地說。

「上帝還幫助了村裏別的許多人。請你想想看，他還選了十個做父親的人去做散工，每天給他們每人二十五個克魯曹的工錢。他問他們各有幾個孩子，做的是什麼行業，然後挑定了十個境況最壞，孩子最年幼的。他還問我有無和我處境同樣困難的人，我提了魯迪的名字；他亦準可得到一年的工作了。」

「你做得很對，以後可以免得魯迪因偷你的白薯而心裏難過了。」

「我是決不會欺壓窮人的，妻——而且他們的境況是這樣的壞。前幾天，我曾看見魯迪在我們的薯箱前面徘徊着，當時我假裝沒有看見他。他真窮極了，我們總還有點飯吃。」

「那都很好，親愛的丈夫，但是偷竊斷不能解除人的困苦，而且犯了竊盜罪反要加倍的受

苦。」

「對呀；但是人到餓極時，看見面前有食物；知道箱裏的食物有多少一定要腐爛，知道人家的牛馬亦都有足够的食物，格姝！要他不動手去偷，那真要點毅力呢！」

「確是不容易；但是窮人應該做到這一步，否則他便要加倍受苦。但是，廖，你留心工人們在作工嗎？我忘記告訴你了，約瑟今天又偷偷地跑到酒店裏去了。」

「真可惱！一定是亨美爾叫他去的，我回家時，在路上停下來和工人們談了一會。倘使他是剛從酒店裏出來的話，那末他所說的一切真使我不放心呢。」

「他說什麼？」

「他說教堂的牆最好用石文地的石頭；我告訴他附近的燧石好些，他反說我是個傻瓜，連自己的利益都不知道。但是石文地的石頭既不堅實，又多沙質，完全不適用的。倘使他和亨美爾鬼混在一起，後面一定還有把戲呢。也許是個陷阱啊！」

「當心約瑟，他是靠不住的，」格姝警告他道。

「他們要害我，沒有這樣容易！州官不要沙石做基礎；他說牆下有糞堆，有畜欄的污水，沙石會被硝石所腐蝕的。他真了不得，什麼事都懂！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有一位貴族要見他，我想不去耽誤他的公事，等下次再去。他卻笑道，「不，廖泥匠，我做一件事，必得做完，這個人沒有見完便不見第二個人。你從前便是這樣心神不定，有一點別的小事情發生，便把正事丟開了。」我聽了只得傻頭傻腦的搔着耳朵，妻，我真後悔不該多嘴呢。」

「他說的話並不算錯呢，」格姝笑道。

第五章 噩耗

——一個善女人的臨終。——

廖納德離開舊堡之後，州官立刻派了一個信差，把工人的名單送給村正，叫他代為通知。從前亞納給他的信都是寫的「此致公正賢明的，我那在蓬那的親愛忠心的亨美爾村正。」但是這次的信卻只簡簡單單的寫着「此致蓬那村亨美爾村正。」

「那個混蛋的祕書爲什麼不把我的正當稱呼寫下來！」亨美爾咆哮道。

「當心點，亨美爾！」那位送信的佛令克（Flink）叫道：「這是我們的主子親自寫的！」

「沒有的事！那撲粉的窮祕書，他寫的字我還不認識嗎？」

「越講越遠了，村正先生；亞納寫信的時候，我在他身旁，我親眼看見他寫的。」

「呀！那我就該死，太冒犯了，佛令克！別記在心裏，進來喝一杯酒吧！」

信差走了之後，亨美爾一看名單，自言自語的說道：「他們壓根兒都是些飯桶，都是些叫化子，——除了米捨爾以外，沒有一個是我的人。而我今天卻要一個一個的去通告他們！好！我叫他們下禮拜一大家一起到堡中去謝謝他們的恩人。這些人亞納一個也不認識，那時站在他前面的全都鶉衣百結，這個沒有鞋，那個沒有帽，豈不是一個大笑話嗎？」

他計畫着通知的次第，決定先去魯迪（Hubel-Rudy）。把魯迪弄妥當了，再找別人。因為他自從非法地奪得魯迪父親的草地以後，就不敢走近魯迪的家門了。那時魯迪正和孩子們坐着。他的妻子死了不過三個月，現在他的母親又病在草牀上，快死了。「今天下午給我拾些樹葉做被吧，——我真冷呵！」她無力地向她的兒子說。

「好的，母親，火一熄了我就去。」

「你還有木柴嗎？我只怕沒有了，因為你得守着我和孩子們，沒有工夫去拾啊。啊，魯迪，我活在這世上，真累了你！」

「別那麼說，母親，別那麼說！你並沒有累我！只要我有能力供養你就好了！你又餓、又渴、又病，而

我又這樣的沒出息，什麼都不能幫你。」

「別那麼着急，魯迪。上帝不久就會解除我的痛苦的。我們離死愈近，我們對於人世的需要就愈少了。」

「但是，母親，」他哭了，「你難道覺得自己不會好了嗎？」

「魯迪，我知道我的病不會好了。但是不用着急，孩子！我年輕時得到你的愉快，年老時得到你的安慰。我給你向上帝祈福，你是總有好結果的一天的。」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母親啊！」他只能說出這麼一句話了。

「魯迪，」她突然又說，「我在將死以前還有一件挂在心上的事。昨天我看見我們的小魯迪躲在我的牀後，從口袋裏拿出烤白薯來吃。他還分了一些給別的孩子，大家偷偷摸摸的在吃。魯迪，那些白薯一定不是我們自己的，否則他一定會和平時一樣，分一點給我的。他平日手裏拿些東西跑來送給我，總是很親密的樣子，大聲叫着：「你也吃點吧，祖母！」我真高興。魯迪，你想想，這樣一個可愛的小孩子竟變成了偷兒！叫他到我這裏來吧！」

那孩子走近她的牀邊，她掙扎起身，兩手握着他的手兒。孩子嗚嗚的哭起來了。『祖母！你要什麼？你別死啊，祖母！』

『孩子，我不久就要死了。』她斷斷續續地答道。她因用力太大，又倒回牀上去了。

『我要和你一道死，祖母！』那小東西哭着說。

『不，我的魯迪；上帝還要你再活許多年；將來你父親衰老時，你得幫助他、安慰他。答應我，好孩子，你要照你父親的樣子，長成一個好人。』

『是，祖母，我答應你。』

『好孩子，我現在要到上帝那裏去了，上帝是能燭照我們的一切行動的，我們答應別人的話他都聽得見。你知道嗎？』

『是的，祖母。』

『那末，你昨天爲什麼躲在我的牀後吃着偷來的白薯呢？』

『啊，祖母，原諒我吧！我再不，再不這樣了！』

「你從那裏偷來的呢？」

「從廖泥匠那裏，」孩子泣道。

「你得到廖泥匠那裏去，求他饒恕你；將來那怕餓了，也要信賴上帝，不可偷竊。」

「不會了，祖母，我再不偷了，那怕肚子餓了亦不再偷了。」

「那末，願上帝保佑你，呵護你，我的好孩子！」她把他的頭壓着自己的胸口說道。「但是你現在得到廖泥匠家裏去，——我的兒子，你也跟他一道去，告訴他們，說我也求他們的饒恕，恨不能把白薯奉還。我深知他們所有的東西，只够他們自己吃的。倘使格姝不日日夜夜的勤勞，他們這樣一個大家庭，就要不够吃；我想起了真難過。魯迪，我知道你會給他們做一兩天工，作爲賠償的。」

「我極願意的，母親。」

這時窗外忽然有人敲門，那位病在牀上的婦人聽出了亨美爾的咳聲。「天呀！」她叫道，「這是村正先生呀！我怕你給我做羹用的麵包和乳酪都還沒有付錢呢！」

「別着急，母親！我會給他作工，秋收時我會給他收割。」——魯迪說着，跑了出去。

那位老婦人嘆着氣，喃喃自語道：『自從爲草地發生訟事以後，我見了他的面就傷心。他現在又要站在我的窗下，來增加我臨死的痛苦！這是上帝的意思，我得徹底原諒他，爲他的靈魂祈禱，我一定給他祈福。』她又聽見亨美爾在外面大聲的說話，她不禁叫道：『天呀！他又發脾氣了！』其時亨美爾的聲音又傳入她的耳鼓，她就暈過去了。小魯迪跑到門口，叫道：『快來，爸爸，快來！祖母脫氣了！』

『上帝呀！魯迪叫道。』村正先生，我得進去了。』

『當然得進去！』亨美爾喃喃說道：『那老鬼婆終於死了，真是一個大損失！』

但是魯迪沒有聽見，因爲他已經三步當作兩步的奔進房裏去了。那臨死的老婦人不久又醒了轉來，張開眼睛便問道：『他發了脾氣嗎，魯迪，我知道他不會等的，他又一定又以訴之法律來威脅你了。』

『不是的，母親，他是來報告好消息的；他告訴我，說州官要造教堂，派我作一名散工，每天可得二十五個克魯曹。』

「真的嗎？那我就死也快活了。偉大的上帝啊，您真仁慈！」說到這裏，她的呼吸開始發生困難了，她向憂急的兒子告別，鼓勵他，勸慰他，親他的額，祝福他，又叫他告訴亨美爾，說她已原諒他了。然後她叫正在哭泣着的孩子們都走近牀邊，安慰他們，教訓他們，把自己的兩本聖經和禱告書留給他們作紀念。

她說完以後，孩子們和魯迪跪在地上，做禱告，後來魯迪站起來說道：「母親，我現在就去拾些樹葉來給你做被。」

「那倒不用性急。」她答道：「房裏現在暖和了些，你得和孩子們到廖泥匠家裏去。」

他們到泥匠家裏的時候，只有格姝一人在家。格姝看見他們父子都是滿眶眼淚。「什麼事，魯迪你們爲什麼都在哭？」她很和氣地握着孩子的手。

「唉，格姝，我真對你們不起，」魯迪答道。「小魯迪因爲餓了，幾次的從你們的貨倉裏偷了白薯。寬恕我們吧，格姝！這是他的祖母昨天發覺出來的，他已經承認了。我的母親病在牀上快死了，剛纔向我們告別，並也求你的原諒。」

「別說了，魯迪——你，小朋友，也來吧，答應我，下次再不要偷別人的東西了。倘使你餓了，儘可到我這裏來；只要有，我總會給你一點東西的。」她俯身吻了那孩子，又說道，「你有一個親愛的、慈善的祖母；你長大了也應該像她那樣虔敬正直！」

「饒恕我吧！」那孩子懇求道；「我再不偷別人的東西了。」

「謝謝上帝，我現在有工作做了，」他的父親接口說，「我願他此後再不致因受饑餓而偷竊了。」

格姝只說道，「亞納選定你去作工，我們夫婦兩人都很高興啊。」

「我真高興，」魯迪叫道，「我的母親還能夠聽見這個好消息。請告訴你的丈夫，我給他做工一定早到遲退，並願他把白薯的錢從我的工資裏扣去。」

「別瞎說了，魯迪！我的丈夫不會作這種事的。謝謝上天，我們現在的境況因為得到造教堂的工作，比以先好多了。」她一面講，一面給孩子的口袋塞滿了乾果，又幫魯迪拾些樹葉，然後親送他們回到他們的家裏。她握着魯迪母親的手，眼看這位老婦人不久就要因貧病而死，不免眼淚盈眶。

「你在哭嗎，格姝？」魯迪的母親說。「應哭的是我們啊！你已寬宥了我們嗎？」

「別說了，老太太！我只恨你在病中，不能多幫你的忙啊！」

「你是好人，格姝；不過不久上帝就要幫助我了。我的小魯迪，她已經饒恕了你嗎？」

「是呀，祖母；你看她多好！」——他把口袋裏的乾果張揚着。

「我想睡了，」病人喃喃地說，「我的眼睛花了。格姝，我有點事情想懇求你，但我不敢。這個可憐的孩子偷了你的東西；我想懇求你，格姝——當——我死了的時候——這些可憐的，沒有母親的孩子，——望你——望你」——她說到這裏，她的眼睛已經閉攏來了，在幾分鐘之後，她就呷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格姝極力安慰那位可憐的魯迪，魯迪沒有聽清母親的最後幾句話，她給他重說了一遍。「啊，格姝，我的母親真太好了！告訴我，你不會忘記她那臨終的願望嗎？」

「倘使我忘記了，那末我的心是石造的了！我一定會盡我的力量照顧你的孩子們的啊。」她吻吻小魯迪和別的孩子，料理一下死者的遺體，把一切不容遲緩的事都做完了纔回家去。

第六章 羣棍

——懺悔、偽善、惡毒、和虛騙。——

亨美爾繼續往各家去通知，所到的人家各自有一番不同的款待。人人都以他的拜訪爲異，有的還暗暗的懷疑。但一旦知道了他的來意還好，卻又不勝快樂感激之至。亨美爾在路上無意中遇見了魏斯特。「你在這裏嗎，魏斯特？」他叫道。「你借了我的錢就忘記了嗎？」

「我現在沒有錢，我一想到欠你的錢，我就覺得所償已多了呢。」

「瞎說，魏斯特！我告訴你，你宣的誓只是我向你大聲說過百十次的，——你每次都說：「啊，是的，我能那樣宣誓！」你之所以那樣說法，只是因爲欠了我的錢，所以我得讓你多等一會兒。」

「不對，村正先生，你錯了。倘使我有錢，我早已拋在你的腳下了，免得再看你的面色。我也曾用你的看法去看那件事情，但是我心裏明白：我們上帝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他的看法不一樣與你有什麼關係？你宣的誓並不是不對的。」

「不對，村正先生，這是一種卑鄙的欺騙！可憐的魯迪！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看見他和他那可憐的、病容滿面的孩子們在我的面前；在我沒有宣那個僞誓，強佔他的草地以前，他們原是很健康很美麗的啊！」

「但是你並沒有說草地不是他的，也沒有說草地是我的。你真是見鬼！草地應該屬誰與你有什麼相干？」

「草地屬誰與我原不相干，可是我宣了僞誓，卻與我有關係了。上帝赦宥我啊！」

「但是我告訴你，魏斯特，你並沒有宣什麼僞誓。不要再空想了，進來喝一杯酒，大家快樂快樂吧！」

「不，村正先生。現在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我快樂了。」

「瞎說！這是你的債券，當你撕毀就是什麼事都有我負責。」

「你負你的責吧！但是到了後天我便把禮拜日穿的衣服賣了，還你的債。」

「別這樣傻了，魏斯特！現在我要走了。」

「謝天謝地！倘使你再站在這裏，我真要瘋了！」

他們分了手，亨美爾心裏很不好過，到克利喜（Kriecher）家裏去。克利喜是個假裝信神的偽君子，凡是有人宣教，教堂裏有什麼典禮，他無不到場，尤其是喜歡巴結村裏真正信神的人，不過因為他又願失歡於別的村人，巴結的結果也不算頂好。至於他的私德是只有在家庭裏面纔表現出來的，總是使得妻子兒女受罪而已。家裏窮得不堪，可是他總得要吃好的，否則便遇事吹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寧。倘使沒有什麼錯處可尋，而他那四歲的小孩子剛剛眼巴巴望着他的時候，他便用力打他的小手，說：「教你懂點規矩。」有一次他的妻子對他敲打小孩子看不過去，說了一句，「你爲何這樣傻！」他便一腳踢去，把妻子踢到在地，頭上受了兩處重傷。這個偽君子怕鬧出笑話，有傷自己的名譽，便跪了下去，求妻子勿要聲張。那可憐的婦人答應了，告訴隣人，只說自己跌了一交；但是她的傷還沒有全好，克利喜又把前事都忘了。

在亨美爾來訪的一刻鐘以前，一隻貓把火爐上的油燈弄倒了，潑掉了幾滴油。「蠢東西！連一

隻貓都不好好地教訓！他狂怒着向他的妻子叫：『現在你可以坐在黑暗中，用牛屎引火了吧！你這畜生！』那婦人一聲也不敢響，但是眼淚早已流到了面頰，孩子們也坐在角落裏哭泣。外面忽然有人敲門了，『別做聲！』克利喜威嚇他們道。他趕快用自己的手巾給孩子們拭去眼淚，並說，誰敢再哭的就把誰砍死。然後開了門，深深地向亨美爾一鞠躬。亨美爾很簡單的把來意說明。克利喜用心聽着屋裏沒有聲音了，他纔答道，『請進來，村正先生！我要把這個好消息趕緊告訴我的親愛的妻子呢！』

他們走進屋子之後，這位僞君子報告這個好消息給他的妻子。『謝謝上帝！』那可憐的婦人不得已地這樣說。

『你的妻子有什麼事嗎？』亨美爾問道。

『不瞞你說，她這幾天身體上有點不舒服。』克利喜答道，同時怒目向着那婦人。『但是，村正先生，我想請你費神代我謝謝州官大人的恩惠。』

『你自己去謝他吧！』

「是的，村正先生。我請你費神代謝，本是太唐突了。我一兩天以內就到堡裏去——我覺得理當去走一趟。」

「其餘的人都定下禮拜一早晨去，你也可以一道去吧。」

「我當然要去的。謝謝你了，村正先生。」

「你倒不必謝我，」亨美爾說了就走。他一會兒找着了米捨爾；米捨爾原是個和亨美爾一般心腸的無賴，開口就說道，「你這個鬼現在又做什麼了？」

「做着有趣的事呢，」亨美爾答道。

「你真是一個有趣的人，應該被派出去請客赴婚宴、跳舞以及一切宴會的事情啊！」

「但是無論如何，我的使命並不怎樣討厭咧。」

「什麼使命呢？」

「你有新的夥伴了。」

「那些人？」

「魯迪、劉克、李滿、克利喜、馬克思，還有別的幾個。」

「瞎說！我和他們打伙幹什麼呢？」

「建築並裝修蓬那的教堂。」

「當真的嗎？」

「當真的。」

「但是這許多跛子是誰選定的呢？」

「我們那高貴的、賢明的、尊嚴的州官亞納先生。」

「難道他是個傻子嗎？」

「誰知道？」

「像是個傻子。」

「他是個傻子也不算壞！現在我要走了。米捨爾，今晚請到我的家裏來；我有話和你說。」

亨美爾接着就到馬克思家裏。馬克思原先是個小康的商人，財產早已拍賣完了；現在純靠牧

師和幾個闊親戚的布施過活。他雖然很窮，可是仍舊保存着一副驕氣；除了資助他的人以外，誰也不知道他的窮困。他看見亨美爾，吃了一大驚，趕緊把散亂的破爛衣服往牀褥下亂塞，吩咐那些差不多全身赤裸的孩子們趕緊藏到隔壁那間房裏去。

「但是，爸爸！」他們叫道，「外面下雪，雨點都落到房裏來了！你聽，外面多大的風，房裏又沒有窗戶。」

「趕緊走開！可惡的東西！真把我氣瘋了！難道你們覺得自己的身體不要鍛鍊鍛鍊嗎？」——他把小孩子推進隔壁房中去，扣上門，然後請亨美爾進來。

亨美爾把來意說明了，馬克思說道，「要我做這些工人的管事嗎？」

「虧你想得好，馬克思！你和其他的人一樣，也是個工人，做不做隨你的便。」

「這種事情我向來沒有擔任過；不過既是幫州官和牧師的忙，我也不好意思不幹。」

「我想他們一定覺得非常榮幸的，亞納或者會叫我再來向你道謝呢！」

「我倒不是那個意思；但是大體說來，我是不願意給任何人作散工的。」

「那末你的麵包並不缺乏了，」亨美爾說。

「謝謝上帝！倒還從來沒有缺乏過。」

「我也這樣想。但是你的孩子們那裏去了呢？」

「同我的賢妻的姊妹在一起；在她家裏用餐。」

「我覺得隔壁房裏好像有孩子的哭聲呢。」

「他們一個都不在家裏。」

但是亨美爾又聽見了哭聲，他毫不客氣的開了房門，只見孩子們差不多全身赤裸着，牙齒震得發響，在那裏凍得發抖，因為外面的大風把雨雪吹進了那間半塌的房裏。「你的孩子就在這裏用餐嗎，馬克思？」他問道。

「求求你，村正先生，千萬別告訴別人！倘使給別人知道了，我纔是天下最受罪的人呢！」

「馬克思，你瘋了嗎？爲什麼不叫他們出來？你瞧，他們凍青了呢！我待我的狗都不會這樣啊！」

「好，孩子們，出來吧！但是，村正先生，求求你，千萬別告訴別人！」

「你這邪教徒！你在牧師面前裝聖人！上禮拜把鬧事情形告訴他的就是你——一定是你，沒有別人！你十二點的時候，赴了什麼聖宴吧，從我屋門前經過。」

「不是，決不是我，村正先生，那不是我！倘使我說了，我就會死在這裏！」

「馬克思，你剛纔所說的話能够當着牧師和我的面說嗎？」馬克思有點手足無措了。「像你這種畜牲，說謊的人，我就沒有看見過！」亨美爾說。不到一個鐘頭，他就把整個的故事告訴了牧師的廚工，廚工答應轉告牧師。亨美爾料想牧師一定不會每禮拜再救濟他了，心裏很是痛快。但是他想錯了，牧師所以要給他麵包，不是因為他的道德，乃是因為他的饑餓。

第七章 鵓蚌

——惡棍們的勾心鬭角。——

亨美爾照着名單，走遍各家，天已黑了。他回家時，看見店中桌子上照常擠滿了酗酒的，無所事事的農人們。「好朋友，」他很高興的叫道，「你們還肯光臨，真够做我的朋友啊！」

「我們還要仰仗你呢！」他們人聲鼎沸地拿起杯子飲着祝他健康。吵鬧的聲音太大了，亨美爾趕緊叫妻子關了窗門，熄了臨街的燈火；然後大家把一切東西搬到後房，使得街上過路的人聽不出裏面的聲響。

米捨爾來了，亨美爾坐到他身旁的空位上，拍着他的肩頭，說道，「你還是一個惡人嗎？我們的屠戶要給教堂的工役每天中午打一次鐘，打一個禮拜，他便變成很神聖的了；自從他們請你造教堂牆壁以後，我以為你也像他一樣變成聖人了呢！」

「沒有呢，村正先生，我沒有那樣變得快；但是我一旦變好起來了，我是不會半途而廢的啊。」

「那末，米捨爾，我就做你的懺悔牧師吧。」

「但是我不要。」

「爲什麼？」

「因爲你反而會用你的粉筆加倍記下我的罪過，我要的牧師是要能夠給我消罪，能赦免我的，不是把我的罪過記下來的。」

「我也像別人一樣，常常能夠給人消罪的，」亨美爾說着，一面示意米捨爾移到屋角一張小桌上，低聲說道，「你來得運氣正好！」

「我正需要運氣呢，」米捨爾答道。

「好的，只要你不怕麻煩，你的新位置就可以賺不少的錢呀。」

「怎麼樣？」

「你先得結好於廖泥匠，做出一副又餓又窮的神氣。」

「那倒還不必做作。」

「你還得常常把自己的晚餐讓給你的孩子們吃，使人家相信你的心腸軟，軟得像溶化了的牛酪一樣；你的孩子們也得赤着腳，穿着破衣服跟在你後面跑。」

「這也不難辦。」

「等到他頂喜歡你的時候，你的真正工作便要開始了：你要盡力去破壞那教堂的建築，挑撥工人和當局的感情。」

「這卻不很容易了，」農人躊躇地說道。

「但是你有錢賺呀！」

「村正先生，請先付我兩個泰牢！否則我不幹！」

亨美爾起初不肯，後來沒有辦法終於答應了，米捨爾就表示願意聽他的指揮。

「我想你可以在隨便那一天晚上，把建築的木架子一下推倒，再一拳把教堂的窗戶打破兩個；自然，繩子、工具以及種種零碎行頭都得神不知鬼不覺的隱藏起來。」

「當然的，」米捨爾附和着。

「再趁一個黑暗的晚上把所有的木板一齊送到河裏，讓它們漂到荷蘭國去，這也是很容易的。」

「再容易沒有了！我把一件白小衫蒙在一根木頭上，放到教堂的院中，倘使更夫或隣居聽見聲音，走來一看就會看見一個鬼，便不敢出來多事了。」

「米捨爾，你想法子真妙！但是還有呢。倘使作場上有建築的圖稿，你也得拿走，到了晚上便一把火燒了它。」

「好的。」

「此外你還得設法叫工友們放隨便點，工作不要太認真了；如果州官來了，或者堡裏別人來了，秩序就越壞越好。我想你現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但是，米捨爾，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兩個人要裝出互相敵視的樣子，現在就開始吧。否則難免有人把我們兩人在這角落裏交頭接耳的情形洩漏出去呢。」

「對，真對。」

「先喝兩杯酒，然後我就假裝要和你算帳。你就和我吵嘴，兩人鬧起來，我就把你趕出去。」
這件事情很快很容易的做成功了。

「給我們拿酒來！」農人們立刻向店主婦叫道。「村正先生，我們喝一杯，以本季的收穫作抵，——

——捆一杯。」
「你們的酒資真付得快啊！」這位店主人滿面笑容地答道。

一會兒大家的談鋒都上了陣，每個棹子上都是咒罵宣誓、淫言穢語之聲。大家說着盜竊欺騙的故事，訴訟鬨鬧的掌故，以及流氓鄔利（Ulli）上絞架的情形。他們正在談今說古，非常起勁的時候，亨美爾的妻子招呼亨美爾到門口，說約瑟要看他。她一面叫約瑟輕輕的把鞋子脫了，一聲不響的跟她走到下面的私室裏，亨美爾隨即也走進來，向他打着招呼道，「你這麼晚跑來有什麼事，約瑟？」

「事倒不怎麼多。我只是來告訴你，石頭的事情已經弄妥了。」

「那很好，約瑟。」

「今日廖師父講到修牆的問題，說附近的燧石頂好。但是我當面罵他是個傻子，說倘使用石文地的石頭做牆，將來做出來的牆纔會一平如線。他也並不反對我的主張，所以我們只等工人們從堡中回來，下禮拜一就要開採石文地的石礦了。」

「妙極了！——只願能成功就好！我給你的報酬已經準備好了，約瑟！」

「但是我有點急用，現在就要呢，村正先生。」

「等到禮拜一，你們在石文地的石礦動了工再來拿吧。」

「但是我明天要買雙新靴子，——現在先付三個泰牢吧！」

「我現在手頭不方便。禮拜一晚邊來好了。」

但是約瑟很堅持。他說，亨美爾顯然不相信他的話；而且一旦石礦開了以後，他自己覺得亨美爾的話也不見得可靠。亨美爾再三的保證都沒有效力，最後只得叫妻子拿三個泰牢給他。但是他的妻子把他叫到一旁，輕輕勸他再想一想。「別這樣傻！」她說，「你今天喝多了酒，這樣慷慨，明天

「准要後悔呢！」

但是亨美爾仍舊把錢放到約瑟的手裏，又說一次，「你不會騙我吧？」

「天亦不容。你把我看作一個什麼人呢。」約瑟這樣說。但是他一走到門口，便喃喃自語道，「現在錢到了我的手，當然比在村正的錢櫃裏穩當多了。他是一個有名的老流氓，可是騙不了我。廖師父用燧石也好，青石也好，我都管不着！」

第八章 教子

——一個良母的禮拜六晚。——

同時格姝和孩子們都在家裏。因為這是禮拜六晚上，她很仔細地，一聲不響，預備晚餐；又從衣箱裏把全家的禮拜日穿的衣服都取出來，以便次日早晨可以專心做別的事情，不致於為瑣事所煩累。她把一切東西收拾好了之後，便把孩子們喚到面前。這是她的習慣，每逢禮拜六她總是這樣辦；孩子們在這一禮拜中，有了什麼錯處，她總在這天晚上去糾正一番；有什麼可以作為教訓的事情，她也總在這天晚上叫他們留意。這天她特別想把一禮拜中上帝所表示的仁慈印入孩子們的腦裏。他們的小手合上之後，格姝便說道：「孩子們，我有一些快樂的消息告訴你們。你們的親愛的爸爸快有好的工作了，可以多得些錢。我們以後可以不必再愁着我們每天的麵包了。孩子們，我們得謝謝上帝，上帝對我們真好。我們從前每吃一口麵包都得計算一下，那種苦況，你們切不可忘記。」

你們自己是受餓過的，你們便得常常替窮人想想；自己只要有得多，那怕一點點，也得送給沒吃沒用的人。孩子們，你們願意嗎？」

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叫道：「媽媽，我們都願意！」格姝又問他們願不願把預備下午自己吃的麵包，留給比自己更苦的人；孩子們都很樂意的答應。她於是叫他們各人想出一個沒吃的，樂於接受這份禮物的小朋友。尼哥說的是他的隣居小魯迪；麗姐說的是馬克思的女兒蓓蒂；其餘的孩子也各各說了。他們都很樂意的，一致決定第二天就去實行這個計畫。

格姝又告訴他們，說州官送給他們一些錢，等大家做完晚禱之後給他們看。她說：「好孩子，你們在這個禮拜中做了幾件什麼好事情，好好的告訴我。」孩子們聽了之後，都面面相覷的不說話。『安妮，你這個禮拜的行爲呢？好嗎？』

安妮羞得不敢擡頭，答道：「媽媽，不好；你知道我對弟弟的那件事。」

『安妮，那孩子說不定會吃你的虧呢！——你想想，倘使有人把你關在一間房裏，沒有得吃，又沒有得玩，你覺得多麼難受！小小的孩子這樣關着，有時候哭壞了，可以害他們的一生呢！安妮，我

「想到你不會好好的照顧這孩子，弄得我門也不敢出了。」

「媽媽，我以後再不讓他獨自留在房裏了！」

「尼哥，你呢？」格姝回頭過去向她那頂大的兒子說，「你這個禮拜怎樣？」

「我記得沒有做錯什麼事。」

「禮拜一你把佩格打倒地上，就不記得了嗎？」

「媽媽，我不是有意的。」

「我也希望你不是故意的，尼哥！你這樣說，不怕羞嗎？倘使你長大了，一點不顧到別人的幸福，你總有吃苦的一天。好孩子，記着吧！以後當心點——麗姐，你這個禮拜怎麼樣？」

「我想不起這個禮拜做錯了什麼，媽媽。」

「當真的嗎？」

「的確，媽媽，我盡力的想都想不起！假如想得起，我當然很願意告訴你的，媽媽。」

「我不懂你怎麼會這樣的歡喜多嘴。沒有話說也得像有許多話說的樣子，一來就說上一大

串！

「我說些什麼呢，媽媽？」

「什麼也沒說，可是說了一大串。我同你說過千百回了，說話以前從不想要說的話，可是又愛說。前天你告訴村正先生，說你知道亞納先生要來，那關你的什麼事？倘使你爸爸不願意村正先生知道這件事，你這一句話豈不使你爸爸爲難嗎？」

「那真對不住，媽媽。可是你和爸爸都沒有和我說，那是一宗應守祕密的事。」

「好，等你的爸爸回家來時，我一定告訴他，說我們談話的時候，每說一句之後都得聲明，免得麗姐又向隣居在井邊隨便談到。那你就知道那幾句話是可以隨便亂說的了。」

「啊媽媽，原諒我吧！我不是故意的啊！」

格姝對每個孩子都同樣的指出他們的錯處。連小佩格也是一樣的逃不了，她向她說道，「你下次要湯的時候不能那樣性急，否則我會讓你更多等一會，給別人先吃呢。」

格姝和各個孩子們談話完了之後，孩子們便合着手，照例做着晚禱；格姝又教他們爲禮拜六

晚另做一個禱告。最後，格姝祝福之後，大家靜默了一會，麗姐纔打破沈寂的空氣，說道：「媽媽，現在把州官給我們的錢給我們看看好嗎？」

「好的，但是，麗姐，你總是第一個搶着說話呢！」

尼哥從坐位上跳起來，要想擠到燈光的前面，把佩格用力一推，弄得佩格哭起來。

「尼哥！」他媽媽叫道，「你的舉動不對！你剛纔答應我以後做事要格外小心；到現在還不到一刻鐘呢。可見你說的話並無誠意。」

「啊，媽媽，我再不這樣了，永遠不這樣了！我確想認真的改過。我真不安。」

「好孩子，我也是一樣的不安呢；但是我不罰你，你又會忘記了。你就去睡吧，不許吃晚飯。」

她領那孩子到他房裏去，其餘的孩子都很黯淡地站在旁邊。「放他出來吧，原諒他這一次！」他們都懇求着。

「不行，我的寶寶們；他那大意的毛病應該把它醫好。」

「那末，我們的錢今晚不看了，留到明早和他一道看。」安妮這樣建議。

「那很對，安妮！」格姝讓孩子們吃了晚飯之後，領他們一同到臥室裏去，尼哥還在哭。「我的親愛的，親愛的孩子，」她說，「下次當心點！」

「原諒我，親愛的媽媽！」他哭着，雙臂抱着母親的頭頸。「只要你肯原諒我，親親我的嘴，那末晚飯沒得吃，亦不要緊。」

格姝吻着他，一滴熱淚滴在他的面上。她又祝福其餘的孩子，然後隻身回到那間燈光黯淡的房裏。她心裏充滿了一種嚴肅的寂靜；她感到上帝的仁愛，感到信仰上帝的愉快。她感動極了，跪在地上流淚。她丈夫回家的時候，她眼睛還是溼的。「你爲什麼哭呢？」他問。

「我的親愛的丈夫，這不是憂愁的眼淚；這個禮拜上帝給我們的恩惠太大了，我要感謝他，可是我的心裏貯滿了感激的意思，說不出話來，所以只好哭了。」

廖納德把頭靠在她的懷裏，眼睛裏也充滿了淚珠。兩人都靜默了一會；最後格姝問他吃不吃晚飯。「不吃，」他答道，「我的心裏太滿了，吃不下。」

「我也吃不下呢，親愛的，我告訴你一個辦法吧。我們不如把晚飯送給魯迪，他的母親今天去

世了。」

他們到的時候，魯迪正坐在母親的尸旁哭泣，他的小兒子在隔壁房裏叫着要麵包吃，說那怕生菜根，隨便什麼都可以。「唉！我什麼也沒有！」魯迪說，「別鬧了，到明早再看！」

「但是我真餓呢，爸爸！」孩子訴說，「餓得睡不着！」

泥匠兩夫妻聽見了他們父子間的問答，開了門，放下食物，叫他們趕快吃，免得冷了。大魯迪深深感動，叫他的孩子，「魯迪，快來！這就是你向他們偷過番薯的人呢！——我也得吃一點。」

「別那樣說了，」格姝說，「快吃吧！」

「讓我們吃吧，爸爸！」孩子懇求着。

「好，那末先做禱告。」

那孩子做完禱告，拿起匙羹，抖着手，一面哭，一面吃。他們父子留下一部分不吃，預備剩給那已經入睡的孩子們。大魯迪又傷心，又感激，勉力再向他的施主道謝。同時不知不覺的嘆了一口氣。

「魯迪，你有什麼爲難的事麼？我們可以幫你的忙嗎？」廖納德和格姝這樣的問。

「沒有什麼事，謝謝你們。」他勉強忍住一口氣答應着。

廖泥匠夫婦很同情地望着他。「但是你嘆氣呢；你心裏一定有什麼爲難的事。」

「爸爸，告訴他們吧！他們真好呢！」小魯迪這樣懇求他的父親。

「我說嗎？」可憐的魯迪勉強說道。「明天我得送我母親到墳地去，後天又要到堡中去。可是——沒有鞋，二沒有襪。」

「爲這一點點小事情着急嗎？」廖泥匠不覺叫起來了。「你爲什麼早不說呢？我給你去辦來好了。」

魯迪很謙虛地說道，「我用完之後，一定送還你，決不會弄髒，謝謝你，你信得過嗎？」

「別這樣說，魯迪！我相信你，比這只有多。你貧窮潦倒之餘，弄得沒有一點信人之心了。」

格姝說要去看看那位死了不久的老太太。他們大家含着眼淚，向着黯淡的燈光走到死者的牀邊。看看死者寧靜的面容。他們仍舊把那尸身蓋好了，默默地卻很熱情地互相握手道了別。

第九章 諷惡

——兩次說教的結果。——

第二天早晨牧師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演講，攻擊一般不信上帝的人，說他們專門壓迫貧人，自求享樂，他們的良心上是不會有一刻安寧的。他說這種邪惡的壞蛋有什麼資格現身於上帝的前面。他最後忠告那些貧苦的人，受壓迫的人，叫他們不要怕他們的有勢力的敵人，要相信上帝的仁愛，要感謝上帝，去吃上帝的聖餐。宣教之後，聖餐隨即開始，村正亨美爾雖然明知牧師的話裏有刺，很是憤怒，可是仍然幫助牧師分給聖餐。他一回便召集那些遊手好閒的黨徒，極力詆毀牧師的宣教。可是事情真也湊巧：有個教會委員和村正住在一條街上，他看見那些遊手好閒之徒一個個偷偷的走進村正的店裏，便派了一個心腹去守着，看他們在下午集會之前是否出來。後來他們都沒有出來，於是他便跑去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牧師。

牧師下午向聖會的會衆高聲朗誦着耶穌受難的故事，他讀到「猶大接受賄賂，魔鬼潛入心中；」又繼續講述那個叛徒的歷史。他說，凡是離開聖餐席，跑去賭博，跑去酗酒的人都是和猶大一樣的壞東西，結果也會得一樣的惡果。他說得氣憤極了，猛烈地用拳打着教壇的扶手；那是他多年沒有做過的事。會衆當初看了這種情形都很詫異，後來大家覺得牧師那種反常的激昂情形一定別有原因，頃刻之間，每隻眼睛都釘在村正的妻子身上了。她真可憐，隻身坐在村正的空位旁邊。她不敢仰視，等大家唱歌的時候，一溜煙便跑出教堂，後面跟着會衆的竊竊私議。她放開腳步，奔回家中，一進房便怒氣沖沖地把禱告書擲在酒瓶酒杯之間，大聲的哭着。

「什麼事？」村正和隣人都叫道。

「你還用得着問嗎？你們禮拜天不該在這裏喝酒？」

「就是這麼一回事嗎？」村正問道。

「這是你第一次爲這種事情哭泣呢。」農人們冷笑道。

「我還以爲你一定是把錢袋子丟了啊，」她丈夫說，「別哭得那麼傷心了，告訴我們倒底是

怎麼一回事吧！

「牧師一定知道你的朋友們在他說教的時候在這裏喝酒。」

「那個鬼告訴他的？」村正急得叫道。

「那個鬼？蠢東西。難道還是煙囪裏掉下來的不成？——是那含着煙斗，安詳地在教會委員屋前走來走去的人呀！牧師的話真難受，大家都指着我們——隣人們，趕快吧，趕快從後門跑回去，使我們唱完歌回去的時候，看見你們各自在家了。」

「是呀，走吧！」村正下着命令。

大家走了之後，村正的妻子纔把牧師說教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他嚇壞了，一時之間簡直說不出話來。他定神之後，纔告訴他妻子，說他對於早晨的說教已是憤怒極了。「我在吃聖餐的時候做不成禱告，」他說。「我的心麻木得像塊石頭，牧師給我麵包的時候，那種瞪着我的態度，我是永遠忘不了的。當時我從他手裏接了麵包，額上一陣冷汗；我在聖壇上發抖，差不多酒杯都拿不穩了。約瑟又穿着破靴子跑過來，他看見我的時候一雙邪眼望着地上，——我想起了我的三個

秦宇，週身都發抖呢！後來格姝又來了，眼睛望着天上，釘視着酒杯，好像沒有把我看眼裏一樣。她是恨我的，她希望我倒霉；但是從她的行動看來，又好像不覺得我在那裏。其次廖泥匠也來了，愁容滿面，好像要衷心求我的原諒的樣子，其實呢，只要他有能力，惟恐我不上斷頭臺呢。最後米捨爾來了，形色慘白，正和我自己一樣的在發急。我恐怕魏斯特接着也來，他若來了，我就真會暈倒地上了！後來我回到坐位上，週身戰慄，連歌本都拿不穩了。當時我總覺得，一切都是亞納的過錯。我憤恨之餘，心裏便想起了一些事情，可是我真不敢告訴你呢——我想把山上的大界石掘起，把它滾到懸岩絕壁之下；那塊界石只有我知道，如果把它移了，亞納的森林便會損失三分之一，因為政府的界石會從一根直線上把他的土地切去一大塊。」

村正的妻子聽了他的話，嚇壞了，勸他別和壞朋友在一起。她說他們不久就會把他毀了的。他不回答，『心不在焉』的走到花園裏，腳不停步地繞着屋子跑來跑去，心裏總懷着一個掘石的奇怪念頭。他想來想去終不敢去掘那塊界石；因為掘界石得在晚上，可是他晚上怕鬼，不敢上山。不過掘石的陰謀到底放不下，沒有辦法，只好跑到街上，見了第一個隣人便去和他談話。後來他碰着

賢 伉 儷

了一對酒友，便把他們領回家裏；請他們喝酒，陪他度過那可怕的一天。

第十章 樂事

——禮拜日的快樂和孩子們的性格。——

廖泥匠居處雖陋，那天他家裏過的禮拜，卻全不似村正那樣光景。廖納德和格姝在教堂做禮拜，他們的子女便在家裏祈禱、唱歌，溫習一個禮拜以內的功課，好等晚上背給他們的媽媽聽。麗姐年歲頂大，便替媽媽照顧小妹妹佩格；她替小妹妹着衣、喂食，照顧一切，心裏很是快樂。她把妹妹搖着、吻着、逗着，居然裝出一副做媽媽的神氣，怪有趣的。妹妹伸着肥嫩的膀子，彈着小小的腳兒，向着她笑，她就快樂極了！佩格有時握着她的帽子，扯着她的小辮，捏着她的鼻子，有時看了她的漂亮項巾，快樂得歡呼起來。尼哥安妮也跑來躲在後面，學着妹妹的歡呼；那時佩格便會回過頭去，朝着快樂的尼哥吃吃的笑，尼哥便跳上前去吻吻他的小妹妹。麗姐看了難過，也便盡力的逗着寶寶向她笑。她盡力的使妹妹快樂，有時把她高高的舉着，舉到差不多觸着天花板，然後小心翼翼的再放下。

來，把她弄得快樂得唧唧地叫。有時她又把妹妹抱到鏡子前面，讓她朝着鏡子裏面的寶寶笑；最快樂的還是格姝回家的時候，那時佩格看見媽媽遠遠的在街上回來，她便歡呼着，伸着纖小的手兒，幾乎要從麗姐的手中撲下去。

這天格姝看見孩子們的一舉一動都能遵守自己的指導，心裏也很高興。孩子們現在也得到了報酬，他們和爸爸媽媽在一塊兒取樂；有的爬到爸爸媽媽的膝上，有的握着爸爸媽媽的手，有的用小小的臂膀拍着爸爸媽媽的頸項。格姝自做母親以來，每逢禮拜就是這樣快快樂樂的；這天廖納德想起了自己以前屢屢放棄了這種天倫之樂，也不覺淚珠盈眶。他們夫婦愉快極了，和孩子們談着天父的事情，談着救世主受難的事情，孩子們便都傾耳而聽。他們的午刻像結婚時宴客一樣，過得很快，很快樂；一會兒鐘聲又響，廖納德和格姝夫婦倆又到教堂去了。

他們下午回家的時候，孩子們都跑下階梯去迎着，嘴裏叫道：「快回媽媽！快回！我們要背這個禮拜的功課了，趕快背完。」

格姝微笑問道：「我的寶寶，你們爲什麼這樣性急呢？」

「我們背完了以後，媽媽，你昨天不是允許了我們的麵包嗎？媽媽，好嗎？」

格姝答道：「我還得先看看你們的功課學得怎麼樣了呢。」

一會兒孩子們的功課背完了，格姝便把麵包拿出來，此外還有兩盃牛乳，因為這天是禮拜，上面的乳油都沒有除去。孩子們見了麵包，沒一個敢動手，只是口裏各說各的一塊是最大的。吃完牛乳以後，尼哥悄悄地走到母親身邊，扯着她的手，在她耳邊小聲小氣的問道：「我的麵包自己只吃一口好嗎？媽媽？」

「尼哥，你有一塊呢。」

「我想留給魯迪。」

他母親說道：「我沒有叫你留給魯迪，你要吃便自己吃了吧。」

「我自己不想吃；讓我只吃一口行嗎？」

「孩子，那當然是不行的。」

「爲什麼不行呢？」

「你不要以為我們要在自己吃飽之後，纔去想到貧苦的人。你要給他便全給了，好嗎？」

「好的，媽媽，通通給了他吧。我知道他餓得真厲害，我們卻六點鐘便用了晚餐。」

「是呀，尼哥，我想他們六點鐘很難有東西吃呢。」

格姝又問其餘的孩子，是不是願意放棄各自的麵包，孩子們的回答都是願意。她說：「孩子，那纔對呀！但是你們打算怎麼辦呢？尼哥，你的麵包怎麼辦呢？」

「我打算趕快去叫魯迪。我不把麵包放在袋裏，好使他快點得到。媽媽，就讓我去吧！」

「尼哥，別忙！麗姐，你的怎麼辦呢？」

「我打算不照尼哥一樣。我去把蓓蒂叫到一個僻靜的地方，麵包也藏到裙子底下，免得人家看見，就連她父親也不讓他看見。」

「安妮，你呢？」

「我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纔找得着漢利。我打算見了漢利就把麵包給他。」

「約南，你這個小東西，腦袋裏還能出幾個花樣的；你打算怎麼辦呢？」

「媽媽，我要照着你逗我玩耍的樣子，把麵包一把塞進他的口裏。我向他說，「張開嘴，閉上眼睛。」然後一把塞進去。媽媽，你想他會笑嗎？」

格姝說道：「好孩子，你們的辦法都很好。但是我還得叮嚀你們一件事：你們把麵包給他們的時候，必須安靜一點，免得別人知道了，以為你們是故意表現自己的樂善好施呢。」

尼哥叫道：「呀！媽媽，那麼我的麵包一定要放到袋子裏嗎？」

「那是當然的，尼哥。」

麗姐說道：「媽媽，我剛纔就是這樣想呢。剛纔我不是說過，我不照他一樣嗎？」

「麗姐，你真最聰明。我忘記讚美你了，幸得你提醒我。」麗姐聽了，臉紅紅的，不作一聲。

孩子們各自分道揚鑣的去了。尼哥飛奔的跑到魯迪的茅屋，可是沒有看見一個人。他在外面叫了幾聲，沒人答應，便向屋子裏面走，魯迪正和父親弟妹坐在祖母的棺旁哭泣。尼哥開門，看見棺木，驚得退了轉去。大魯迪見了尼哥，以為是格姝搭了什麼信來，追着出去，問有什麼事情。尼哥說：「沒有什麼。我想看看魯迪，他又正在做禱告。」

「你要看他就請進吧。」

「我不進來。請你叫他出來一會吧！」

大魯迪招他的兒子出來，但是魯迪向他的朋友叫道：「尼哥！我現在不想到街上去。我要和祖母在一塊兒，——他們不久就要把她擡出去了！」

來訪的客人要求道：「出來吧！出來一刻刻就夠了！」

魯迪出來了；尼哥握着他的手，很神祕地向他小聲說道：「來吧，我有話和你說呢！」他把魯迪邀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把麵包從自己的口袋裏拿出來，放進魯迪的口袋，便飛也似的跑了。

同時麗姐運着安詳的腳步，走到馬克思的女兒蓓蒂所住的村裏。那時蓓蒂正站在窗口，得了麗姐給她的暗號，便一溜煙走出屋子。可是一不留神，給她父親知道了，也偷偷地跟着出來，躲在門後面。

麗姐先開口：「蓓蒂，我給你帶了點麵包來。」

蓓蒂伸着一隻戰慄的手，接了麵包，說道：「麗姐！你真太好了！我正餓得厲害呢！你爲什麼這個

時候給我送了麵包來呢？」

「蓓蒂，因為我愛你。我們現在的麵包够吃了；爸爸在建禮拜堂。」

「我爸爸也在建禮拜堂呢。」

「是呀，不過你爸爸只當了一名散工。」

「只要有麵包吃，散工不散工倒沒有什麼關係。」

「蓓蒂，你常常受餓嗎？」

「啊！惟願以後好一點就好！」

「你今天午飯吃的什麼呢？」她的客人問道。

「我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不能告訴我呢？」

「假如爸爸知道我告訴你了，他會——」

麗姐聽了很難過，硬着聲音說道：「難道你還怕我告訴他不成！」

蓓蒂從袋裏拿出一片生燕菁。

她的客人不覺失聲叫道：「啊呀！就只一些生燕菁，沒有別的了嗎？」

「沒有別的了，這兩天以來都沒吃的了。」

「你爸爸又不准你告訴別人，從別人討點東西吃嗎？」

「是呀！假如他知道我告訴你了，我纔有苦受呢。」

「那末，吃完再進去吧。」她的朋友小心翼翼地告訴她。

蓓蒂馬上照着麗姐的意思去吃，可是還沒吃完一口，信士馬克思開了門，喚道：「孩子，你吃什麼？」

可憐的蓓蒂把一口麵包囫圇吞棗的吞了，答道：「爸爸，沒吃什麼。」

「沒吃什麼？好，等着吧！麗姐，你也不該背了我的面，把麵包給我的孩子吃，讓他們對於家裏所吃所喝的捏造許多荒誕不經的謊話。蓓蒂，你這壞東西！我們中午不是吃了軟煎蛋塊嗎？」

麗姐來的時候是安詳大步，這時卻飛也似的走了。蓓蒂的慈父則扭着自己女兒的手臂，把她

拖進屋去；麗姐走了很遠，還聽得見她的哭聲。

安妮去找漢利，漢利正在自己的門口；她把麵包給了他，沒有出什麼事。

小約南偷偷地繞着米捨爾的屋兜圈子，巴比看見了，自己走了出來，叫道：「約南，你找什麼？」

「我想找人鬧着玩。」

「好，請進吧！」

「巴比，我怎麼說你就怎麼作，好麼？如果你答應，那纔好玩着呢。」

「好吧，作什麼呢？」

「開開你的口，閉上你的眼睛。」

「你好把髒東西塞進我的口裏吧。」

「不會的，巴比，我決不——我以名譽爲擔保！」

「好吧。但是別騙我啊！」他開開口，眼睛半閉着。

「眼睛要閉緊，否則太不誠實了！」

巴比照着閉緊眼睛，約南趕快把麵包塞進他的口裏，一溜煙便跑了。

巴比坐在門階上吃着麵包，說道：『倒真好玩！』

巴比的父親米捨爾在窗口看着他們玩，知道約南是格姝的孩子。他想到自己參與了陷害廖泥匠的詭謀，良心上很覺難過；他立刻決定此後再不與聞村正的陰謀了。

第十一章 羞怒

——村正老羞成怒——

廖納德第二天早晨被人從窗外喚醒了。那是佛令克，安堡派來的兵卒，叫廖泥匠當天早晨便帶領工人去鑿取石塊。廖納德記得聽見有人說工人們那天會到安堡去道謝，但是他想時間還早，也許來得及阻止。那知道工人們在半點鐘以前便動身去了！佛令克趕急跑到一座俯視大道的高山上；嗓子都叫啞了，全沒有效力，晨曦朦朧中的人影漸走漸遠，終於走得看不見了。只有村正動身較遲，聽見佛令克的喚聲，回去問個究竟。佛令克告訴他，說自己因為前晚頭痛得厲害，所以延到早晨纔把信送過去。村正為難極了！暴躁如雷的叫道：「你這混蛋！你玩的到底是什麼鬼？」

「不過事情也不見得就一定那樣糟，」佛令克答道。「我怎麼知道他們天還沒亮就會跑出去呢。是你叫他們去的嗎？」

「是的，狗東西，是我叫他們去的。你做錯了事情歸我倒霉！」

「我自己也沒有好日子過呀！」佛令克悔恨地說。

村正替那個可憐的信差打了一個主意，要他求廖納德幫忙，求廖泥匠向亞納說明，說信是禮拜日便送到了，只因禮拜是假期，所以到次早還沒有和工人們說。佛令克照着去求廖納德，廖納德是好人，也就答允了。後來和妻子格姝說起，格姝說道：「凡是這種不大坦白的東西，我真有點不放心呢。假如亞納問你，你必得把真情說了；假如沒人提到，你就可以不提，因為這是於人無損的。」辦法就是這樣決定了。

那時工人們已經到了堡裏，亞納立刻請他們進去，很和藹地問他們來作什麼。他們吞吞吐吐的向亞納道了謝。亞納問是誰叫他們去的；他得了真情之後，吩咐他們回去，說道：「這真不是我的本意。現在你們請回去吧，只要你們誠實努力，我是很願你們能從工作中得到好處的。回去告訴廖泥匠，今日就要開始鑿石了。」

工人們在回家的路上大家談着亞納的仁愛，相形之下，就愈見得村正的不對了。「無緣無故

讓我們跑來跑去，自己卻又中途溜了，好卑鄙的詭計啊！』有一個叫道。

『他就慣於這樣的，』另外一個說道。

『這是一種卑鄙的行徑呢，』劉克答道。『這段談話最初就是他開始的。』

『是呀，但是村正是個貴人，像我們這種人對於一個問題是不能面面想到的！』克利喜放開嗓子說道，——因為他看見村正偷偷地從窪地走來了。

『什麼東西！你儘管恭維他，我卻要恭維亞納！』劉克不知道村正來了，這樣大聲叫着。

這時村正從籬笆後面走出來，和大家打了招呼之後，便問劉克，他爲什麼那樣大聲氣的恭維着亞納。

『我們只說了亞納人很好，很和善，』劉克有點不知所措了。

『但是不止如此吧，』村正說。

『我所知道的就止如此，』劉克執拗地說。

『劉克，大丈夫說了話不要那樣否認吧！』克利喜說道。『說的還不止他一個呢，村正先生。他

們有好幾個人都說，您不該半途溜了，我告訴他們，說您有您的原因，像我們這種人是不能知道的。
劉克就說，我儘管恭維村正，他卻要恭維亞納。」

其餘的工人們都搖着頭，竊竊私議克利喜的不是，村正只得握握偽君子克利喜的手，趕急改換談鋒，問亞納是不是生了氣。「一點沒有生氣，」工人們答道，「他只叫我們趕快回家，立刻動工。」

「就這樣告訴廖泥匠吧，並且告訴他：這次的誤會並沒有關係。」村正說完，別了他們，走向安堡去了。

村正到了安堡，等了一會纔見着亞納；見面的時候，亞納很高興的問他爲什麼擅自吩咐匠人們清早就到堡裏來。

「我以爲這是我的責任，」村正答道：「應叫他們謝謝您給以工作的恩惠。」

「你的責任是照我的吩咐作事，做有益於我，有益於人民的事；不是叫貧苦的人們來作無益的奔走，來說漂亮的巧言，無益的奔走和漂亮的巧言是既無好處又非必要的。——現在我叫你來

的目的是當面告訴你：我不能再讓村正兼營酒業了。村正與酒業，你可以任選一件，希望你在十四天以內給我個答覆。」

村正突然聽見亞納這樣宣佈，正如一聲晴天霹靂，連亞納給他的兩禮拜的猶豫時期都忘記道謝，又氣又急的回去了。他走到半路，坐在一株古老的果樹下，吐吐氣，整理整理自己的散漫思想。他太懦弱了，不能思索，從袋裏拿出一瓶白蘭地，一口喝了一大半。這纔精神振作，舊有的驕傲又全來了，過路的人向他招呼，他只傲然微微領首，手裏提着一根有節的手杖，一幅岸然自大的神氣，好像十個亞納也不及他的勢力似的。

他在回家的路上，又在囂漕的酒店裏喝了酒，對在座的農人們誇了許多大話。那時正有一個過路老樵夫，口裏渴了，進去索飲。村正正怕獨行寂寞，便邀他一道回去。沿路他便問那樵夫晚上山林裏是不是有鬼。「你爲什麼問這話呢？」樵夫問道。

「因爲我想知道。」

「你真是個老傻瓜！還虧你當了三十年的村正，居然問出這種可笑的話來——只要你給我

一瓶酒，我就可以幫你解除這種疑惑。」

「只要你能說得我信服，兩瓶都可以！」

「好，我當了四十年的樵夫了，從四歲的時候起，我便是由我父親在山林裏養大的。當樵夫的人是不能相信鬼怪的，所以他常常在黑暗的晚上帶我到山林裏去，每見有光有聲，我們便跳過殘木深溝，越池穿林的追上去。結果不是歹人，便是盜賊，我們一叫「滾吧！流氓！」他們便都跑了。有時候野獸也可以發出奇怪的聲音，枯朽的樹榦也可以生出光亮。據我所知道的，山林裏此外並沒有別的東西；但是隣人們相信鬼怪，卻是於我有利的，因為我晚上就可以不必起來追趕流氓了。」

樵夫由側道走到山林裏去了，村正自思自想，一路向前，後來走到村界，看見匠人們在鑿取平原上的大石。「我不能由約瑟那壞東西身邊走過而默不作聲啊！」他自己說道。他坐在一座小山邊上，那時日已落山，他便一直等到村裏打了六點鐘，匠人們都動身回家了，他纔跟着回去。

第十二章 天網

——鼠輩放棄了將沈的船隻，蓬那村民過了冤鬼。——

魏斯特禮拜六晚從村正家裏回去之後，自覺不該僞誓，深自懺悔，幾乎人都狂了。他在地板上打滾，扯着自己的頭髮，用拳頭拚命打自己。第二天他不飲不食，只是踱來踱去，精神上很難過，儘自呻吟着，直到晚上累了，方纔睡去。次日一早起來，他決計解除自己的痛苦，把星期日穿的衣服以及別的可以尋到的東西，紮成一包，攜到牧師家裏去。和善的牧師看見來客的瘋狂樣子，向前迎着，問他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又很和藹地請他到房裏坐。這一來魏斯特的心纔安了一點，便一五一十的把真情說了。牧師安慰他，說上天可以恕他，使他安心，並且和他說，現在惟一的正當聰明辦法，只有把事情向亞納從實供認了。可憐的魏斯特經過牧師的一番安慰之後，眼淚縱橫，鼓着勇氣向牧師提出一個請求。他說自己欠了村正八個佛羅靈，願把那包東西作抵押，借貸八個佛羅靈還債。那位

良善的牧師立刻如數借他，卻一定要他把衣服帶回去。現在魏斯特的心理輕鬆了，立刻跑到村正家裏，那時村正本人不在家，他便把錢交給村正的妻子，她接了錢，核算數目不錯，又是奇怪，又是狼狽。

不到晚上，村正的另外一個黨徒也叛了。那天是全體工人集合的第一日，廖納德很耐煩，工人們傻頭傻腦他也不氣，他天性又好，人又熱烈，凡是最困難最無味的工作，他便自己作了，因此，工人們都很心悅誠服。米捨爾在他身旁作了一下午的工，對於前晚所下的決心便更增了一分勇氣，散工後他要送廖納德回家，說有重要事情向他商量。他一到廖泥匠的茅屋裏，便把村正的毒計以及要他加入的情形一一說了，並且自認已經得了村正兩個泰牢。廖納德和格姝真嚇壞了！但是米捨爾勸他倆不要驚慌，並且主張設個陷阱把村正反害一下，他可以假裝照着村正的計畫去行事，到了第二天再把破壞建築所用的工具移到村正家裏，然後叫亞納派人到他家裏去搜。但是廖泥匠夫婦不贊成。『我們應該感謝上帝，』格姝說道：『因為上帝救了我們的災難；但是我們不必去報復。』米捨爾也承認格姝的話是對的，但是說自己所得的賄賂已經花了半個泰牢，沒有辦法全數

退還了。廖納德當即從米捨爾的工資裏面如數預支了給他，米捨爾離了他的新交的朋友，決心還清村正的債，不再受他的束縛了。

村正回到家裏，看見只有妻子一個人在家，便把一天的積憤儘情發洩。他妻子嚇壞了，想要勸止他也沒有效力。『我還不該發脾氣嗎？』他叫道：『亞納叫我在兩個禮拜以內決定，不是繳還酒店的執照，便得歸還村正的職權。』

她說道：『我雖然到今晚纔聽你說，其實早就知道了。這時候全村的人都知道。此外還發生了一件事情呢——魏斯特把八個佛羅靈還來了。』

村正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只是獸頭獸腦的望着他妻子，一聲不響。最後，他叫妻子把錢給他看看，她便從一隻破啤酒瓶子裏取出來。他並沒有數，只看了一眼，說道：『這錢不是從安堡來的，亞納從來不用這種錢。假如當初我在家就好了，我可以問他錢是那裏來的。——拿酒來，妻！』

她把大酒杯放在他面前，他一面吃，一面在房裏踱來踱去，自言自語道：『我一定要首先把廖泥匠害了。米捨爾一定會害他的，那怕化一百個泰牢我都幹！』

這時候外面有人敲門。「誰來得這麼晚！」他吃了一驚，叫道。

「村正開門吧！」米捨爾的聲音在外面叫。

亨美爾趕急歡迎着。「米捨爾，你帶來了什麼好消息？」

「不多。我只想來告訴你——」

「別站在街上吧！請進來！」

「不，村正，我就要回家去了。我只想來告訴你，我們的勾當我不幹了。」

「不幹了？瞎說！米捨爾，那不行的。假如兩個泰牢不夠，我還可以多給你。進來再說吧？」

「不，村正，我決不進來。你的兩個泰牢在這裏。」

「我誓不收回別傻了！進來吧！」

「米捨爾只得進了屋，把錢擱在棹上，馬上就跑了。」

亨美爾站着半天沒有說話；他雙眼亂轉，口吐白沫。最後纔叫道：「妻，拿白蘭地來，一定是——」

我要去了！」

「這樣漆黑的晚上你到那裏去呢？」她嚇得叫了起來。

「我要去把界石掘了，——拿酒來！」——他任憑妻子如何勸告，全不理會，拿着鋤頭剗子，在黑暗中跑上山去了。他雖因憤怒之餘，又喝了白蘭地，膽子大些，但是每逢看見樹木發光，聽見路邊的野兔沙沙作響，他便戰慄少停，然後再向前面狂奔；最後他到了孤立的界石那裏，立刻拚命的去掘。掘了不久，他突然聽見一種聲音，不覺吃了一驚，擡頭一看，只見一隻黑影子從叢林裏直向他奔來。那個鬼怪的周圍都有光耀，頭上燃着烈火。「呀！魔鬼的化身來了！」亨美爾喘息不迭，嚇得大叫起來，連跌帶跑，把鋤頭、剗子、帽子、白蘭地瓶一概拋棄，拚命狂奔。他一面瞎跑，一面聽得後面有種非人世所有的唧唧噥噥的聲音追上來，此外還不時有種空濁的呼聲：「啊！呀！亨美爾，等着吧，亨美爾，你是我的咧！」把他嚇得血管裏的血液都差不多凝結了。

亨美爾一直向村裏奔，拚命的叫道：「謀殺呀！救命呀！更夫！魔鬼在追我呀！」村裏的更夫聽了他的呼喚，又聽見一片喧嘩的聲音，心裏也嚇慌了，只得去敲隣居的門，請大家出來幫忙。隣居集了十一二個人，拿着火把武器，向發出聲音的方面突進，口袋裏攔些鮮麵包，一本聖經，一本詩篇，以爲

可以避邪。他們首先到村正家裏，看村正是否的確不在家；村正的妻子也加入了，她急得差不多發狂了。

待大隊人馬走到的時候，空濁的叫聲和唧唧噥噥的聲音都突然停止。孔慈恰好走在頂前面，他便走上去一把握住村正的手臂。那時可憐的亨美爾正在號叫，他嚇得太厲害，耳朵眼睛都不作用了，唧唧地叫道：『啊，魔鬼，饒了我吧！』其餘的人也嚇得倒退，用火把小心地四週照着，看還有魔鬼的形跡沒有，但是孔慈卻很大膽的宣佈他的意見，說一定是一個偷獵的人或樵夫開了他們大家的玩笑，因為他走近的時候明明聽見有個人走上山去了。『但是魔鬼走的時候難道我們便一定聽不見嗎？』其餘的人反問着；他們都認為嚇他們的決不是人類的聲音，那種唧唧噥噥之聲就是一滿車的鐵器都發不出像他們所聽見的那麼可怕。

大家的談論，亨美爾一句也沒有聽清，他到家之後要求隣居們給他作伴，他們也很願意的停在酒店裏。

第十三章 定讞

——罪人招了供，定了讞。——

同時，遇鬼的消息傳遍了全村，牧師也得到了報告。他想也許他可以利用亨美爾的受驚，使他改邪歸正，所以親自跑到亨美爾的酒店裏去。他一進門，隣人們都站起來向他致敬；他求大家暫時退出，讓他和村正談談。他們退出的時候，良善的牧師又叮嚀他們，不可急於把昨晚的事情隨便談論，因為現在誰也不知道昨晚發生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但是他們都在門外恨怒地說：「這個老傻瓜，總是傻頭傻腦的，什麼都不信！」

衆人退去之後，牧師便很和善地追問先晚的遇險。「我真倒霉，」答道：「魔鬼要來捉我。」

「你當真看見有人嗎？」牧師問道。

「是呀，我看見他在後面追。他是一個高大的黑漢，頭上出火，一直把我追到山底下。」

「好，村正，事情就讓它這樣吧，我們誰也解釋不了的。至於你相信死後有個境界，不義的人要受魔鬼的牽制，那也沒有關係。只是你的年歲這樣大了，日常的生活又不正直，想起這種危險也該驚心啊！」

可憐的亨美爾真個嚇壞了，他哀求牧師指示他一個辦法，看怎樣可以脫出魔鬼的掌握，重得上帝的歡心。牧師勸他懺悔，勸他把非法得來的財產一概退回原主。亨美爾恐怖極了，答允退還魯迪的草地。牧師問他先晚爲什麼跑上山去。他也把真情說了。經過牧師一番勸告之後，他並且答允去求亞納的赦宥，把一切事情從實供出來。

牧師和亨美爾做了禱告，談了一會之後，回家寫信給亞納，把前天魏斯特所說的話以及亨美爾的出乎意外的招供通通寫了。亞納沒接牧師的信以前，對於前晚的事情已經從別方面知道了。他回信給牧師，說他當天就要到蓬那去，想召集一個村會，討論界石的事，並說想在同時玩個喜劇，治治村人的迷信。他說他的妻和子女都會去，因爲他們也想看看那齣喜劇。

亞納寫完信，跑到畜欄裏，從五十四匹牛裏面選了最好的一匹，打算送給魯迪，叫下人帶到蓬那，

聽候吩咐。然後坐下來，深刻地憂慮地思索了一會，想怎樣處罰亨美爾纔好。他當天很早便用了午餐，帶着妻子到村裏去。他們走過工人工作的地方的時候，工人們都在忙於鑿取石塊，亞納從車上下來視察了一番，對於工作秩序之好，很加讚賞，他的態度，就是最蠢的工人看了，也知道絲毫的疏忽都是逃不出他的明察的。

亞納一到牧師家裏，立刻派人去請少年的梅饒；他是想要梅饒繼任村正的，所以對他說道：「梅饒，我正打算罷免我的村正；但是他雖則犯了事，我卻仍希望他能取得村正的一部分薪水，以終餘年。你的家境是很好的，假如我請你做村正，我想你一定願意從你的薪水裏面每年分一百個佛羅靈給他。」梅饒很謙恭地答允了，亞納又接着說道：「梅饒，你現在就和我的祕書阿比法官一道到亨美爾的酒店去，把亨美爾的一切帳據都密封起來。當心一點，什麼文件都不可讓他們隱藏了。」

他們三個人正在執行命令的時候，亨美爾妻子拿了一塊溼海棉，走到黑板旁邊去。梅饒阻止她，把黑板上的粉筆字抄了一份，「禮拜六，十八號，付廖納德工人約瑟三泰牢。」亨美爾和他妻子

最初不肯說明這個記載的意義，經過良善的牧師一番勸告，叫他不要隱瞞，自增罪戾，他纔一五一十的說了。

亞納把亨美爾、魏斯特、約瑟帶到牧師家裏，正式加以審判。錄了口供之後，他便吩咐鳴鐘，召集全村的人到菩提樹下的方場去開村會。亞納的妻子茜露沙，牧師的妻子，以及兩家的孩子僕人就停在教堂地上的高處，可以看見方場裏面的情形。

亞納首先吩咐把犯人帶上，叫他們朗誦供詞，然後吩咐亨美爾跪下，向他宣佈判詞。判詞道：「不幸的人！你犯了罪，應該處罪；但是以你這樣的年齡而受這種處治，我的心裏實在難過得很。你理應處死，不獨因為你不該強奪魯迪的草地，擅移我的界石，而且因為你的僞誓，你的剝削可以使全村受到無限的危險，無限的痛苦。但是因為你的年歲已大，而且有一部分罪是對於我個人的，所以我已決定饒你一死。你所應受的處罰是這樣的：今天你要和村裏的管事們一起到界石的地方去，帶着鋤鍊，把界石恢復原狀，別人願去的也可以去。然後你得投入村牢，幽囚十四天，每天由牧師來看你，叫你把過去的行事詳細的講述出來。兩星期後的禮拜日，我們便要從說教壇上把你的

歷史，以及你家庭的毛病，待人的苛刻，對於信誓的蔑視，對於貧富的不義，一一宣佈，並且你得一一親自證實。然後我再放你；但是村裏粗魯的，不受約束的人太多了，我得給他們一個榜樣，所以你還得多受一種處罰，明天早晨有個劊子手帶你到蓬那的斷頭臺下去，把你的右手綁在一個樁子上，將你的前三隻手指黥以永不退色的黑色染料。但是你受這種處罰的時候，大家只准光着頭看，不准作聲，不准譏諷嘲笑以增重你的痛苦。」

亞納又判定魏斯特應受八日的拘留，約瑟是個異方人，驅逐出境，不准再來，違則送進感化院。

第十四章 趣景

——一幕趣劇——

現在亞納的玩笑要開始了，可是出乎他的意外，敵方竟先下了手。農人們因為牧師先天晚上不信他們的意見，很不滿意；地主們因為亞納要把草地分一塊給貧苦的人，也表示反對。因此，當天早晨便有許多村民開了一個會，根據他們商議的結果，偽善的守財奴哈托夫便在村會站了起來，說道：『大人，我可不可以代表你的忠誠的蓬那村民提出一件信仰上的事件？』

『我很願意聽的，』亞納答道：『你是誰？』

『我是雅各克利斯多佛弗來德力克哈托夫，蓬那村的教會委員兼長老，現年五十六歲。村裏的管事們要求我代表全村的人民向您提出一點陳述，因為他們不慣於討論宗教上的問題。』

『哈托夫先生，乾脆點說！』亞納不耐煩地叫道。

「大人，我們有種從祖先傳下來的信仰，相信魔鬼及其精靈是時常在人前出現的；現在我們對於精靈的信仰既然是不錯的（因為誰也絕不懷疑這種信仰），所以我們敢於唐突地告訴您，我們的牧師先生，上帝赦了他吧，是沒有這種信仰的。我們很知道，關於精靈的問題，您的意見和牧師先生是一樣的，但是關於信仰問題，我們既然只可服從上帝，不可服從別人，所以，我們求您，希望牧師先生以後教導我們的孩子的時候，要根據我們固有的信仰，不可不信精靈，因為那是我們所必須相信的，望您不要見氣。此外我們還請求早些定下一個禮拜日，專為齋戒祈禱之用，以便我們衣麻衣，坐灰中，以行懺悔，懺悔我們不信精靈的罪過。」

亞納和牧師勉強忍住笑，讓他說完了；但是許多農人都跳起身來，叫道：「大人！我們都和哈托夫是一樣的意見！」

亞納戴上帽子，嚴重地朝四周望了一眼，說道：「隣人們，這種蠢話還用得着這麼一個雄辯家嗎！整個問題，魔鬼的出現，全是出於誤會，你們讓哈托夫這樣一個東西來侮辱你們的聰明良善的牧師，不覺得慚愧嗎？」

「但是明明白白昨晚魔鬼出現了，要捉村正呢！」農人們急得插嘴道。

「你們爲一種錯誤而白費心血了，隣人們！」亞納答道：「不到晚餐時候，你們便會自知自己的愚魯而羞得難過的。」

「但是，」他們叫道：「我們都聽見了魔鬼的聲音呢！」

「我早知道，你們聽見大聲的呼喚，還有喘息唧噥之聲。但是爲什麼一定就是魔鬼呢？說不定是一個或幾個人故意嚇他的呢？」

大家都憤怒地反駁這個暗示，「十個人，不，二十個人都不夠發出那麼大的聲音；假如您當時在場，您也根本不會以爲是人做出來的。」

「但是，隣人們，」亞納堅持道：「黑暗是有欺騙性的，我們一旦受了驚慌，我們的所見所聞便都有加倍的分量。我很相信你們是弄錯了。」

「不會的，那是決不可能的。」

「我頗相信我能證明你們的錯誤呢。」

「您開玩笑啊！」大家都叫道。

「不，我一點不是開玩笑。只要你們承認把公地分了，我一定有方法使你們相信昨晚的呼喚之聲，唧噥之聲，全是一個人弄出來的。你們願不願意冒這個險呢？」

「好，我們一定願意。只要您能夠照您所說的，證明昨晚我們所聽見的聲音全是一個人弄出來的，使我們完全滿意，我們一定承認把公地分了；否則不行。」

亞納從口袋裏張揚地拿出一條大的白汗巾，一會兒在笑聲鼎沸之中，一個不認識的高個兒走來了，手裏拿着一個烏黑的籃子，一盞燈。「這傻小子是什麼人，光天化日之下點着一盞燈？」農人們問道。

「他是我的禽販，從安罕來的，」亞納答道。「喂，克利斯多佛！你來幹什麼？」

「我有一件事告訴您。」

亞納允許他講，他便把籃子放下，說道：「亞大人，牧師先生，各位隣人！昨天晚上，亨美爾做的好事情！我把他嚇走了，一直趕到山底下，這就是他丟在界石旁邊的鋤頭、鏟子、白蘭地酒瓶、烟斗和氈

帽。」

農人們叫道：「我們能够相信所有的聲音都是你一個人弄出來的嗎？這個證據不够；我們還要別的證據。」

「稍微等一等吧！」亞納說道。「他身邊帶了一盞燈，你們也許可以由此多明白一點。請放安靜些，讓他說完吧。」

農人們遵命安靜下去，禽販接着說道：「你們太沒禮貌了，爲什麼不讓我說完呢？如果你們不肯聽完我的話，你們就永遠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因爲亨美爾遇了魔鬼的說法根本就沒有絲毫的根據。嚇他的是我——是一個禽販，和我現在一樣的一個禽販，攜着這個籃子，因爲昨早下雨，籃子上支了一張黑羊皮。我又把這盞燈掛在籃子前面，正同你們現在所見的情形一樣。昨晚十一點鐘我在曉漕的酒店，酒店主人和別的許多人都可以作證的。我爬過山的時候，蓬那村裏正打着十二點鐘，那時我恰好聽見亨美爾一面咒罵，一面掘碑，離大路不到一箭之遠。我聽得出亨美爾的聲音，心想他半晚三更在那裏幹什麼呢，所以尋聲而去。但是我想這位可敬的村王一定比平時多喝

了一點酒，因為他竟把我當作了魔鬼。我見他想把主人森林裏的界石搬動，心想不如把他嚇走。於是我便把他的器具和自己的手杖繫在一起，拖在身後，由石頭上一直拖下去，口裏又盡量叫着「啊！喂！亨美爾！你是我的咧！」後來你們拿着火把，偷偷地跑來幫他的忙，我離你們不過一箭之遠。但是我不願意用我的聲音驚嚇無辜的人們，所以跑上山去，攜了籃子，回家去了。今早六點鐘我便到了安堡，把事情告訴了主人。隣人們，你們想想，假如我說的話不是真的，我那能天還沒亮便知道這個故事，得了這些器具呢？」

農人們有些搔着頭，有些笑着。

「假如下次再有這種事，」禽販又說道：「我可以向更夫和全村的朋友進個忠告——你們只要把村裏最大的狗放出去，便可以找着魔鬼的所在了！」

第十五章 明刑

——貧人的大量和罪人的受罰。——

禽販說完以後，喃喃之聲四起。農人們自覺愚魯，嗒然若失；地主們則咀咒自己的不智，不該允許分地；貧苦的人們則見亞納和牧師得了勝利而欣喜若狂。亞納向大家略道珍重之後，便宣佈散會，自己陪着牧師回家，極力讚美牧師的克盡厥職，並且還把村裏的一小方教地送了牧師，以表敬意。茜露沙站在丈夫身旁，也拿了一個美麗的花圈放到牧師手裏，第二天早晨牧師太太纔發現那花圈是用一練珍珠繫住的。

魯迪這時應召來見亞納，亞納伸着手，說道：「魯迪，我的祖父拿走了你的草地，真是委屈了你。但是他也是受了別人的蒙蔽，你得原諒他啊！」

「啊！不幸的魯迪答道：『我早知道不是他的過錯，我在頂窮困的時候也沒有怨恨過他的。』

亨美爾有偽證誣陷我，他怎麼知道呢？老主人做人很好，後來還常常給我施捨，給我食物，上帝保佑他吧！假如他也像您一樣，親自到我們夥裏來訪察訪察，來和我們談談，事情一定大不相同呢！

「魯迪，你得把那些事情忘了。草地現在又是你的了，我以滿腔的熱忱希望你得到快樂。」

魯迪想要表示他的愉快，他的感謝，可是沒有方法表示出來，一瞬之間，他的眼淚潸潸地湧出了，他握着雙手，說道：「啊，大人，我母親給我的祝福應驗了！她臨死以前向我說道：『魯迪，你是會有好結果的。』唉！假如她不死，她能看見今日的情形！」

亞納和牧師都深受感動，停了一會，亞納纔說道：「我差一點忘記說了，亨美爾還得把餘債和訴訟費用付還給你呢。」

「我可以說句話嗎？」牧師問道：「魯迪，他確還欠你的債，但是他的現狀很苦，我想你的心腸很慈悲，一定不願使他在這種老年時代淪為乞丐的。憐憫他吧，魯迪！」

「牧師先生，我決不會想到他欠我的餘債的。假如他真困苦——那末，我的草地所生的草儘可以養活三條牛，我自己只要養兩頭，便很够花的了。我很願意亨美爾用我的草養一條牛，終其餘

年。」

亞納對於魯迪的決心很是恭維，但是叫他仔細想想再實行；魯迪告別的時候，亞納向他說道：「屋下面的畜欄裏有一條牛，我的祖父委屈了你，我特地送你這條牛，代他向你請恕的。我已經吩咐了，叫他們從亨美爾的倉裏運一車乾草到你屋裏去；假如你要木材修理房子畜欄，你可以到我的山林去砍。」

魯迪走了以後，停在牧師家裏的人們都沈默了一會，眼裏含着淚珠。忽然兩家的孩子要去看魯迪的可憐的孩子，兩家的父母也都允許他們去看。亞納給魯迪家裏帶了一腿仔牛肉。放在車子裏，牧師太太又另外做了一份很豐富的湯；亞納的僕人帶着食物先去魯迪家裏，大隊隨後就到。他們走進魯宅，只見室中除了鶉衣百結，餓容滿面的孩子以外，一無所有；在在都現着極端貧乏的樣子。「而這位魯迪，」亞納向着太太們說道：「對於使他這樣受罪十年之久的人，卻願分子三分之一的乾草呢！」

「那決不行！」茜露沙急得叫道：「他有這麼多孩子，卻要把自己的所有給那混蛋不行，那怕

一個使士都不行！」

「親愛的，」亞納說道：「上帝使他由受苦受貧養成了良善的美德，寬宏的大量，連你也不禁爲他揮了一掬同情之淚，難道你卻想要阻止他的美德大量嗎？」

「不，那我決不會！」她叫道：「讓他把所有的財產都散了吧，上帝是不會遺棄這樣一個好人的。」

亞納轉身叫魯迪拿點東西給孩子們吃。但是小魯迪曳曳父親的袖子，向他耳語道：「爸爸，我要拿點東西送給格姝去。」

亞納聽見格姝兩字，追問那孩子說的什麼。魯迪便把小魯迪怎樣偷了格姝的白薯，母親臨死怎樣的吩咐，廖泥匠夫婦對他們怎樣愛護，一一向亞納說了，並且說：「大人，今天我真快樂極了；但是我若不去請這兩位好人來分享一點，我便一口也吃不下呢！」

兩位太太都極力稱讚廖泥匠的妻子，小魯迪異常興奮，跑去請廖納德和格姝吃晚餐，廖氏夫婦當初不肯去，經亞納派了一個僕人去請，方纔去了，低着頭，很不好意思似的，魯迪的孩子雖然有

茜露沙和牧師太太對他們很好，可是格姝沒到以前都不十分快樂，格姝一到，大家便一擁上去，笑着撫着。

亞納和茜露沙看見那種景象，好一會，方纔含着眼淚默默地告別。「車子慢慢走一會吧，」亞納向車夫說道。車子上山的時候，他們看見禽販走近了，茜露沙向她丈夫說道：「這次的事情根本靠了這個人，他受了苦，該給他點報酬呢。」

「克利斯多佛，」亞納喚道：「我太太說，你裝了魔鬼該得點報酬呢，」給了他兩個泰牢。

「大人，」禽販說道：「這樣一來，我倒此生此世天天願裝魔鬼了呢！」

「不過，」亞納答道，「你得當心村裏的狗沒有縛住啊。」

「是呀！」車子往前去了。

當天晚上，根據亞納的命令，把亨美爾帶到界石的舊址，勒令他的一切事物都修復了原狀。一大羣興奮的，無秩序的村人跟着去了；學生們從牆上樹上向他丟擲種種的東西，女孩子手扯手在籬笆後面站成一長排，向那奇特的行列笑謔。家家戶戶的人都威嚇他，咒罵他，——只有一個家庭

是例外，廖納德的茅屋裏看不見一個人，所有的門窗都關着。

第二天犯人到斷頭臺下去的時候，爲免再有這種現象起見，亞納下了一道嚴格的命令，只准前天最先到教堂參與晨禱的人，纔能跟着一塊兒去；並且派了哨兵巡守各處，不許外人走入村裏，不許雜人加入行列。凡是參加行列，參觀亨美爾受罰的人，也得嚴守秩序，遵行禮節，否則押回蓬那。牧師暢論犯罪的痛苦，正義的愉快，到會的聽衆莫不深受感動。亨美爾好像牧師手中的一塊鏡子，到會的人，人人可以從中看出自己的罪惡。牧師說完，走下說教壇，和犯人和藹地談着；他看見亨美爾因爲餓極疲極，支持不下，便叫人從自己家裏取了飲食給他。亨美爾精神恢復一點之後，大家纔又繼續進行，牧師與他並肩行走，沿途一直做着禱告，村人默默地跟在後面，蓬那的喪鐘也奏着哀音。

到了斷頭臺下，亨美爾赤着腳，光着頭，站在衆人面前，說了三遍：「我該死在這裏！」

一個絞刑吏大聲的答道：「是呀，你的骨骼該在這裏朽爛，天上的飛鳥該吃你的血肉！」

亨美爾又三次答道：「我該受這種處罰！」

「法吏，赦了他！別殺他了！」法官厲聲喚道。

「我把他怎麼辦呢？」

「把他綁到斷頭臺的柱上，手縛到樁子上面，用種永不退色的黑色染料把這僞誓者的手指染上三遍。」

執行鯨刑的時候，法官回頭向着羣衆作着如下的勸戒：「諦聽諦聽！你們的主子兼父母官叫我向你們說，你們誰不怕這種甚於死刑的恥辱，就照這可憐的人，受這同樣的刑罰！」

第十六章 善鄰

——一個整齊嚴肅的家庭和一個秩序混亂的家庭。——

村裏的喪鐘鳴着的時候，格姝正和子女在家禱告。禱告以後，她便照着自己對格德隣彌留時所應許的話，去看大魯迪，看他在母喪以後，有無需要自己幫忙的地方。她看見魯迪的孩子剛從牀上起來，魯迪自己也好像時間不夠一樣，沒有穿着整齊。孩子們的衣服都亂七八糟的丟在地上，棹上蹲着一隻貓，先晚喂貓的髒盤子還在旁邊。格姝告訴魯迪，說這種一場糊塗的情形不是長久之計，可是魯迪竟似不大了然的樣子。最後他纔滿眶眼淚的答道：「隣居，你說的都對，但是窮得要命，又有什麼辦法呢？」

「魯迪，這就是你需要別人幫助的地方；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毛病，你應該認真的剷除。」

「啊，我想一旦我不愁沒吃，孩子們不愁挨餓，這個毛病自然會好的。」

「別自己欺騙自己吧，要養成善良的整潔的習慣，並不如你所想像之易呢。魯迪，我們不要空談了；我們要立刻着手去工作。在太陽下山以前，我們得把這間房子弄好，使誰也認不出來。棹子、窗戶、地板，都得擦乾淨；房裏每天都得換氣。我想你的孩子之所以弄成一幅病容，便是因為日夜沒有新鮮空氣可以呼吸的緣故。你的妻子一直到死都不管管家裏的事情，真是一件不幸的事！一個婦人，無論家裏怎樣貧苦，這種毫不花錢的事情總得給她的丈夫子女做做啊。」

「我母親也是這樣說過她的；但是她因貧苦，以致於能做的事也不做了。我從昨天起便有一種思想，覺得她和我共了辛苦，總得回來和我共點安樂。」

「魯迪，現在她比我們安樂得多呢！你要是紀念她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好好地養育你的孩子，使他們長大了不要像她自己一樣的愁苦。相信我的話吧！養孩子是小事情都得注意的，孩子們早晨早起了半個鐘頭或遲起了半個鐘頭，星期日的衣服穿了之後是亂丟在旁邊，還是小心地疊好攔開，都是極有關係的；孩子們不能一天到晚隨隨便便，他們應該知道一天之內自己所該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注意這些細節，就是最馴良最快樂的女孩兒，一旦長大，自己有了兒女，也會一反故

態，變得潦倒不堪，沒人敬重的啊。」

「我的妻子就是這樣的！」魯迪嘆道。

「我認識她的父母，」格姝接着說道：「他們家裏全是一塌糊塗，毫無秩序；加之她又受了弗利格牧師的蠱惑，一心夢想聖約翰的默示，好像自己除了誦讀她的夢想以外再沒有別的事可做一樣。」

「是呀！她一心想着自己的書，凡事都是心不在焉的，有時我真怕她把屋子燒掉呢。書就是她的天堂，她的樂園；她一見書簡直什麼都忘了，把我與孩子們也忘了。」

「那真是可憐！」格姝說道：「女人的書只能像她的禮拜日的衣服一樣，工作纔是她的日常便服。」

「她就把禮拜日的衣服天天穿着。」

「穿多了，壞了，連做日常的便服都不配了。」

「最使我為難的是，」魯迪說道：「她又懶散，又極信奉上帝，總要孩子們作禱告。」

「唉！無精打彩的信奉不是真的信奉，一個人若是懶懶散散的，自己固然不能正當地禱告，而且也不够教孩子們禱告。」

「你說得真對；後來她到沒有吃時候，書也不理了，也不和孩子們禱告了，儘自相對着哭泣。」
「魯迪！那就是你的一個好榜樣！教孩子們禱告的時候，應使他們願意工作，要工作纔不致於厭倦禱告。」

「我一定把頂大的兩個孩子送到一個成衣婦那裏，叫他們學學縫紉。」

「但是你得先把他們穿着整齊，他們纔能出屋子呢。」

「好，那末給他們買點布作件衣服吧；這種事我是全不內行的。明天我一定去借錢。」

「魯迪，不用借吧。我給你買布，你收了芻草再還我好了。」

「爲什麼不借呢？」

「善於理家的人是不剝肉醫瘡的，因爲有錢出借的人一百個人中難得一個不重利盤剝的。

你的苦受够了，現在應該好好的愛護上帝所歸還與你的財產。」

魯迪告訴格姝，說他答應了亨美爾，把草地的收穫分一些給他；殷殷地問格姝反對不反對。格姝以前不知道魯迪有這種意思，聽了之後，立刻把魯迪恭維了一頓，讚美他不念舊惡的寬宏大量。他們一面講話，格姝一面幫孩子們洗浴，輕輕地給他們梳頭髮，叫他們好好地穿上衣服。然後又從自己家裏提一桶水，一個掃帚，幾隻刷子，幫他打掃房屋。她親自弄了一會，纔告訴魯迪帶着孩子們接着去做，說如果孩子肯聽話，做得好，下午便可以打發他們到她家裏來。格姝走了之後，魯迪呆了一會，心中想道：『假如我有這樣一個妻子，那真抵得昇了天堂呢！』下午他打發孩子們到格姝家裏去的時候，特別用了一番心思，把他們的臉兒手兒弄乾淨，頭髮衣服弄整潔；這是多年來沒見的事，連孩子們都自覺奇怪，隣居看見都互相說道：『他一定又想娶親了。』

廖泥匠的孩子們正在紡紗，看見小客人來都很歡樂的迎着，可是沒一個停止工作的。格姝向他們說道：『趕快吧，快點紡完，好和你們的小朋友一道玩，玩到六點鐘。』魯迪的孩子看了這種美麗的工作和廖家的一團和氣，都張着口在出神。『你們知道紡紗嗎？』

『不知道。』他們答道。

「那末，好孩子，你們得學學。我的孩子們有了這種知識，那怕人家肯出重價也是不肯賣的；他們每逢到了禮拜六，賺了幾個克魯便很快樂了。好孩子，一年的日子很長，如果我們每週賺點錢，一年下來，不知不覺的便存得多了。」

「啊！教教我們吧！」魯迪的孩子挨着她說。

「我很願意教你們的，」格姝答道：「每天來玩吧，不要多久就可以學會的。」

那時廖家的孩子工作完了，放開線紗和紡車；他們領着魯迪的孩子，大家手牽手，在草地上的樹蔭下跳着玩耍。格姝的孩子玩的時候特別小心，不蹈污泥，不觸荆棘，知道當心自己的衣服。鞋襪鬆解了自己也知道弄好，並且還不時的告訴魯迪的孩子：「你的襪帶掉了，」或者「你身上會弄髒，」或者「當心荆棘會扯破你們的衣服。」魯家的孩子也並不因此而生氣，因為他們知道廖家的孩子所說的話，他們自己都照着作了，並沒有妄自尊大的意思。

鐘打了六點，格姝的孩子便都跑進房裏，像日落時的鳥兒歸巢一樣。他們向他們的客人說道：「你們一塊進來嗎？我們要做禱告了。」他們做着一個遊戲，名叫「貓尾巴，」大家連成一條長線，

經過草地，登上階墀，一直擺到棹邊坐下。格姝問她的小客人：「好孩子，你們不回家做禱告嗎？」

「我們要臨睡纔禱告。」頂大的一個答道。

「你們什麼時候睡呢？」

「誰知道！」那孩子答道。

另外一個說，「快黑了就睡。」

「那末跟我們一起禱告吧，禱告之後就正好回家了。」格姝聽着自己的孩子一個個的禱告完了，又讓魯迪的孩子背了他們所知道的禱詞，然後把他們送到屋子的轉灣處，歡歡喜喜的道了別，叮嚀他們常常來玩。

第十七章 謗賢

——混亂統治了全村，只有一家例外。——

囚禁中的亨美爾因為受了牧師的同情和仁愛的感動，便把自己的身世詳細的說了；他的身世和全村的人都有干係，因而連帶的把全村的歷史也說了。這樣一來，牧師對於村裏每個家庭的狀況，一切行動的背景，全都瞭如指掌。村裏的人聽說亨美爾把一切事情全向牧師說了，那種普遍的恐慌情形真非紙筆所能形容。無論那裏，村人都是三五成羣的，交頭接耳，現着够神祕的樣子；慘白驚悸的面容，隨在可見。吵嘴的夫婦都突然言歸於好了，最冥頑的兒童也立刻變得馴順聽話了。事過境遷，久已無人憶及的事情也有人無緣無故的提到，亨美爾所引起的同情全都消滅得無影無蹤了，那種同情心發生得固然快，消滅得也很迅速。最着急的是鄉長們，他們召集村裏的富農開了一個會，決定賄賂亨美爾，叫他別再暴露他們的罪惡。但是他們行賄的努力全歸失敗，因而

改易方針，想挑撥亞納和牧師的感情。

這時果然起了一種謠言，說上次村會的事完全不對，都是禽販用魔力把大家蒙蔽了。鄉長們因為這種謠言正合他們的計畫，尤其盡力的傳佈。許多古老的神怪故事都因此出現了。大家談論兇宅，又回想到某個鐵匠每逢倒霉的時候，常常先有老鴉蹲在他家的某枝樹上。後來他把那樹砍下燒了，自此以後，除了鐵匠本人瘋了，不能不手綁腳扣以外，他家走的便全是好運了。做母親的人都告訴孩子們，如果他們不聽話，黑人便會來捉他們。斬荷茲的妻子平素爲要取得牧師的歡心，叫孩子們勿信鬼怪，現在也每日早晚都要他們背誦聖經以避邪怪了。

廖納德和魯迪的孩子們所玩的「貓尾巴」遊戲，也成了大家懷疑和物議的對象。乾酪商的妻子，她好像生成是以善爲惡，小題大做似的，不幸魯迪的女兒瑪格，在路上遇見了她。她決心把大家懷疑的神祕問個水落石出。她貌爲親愛地和瑪格握着手，仔細地和她作着下面的問答：

「你們孩子們昨天在廖泥匠家裏玩得很好嗎？」

「是呀！」

「好孩子，房裏不是有隻美麗的貓嗎？」

「有的。」

「是一隻黑貓嗎？」

「黑得像煤炭一樣。」

「它的眼睛不是很凶嗎？」

「是，它在椅子下面的時候眼睛是很凶的。」

「貓有些什麼動作呢？」

「沒有。」

「難道它全沒動彈嗎？」

「它跑來擦着我們的腿，有一次還差不多跳到我的膝上呢。」

「是在做禱告的時候嗎？」

「難道貓知道我們是在做禱告便不跳了嗎？」

「你觸了它沒有？」

「是呀，觸了的。」

「也是在做禱告的時候嗎？」

「是，因為它隔我太近了。」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合着手嗎？」

「當然合着的。」

「那末，你怎麼能夠觸它呢？」

「是用腿在棹下觸的。」

「它不是黑得像炭一樣嗎？」

「不是全身都黑的。」

「但是差不多全是黑的，對嗎？」

「對。」

「它的眼睛很凶嗎？」

「我已經告訴你了，它在椅子下面的時候眼睛是很凶的。」

這段談話立刻傳出去，再加上一些渲染，於是旋即發生了一種謠言，說廖家的貓不是普通的貓，說廖家所經過的事情亦不如他們所知道的一樣。這個謠言傳了很久，雖然沒人告訴廖納德或魯迪，但是廖魯二人覺得別人對他們的神色不對，他們的孩子們也常常滿眶眼淚跑回家裏，說村裏最好的孩子都不和他們一起玩了。最後纔有個隣居跑來告訴廖納德，說村裏的一個長舌婦人名叫「油嘴潑格」的，散佈了許多離奇古怪的話，破壞他的家庭，並且又把正在流行中的謊謬的謠言也告訴了他。廖納德聽了之後，氣得面色慘白，不能自制地像瘋了樣一直向潑格家裏奔去。那時潑格正和她的幾個好友在屋外的井邊，剛把壞話又向她們說了一遍，突然看見廖納德跑來，盛怒着責備她，她吃了一驚，立刻取消自己的話，當着許多旁觀的人宣佈自己的誣讒並沒有根據。

自此以後，大家纔不再謀害廖泥匠的家庭了，但是農人們對於禽販卻更加非難起來，說他用掩眼法把他們都蒙蔽了。當克利斯多佛照常再到蓬那村來幫安堡買鷄鵠和鷄蛋的時候，大家連

蛋殼都不賣一個給他了，誰也不讓他進屋去。禽販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放下籃子，走到他的老朋友綠庇的門前，坐在凳上，窘得叫道：『幹了這件鬼事，拿了幾個錢，我真倒霉啊，隣居。』

『你爲得幾個錢，竟幹起這等事來了，上帝都不容的！』綠庇從凳上跳起來，離開他的危險的隣坐，這樣叫道。

一點鐘後，全村都知道禽販自己承認和魔鬼有了勾結。富農和鄉長們得了這個謠言，更增決心反對分配公地了。惟一的問題就是怎樣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本想公開的宣言，說他們之所以答應分地，是受了人家的欺詐，要撤消約言；但是他們的勇氣不夠，不敢這麼辦，只得大家商量，要想個最妥善的方法把分地的日子拖延下去。當時有兩種意見：一派主張把事情延到秋天，然後再向亞納請求，說大家的牲口太多沒有公共的牧場不行，不能在那時把草坪分了。一派主張選一塊沒用的，充滿荆棘的瘠地先行公分，作爲試辦，將來亞納一定會歸咎於分得者的懶惰而生氣的。經過長時的討論以後，他們決定兩者兼用，請新村正梅饒向亞納進言。梅饒最初本不願做這種事件的傀儡，但是經不得有力的村友且勸且諷，也就不顧一切了。

同時，亞納差不多每天都抽出一部分時間去考察那塊公地，仔細的考查地方的全部支配，斷定那幾塊宜於畜牧，那幾塊宜於耕種，那幾塊只宜蘆葦木材的生長；可是村裏的人誰也不知道他在考察。

全村之內只有一家茅舍不受這種擾攘的侵襲，那就是格姝的家庭。只有她纔不受周圍的敗德的事物的沾污，她常有許多的箴言，指示她自己 and 別人應走的路徑。她的箴言有些是：『事不關己，切莫插嘴；』『不知之事不妄言；』『見人高聲細語當走開一步；』『事若應作，用心去學；』『理智情感，各有定限，理不妄施，情不濫用，用情用理，心必自主；』『我所承恩之人，我所愛護之人，當盡心力以助之。』她有了這些箴言做指導，她的治家處世的本領遂很高明，在村裏混亂的整個過程中，她沒說過一句可以引起誤會的話，沒有說過一個可以產生敵愾或笑柄的字。

魯迪的孩子差不多每天都到她家裏去，時時從她學到注意自己和注意別人的態度。他們紡紗縫紉的時候，她就教他們學着計算，因為她認為算術是一切理智活動的基礎。她的方法是讓孩子們把線和針來回的數，由針線之數學着加減乘除。孩子們作這種遊戲的時候，彼此競爭，看誰算

得最快最正確。他們疲倦了便唱歌，早晚格姝更和他們一起禱告。她教給孩子們的一首得意禱詞是：

主兮聖且仁，錫我佳陽春。

無主無萬物，一切自主生。

惠我康寧軀，載此無瑕心。

良知無沾礙，願言長久存。

第十八章 報怨

——患難之處纔見真情。——

亨美爾經過良善的牧師幾番勸戒，心裏深自頹喪懺悔，覺得世界上除了那位牧師以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能以同情之心待他的了。他常常坐在牧師的房裏，滿眶眼淚，癡頭癡腦的呆着，有時酒擱在面前也不喝了。有一天他正是這樣的坐着，忽然門開了，魯迪走進來。亨美爾嚇壞了，一聲不作，癡癡地望着他，然後一下跪倒，求那被害的人的原諒。「站起來吧，村正！」牧師說道：「他早已原諒了你呢。」

他們把那可憐的人攙扶起來，他戰慄着說，說他覺得魯迪的母親一定會在她兒子身後出現似的。「但是你知道，她已經死了呢。」魯迪說道。

「我知道她死了！但是我總覺得她會在這裏出現，來責罰她的仇人。我想她臨死的時候一定

因為我害了她，使她受苦，咒罵了我吧！」

「沒有的事，謝謝上帝！」牧師說道：「賢淑的格德隣彌留之際原諒了你，還為你作了祈禱，願你一切都好。」

魯迪也把他母親臨終的口信轉達了，這纔使亨美爾懺悔之餘，良心上得了最大的安慰。後來牧師又告訴亨美爾，說魯迪寬宏大量，答應把新收回的草坪所出的芻草，分一部分給他養一條牛，亨美爾感動極了，不知怎樣措詞纔好；他自被囚以來，這是第一次自覺精神振奮呢。

就在這時候，亨美爾的妻子倒霉透了。她幾天以來，受驚受急，害了病，不幸又落在庸醫杜亦芳手裏，他用幾滴「神水」給她吃，把病象一下增劇了，連她自己還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亨美爾聽說妻子病了，求得了牧師的允許，當晚回家去了。他發現妻子的樣子改變得很厲害，但是她看見丈夫回家，很是快樂，兩人私訴別情，談了很久。

「你知道嗎？」她問道：「這次誰對我們最好？你一定猜不中的。自從你被捕以後，魏斯特每天傍晚都到這裏來，替我劈柴挑水，幫助一切。此外魯迪和格姝對我們很好，但是現在她因我服了杜

亦芳的藥，很是生氣，她說那種藥她知道害了許多人的。」

「假如我在家裏也一定不會讓你服的，」她丈夫答道。「但是我的朋友對你怎樣？難道他們對你極壞嗎？」

「你差不多猜對了。他們最初都很够交情的，答應我這樣，答應我那樣，只求我設法使你在供狀中不要連累他們。但是突然間，不知爲了什麼，他們都仇視我們了，說出許多最可怕的威嚇。油嘴潑舌竟於在井邊上和廖納德鬧了以後，氣得發狂似的，跑來向我大喊，全街的人都聽得見，說「全是你的過錯！你的家庭最壞，誰和你們發生來往誰就倒霉！」最壞的是克利喜。他只要有點機會便嘲笑我們的不幸，早一日竟在大街上向我伸着舌頭，說我們曾經想害他得不到牧師的施捨，現在自己得了牧師的施捨應該是很滿意了。」

「但是我敢說他從上禮拜三起便沒有得到牧師的施捨了，」亨美爾說道。

「你說的對；但是什麼原因呢？」

「因爲他禮拜二晚上得了報應。你知道的，每逢禮拜二晚乞丐們便到牧師家裏去領麵包。克

利喜打發自己的一個兒子去，說他病在牀上，什麼都沒有吃的。但是牧師是騙不了的，搭信轉去，要他親自去領；他在黃昏時候便果然去了。牧師就在我隔壁房裏，拍案痛斥他的卑鄙齷齪，那種情形我是永遠忘不了的。克利喜半吞半吐地說他倒霉，常常有人誣讒他，但是牧師吩咐他馬上滾出去，可惜牧師上了年歲，沒有力氣用手杖打他一頓呢！那小子該打！

亨美爾夫婦正在這樣談着的時候，村裏有些鹵莽的人正在進行一個陰謀，次早五點鐘亨美爾回去就囚的時候，突然遇着一個人，半藏在路邊一株老堅果樹的後面。亨美爾嚇得退了一步，但是來者卻走上前，叫道：『真是你嗎？村正。我以為你被關起了呢，原來你卻在街上走！』

亨美爾一看侮辱他的那人的態度，又嗅着一股白蘭地味，知道他是被別人利用的。亨美爾回到牧師家裏，沿途都有人大聲的咒罵，弄得好些人從牀上起來，跑到窗口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就恰恰如了陰謀發動者的心願，因為這樣一來，全村的人就會把亨美爾晚上回家的事情作爲談資，一旦傳到了亞納的耳裏，亞納就會不以牧師爲然的。但是那知牧師因爲正替米捨爾寫了一封信，要米捨爾送到亞納那裏去，順便已經把釋放亨美爾回家一宿的事情告訴了亞納。

米捨爾到了安堡之後，略候一會便見了亞納，亞納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便吩咐他把村人在他祖父的時候從安堡偷盜東西的情形仔細陳述。米捨爾遵命報告，說他和亨美爾的僕人把沒打的谷穗從堡裏的倉中偷出，用繩子從堡中放到濠內，然後由濠內再運往酒店；又說他自己曾經屢次把堡裏頂好的橡樹和樅樹的記號移去，然後幫助農人們砍下來，據爲己有；又說他們常常在酒店裏和堡內的僕人以工具、繩索、籃子相賭博；又說至今還有許多農人所穿的衣服，裏子是從堡內偷來的麻布，無論那戶人家的車子、犁頭、酒桶之類的東西，多少都有安堡的記號；又說所有的商人、冶匠、鎖工、車夫、木匠、細木工、裁縫、鞋匠都替亨美爾作事不要工錢，因爲亨美爾可以幫他們從安堡偷取各種各色的東西。

米捨爾的態度很坦白直率，他又很光明，能把自己曾經參與的不良行爲直言無隱，使得亞納很信任他，和他把村裏的事情談了很久，最後吩咐他回去的時候，又叫他把堡內偷去的物品造張清單。

第十九章 誑上

——新村正找着了一件離差事——

米捨爾剛剛走開，梅村正便來了。亞納迎着他，他的回禮卻現得很偏促的樣子；亞納不覺嘆道：「他還沒有做上一個禮拜的村正呢！就現得連國家都可以賣掉的樣子！」

梅饒旋即委婉曲折地向亞納說分地一事困難很多，依他的愚見不如先分一小塊試試，比如森林附近的一塊不妨先分。

「你講的是那一塊呢？」亞納問道。

「頂上面，介在樅樹與小山間的一塊。」

「那塊嗎？」——亞納注視着他。

「是，——除非您覺得別塊更好。」

「但是，亞納又注視了一眼，『你說的真是那塊嗎？』」

「是。」

「你是正經地說嗎？」

「村裏有許多人都這樣覺得。」

「你和他們是一樣的見解嗎？」

「是的。」

「那塊地的情形你熟悉嗎？」

「也還熟。」

「你自己有地在旁邊，你對於那塊地的情形應該是徹底明白的。」

「是，我還很明白。」

「你想我不明白嗎？」

「我並沒有那樣想。」

「沒有想什麼？」

「想你不明白那塊地的情形。」

「假如你知道我明白那塊地的情形，你還會主張我先分那塊嗎？」

「我真抱歉得很！」

「爲什麼抱歉？」

「因爲不該向您建議先分那塊地。」

「爲什麼不該建議呢？」

「因爲你似乎覺得那塊地不好。」

「你不覺得那塊地不好嗎？」

「我——我不能說它好。」

「那末，你爲什麼把它推薦給我呢？」

「鄉長們都要我這樣說。」

「他們爲什麼要叫你這樣說呢？」

「我也不知道。」

「我信不信倒沒有干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定規了，——不獨角上的那塊要分，整個的公地也是要分的，而且一點不能拖延。」

「假如我再多一句嘴，您不會見氣嗎？」梅饒又說道。

「當然不會的。」

「那草坪今年夏天很難得分成功呢。」

「爲什麼？」

「因爲村裏的人若是失卻牧場，誰也不能養活牲口的。」

「難道村裏的乾草不夠嗎？」

「是呀，他們說乾草太少，牲口太多。」

「所謂「他們說」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自己沒有把握嗎？」

「大人，我是沒有十分把握的。」

「唉，真的！但是你也許知道自己有多少乾草吧？」

「是，知道的。」

「你的乾草够喂牲口嗎？」

「我不能抵賴說不够。」

「去年的收穫很好，我相信個個農人的境況一定都是和你一樣好的。但是爲求正確起見，頂好再去數數牲口，量量乾草。你今天便得領着教吏去做完這件事；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塊公地今夏是不是需要了。」

梅饒雖則心裏驚慌，但是答應了他們一件事還沒有說，於是鼓着勇氣，吞吞吐吐地報告，說牧師先天晚上把亨美爾放回家去了。

「這件事情是你自願報告的呢？還是受了別人的唆使？」亞納問道。
脚踏了一會，他才答道：「他們叫我報告的。」

「他們是誰？」

「鄉長們。」

「他們的名字呢？」

梅饒面如死灰說出了人名。

亞納說道：「你怎麼和這種人通消息呢？是一個個的見着的呢？還是他們在一起吩咐你的？」

「他們在一起。」

「在那裏？」

「在斯荷茲家裏。」

「在那裏作什麼呢？」

「我——我也不大清楚。我只在那裏停了一刻刻。」

「我想你對於他們在那一刻刻之間所作的事是知道的。」

「是，是——他們想阻止公地的分配。」

「所以即便讓自己當作他們的工具，向我說慌，以期達到這個目的。」

梅村正自知有罪，眼睛俯視着，默不作聲。亞納覺得他可憐，說道：「梅饒，我姑念你是初犯，不怪你；但是下次不可再騙我啊！現在走吧！領着教吏照我所吩咐的去作。明天給我把清單送來。」

梅饒滿心難過，回到鄉長們祕密集會的地方，宣佈自己斡旋的結果。他感覺大家對他的態度不對，不願久留，立刻動身去找教吏，全沒有疑到地主們惱了，打發送信的走他前面去了。

他到教吏家裏的時候，教吏的小女兒告訴他，說她父親剛剛上市場的，不到晚上不會回來；他心裏又是驚奇，又是煩惱。他最初本有點懷疑，仔細的考問那孩子，可是那小姑娘堅持不肯改口，梅饒受了氣，像要哭的樣子，憤憤地就走，背還沒有轉過去，她便當着新村正的面樂得大笑起來，因為她父親躲在火爐後面，她沒有尋得出來！

梅饒失望之餘，又回到靳荷茲家裏，要鄉長們抽一個人代替教吏去幫他的忙。但是鄉長們都不肯去，使得梅饒很是進退維谷。最後，休格主張不如叫每個地主各自造張清單，報告乾草和牲口的數量。梅饒想了一下，說道：「好，但是報告的數量得宣誓為憑呢。」

「對，當然得宣誓爲憑的！」農人們彼此使着眼色答道。清單就是這樣的造成了。

梅饒第二天一清早便把清單送給亞納，說因爲教吏不在家，所以不能嚴格地遵守他所吩咐的去做。

「你爲什麼不在鄉長裏面抽一個人去代替呢？」亞納問道。

「他們誰也不肯去。」

「你不是告訴了他們，說我急於知道結果，而他們仍不肯幫你的忙呢？」

「他們不肯；我說了許多話都沒有效力。」

「那末，把這張清單帶回去，當着鄉長們的面，把各人的報告向他朗讀一遍；然後叫鄉長們簽字爲證，在村會開會以前再帶轉來。」

農人們聽說要當着證人承認自己的報告，本不願意；但是因爲無可奈何，只得遵辦，把清單如式繳還。亞納收了清單，吩咐梅饒領着教吏，又請米捨爾和禽販做幫手，立刻按戶去點查乾草和牲口的數目，仔細的確切的另造一份清單。他又吩咐撞鐘召集村會，他說：「因爲點查的時候，我不願

地主們在家裏；如果某家的主婦僕役有所反抗，便叫佛令克把他們捕來。」然後又派一名哨兵守住會場的一切入口，非俟散會以後，誰也不准藉故退出。

第二十章 異會

——一個稀奇的集會——

全村的人很快的都到了菩提樹下；但是農人們的行動都很奇怪，破了蓬那村的往例。平素趾高氣揚的人都偷偷地走着，垂着頭，像老太婆一樣；從前的仇敵卻並肩的站着，祕密地在談心事；有些人本是一天到晚口不停說的，此刻寂靜得像死一樣了；有些人每逢村裏開會便得穿上星期衣服，這次卻穿的是工人服裝了。大家坐在那裏都沒有話說，許多人都問隣坐，看天黑以前是不是會下雨，一連問上兩三次！有幾個鄉長看出大家的恐怖情形，便裝出一副膽大的神氣，談談說說，故意做出個並不害怕的樣子。最後，杜比來了，杜老頭是從不到會的，他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梅村正、教吏、米捨爾和亞納的禽販一道到村裏去了，並且還帶了紙筆墨水。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立刻像野火般的傳遍了全場，嚇得大家驚慌失措。一會功夫，甲說手巾丟

在家裏；乙說煙捲沒有帶來；丙說有重要的事情必得告訴他的妻子；丁說家裏有東西沒收拾，恐怕丟了；有一個人甚至於說鼻子出了血——總之，多數的農人都立刻要回家去了。可是哨兵不准他們走，說手巾煙捲可以借用，鼻子出血可以到菩提樹下的泉裏去用水洗洗。

他們只得回到坐位上，一會兒上面傳出一道命令，喚鄉長們和地主，一共十七個人，立刻到牧師家裏去，大家更着急了。被喚的人雖則有點害怕，也只得去了。當時亞納再三勸他們自動供招，可是沒有效力，亞納剛剛說完，卡巴李就叫道：「你所說的，你所責備的，我們全不懂！」

「你所說的「我們」是那些人？」亞納反問道。

「啊，沒有誰，——我只說我自己一個人。」

「不對，卡巴李，你們事先一定有了勾結，所以「我們」兩字便不覺脫口而出了。你想知道我斥責你們的理由嗎？聽着吧：你們盜用了公物，虛糜了公款，對於自己經手的一切事情全不忠實，只知欺詐。」

亞納的斥責很明確，這是我們所料想不到的。大家面面相覷，默無一語。後來有一個鼓起勇氣，

要求依法調查，其餘的也都附和着，說自己無罪。

「够了！」亞納說道。「從現在起你們是囚徒了。現在派兵送你們回到各自的坐位，可是絕對不准交談。走吧！」

這十七個人被押回去的時候，全場都像死一般的沈寂。亞納跟着也到了，吩咐大家坐下，十七個嫌疑犯則站在他自己的面前。然後叫教會執事把他們從安堡偷竊的物品一一朗讀。他讀道：「金納斯的畜欄裏有兩架轆轤是從安堡偷去的；卡巴李的獨輪車是從安堡偷去的；」等等。十七個人中十六個都有關係，他們站在那裏嚇得手足無措，亞納和他們的朋友都勸他們從實招了，他們也視若罔聞。倒是誠實的雷南德雷老頭，平日看見同伴們的胡作非爲早已憂慮得很，這纔站了出來，面色灰白，戰慄着說道：「大人，我頭髮都白了，決沒有偷過堡裏的東西，這是可質天日的；但是你的斥責也一點不冤枉。」

「雷老頭，」亞納說道：「我見了你的白髮真有無限的同情。我也很知道，你的錯處在於不該看見他們胡作非爲默不作聲，你同這種不肯自己認罪的人在一起，真使我傷心呢！」他一面說，一

面望着那十六個人；他們終於喪了膽，跪到地上，求他的饒恕。

這時派到村裏去量乾草，數牲口的人已帶着清單回來了。亞納把新舊兩張單子仔細對了一遍，發現有二十二個人報了假數；跪在他面前的十六個人也在其內。他喚其餘的六個來前，當時有四個立即遵命來了。只有那個聖器監守人和教師不肯露面。嚴格的說，他倆本不是地主，只因愛好面子，便學着富農的辦法，把自己的一點點財產報了一個假數。

「還有兩個不在這裏嗎？」亞納問道。

「他們到了會的！」有人從最遠的坐位上喊道。

「誰說沒到？」那聖器監守人和教師說着，走上前去，致了敬禮。然後合着手，假裝正經地把眼睛朝着天，說道：「喂，亞大人，我除了從那小小的教堂坪地收得的一點點乾草以外，再也沒有了；至於那一點點乾草的數目報錯了，真是不幸得很。」

「報錯了多少？」亞納利眼望了他一會，問道。

「一束。」

「你從坪地裏刈了多少？」

「他們說是兩束。」

「真的嗎？他們說的不錯嗎？」

「是——不錯。」

「你上次報了幾束呢？」

「一束。」

「我真不知道面前這些痞子還有比你更謊報的沒有！少報了總數的一半！」

他不作聲了，教師又要求發言，說他的一隻牛早幾日被人牽去了，他不知道。「我真抱歉，」他又說：「但是我確是忘記雷布斯泰的屠戶來把它牽走了。」

「你的記憶一定不大好吧！」亞納說道。

「是呀，過去不久纔是這樣的；畜廢的事情多半由我妻子照管，我的校務太忙了。」

「那末，你報牛數的時候便得叫你妻子負責，否則你也得親自去看看，看到底是兩隻還是一

隻。」

牛販子斯托夫站起來說道：「亞大人，我就真是冤枉了，因為我所報的牛數，是我天天期望到來的數目呢。」

「誰問你期望有多少牛的我只問你現在有多少牛啊！」亞納答道。

「大人，你說的對；但是我因為時刻以為它們會到，所以計算牧地的時候不能不算進去呢。」

「你報的數目比實在的數目多八條，對不對？」

「對。」

「那八條是從誰買的？」

「不止一處。」

「你以為什麼時候會到？」

「頂遲三天以內。」

「八條都會到嗎？」

『一定的。』

『那末，只要你所說的不假，算你有理。』

於是另外有四個人也站起來說着同樣的理由。那個教師也說他也在等着一條牛，自己原來的那一條不過是牽去和屠戶交換了。亞納說道：『隣人們，你們不可忘了，在你們的牛隻乾草沒到以前，你們早就犯了不誠實和欺騙的罪；我之所以要設法看看你們所說的是不是真話，也是很自然的事。你們到我堡裏住三天，等你們的牛來吧！』

沒有一絲一毫的聲響。『你們怎麼了？』亞納問道。

好一會沒有答復，斯托夫纔囁囁地說道：『我的——我的八條牛還沒有十分定好。』

『你不是說你的八條牛後天一定可以到齊嗎？』

『是的，只要我自己能回去，我相信都會到的。』

『假如你不回去，能到七條嗎？』

沒有答復。

「當心些！能到六條也就够了。」

還是沒有答復。

「至少能到三四條嗎？」

「只要我能搭個信回去，八條都可以到。」

「搭個什麼信呢？」

「叫他們把牛送來。」

「不搭信就一條都不能來嗎？」

「不能，我想不能來。」

「我也知道不能來的，並且根本就沒有這樣想過，正同我不相信那位教師把自己的牛和屠戶換了一條一樣。」於是亞納很嚴重地和到會的人講論欺騙誑語的罪惡。

第二十一章 德化

——亞納主張公道，臨死的婦人祈求赦宥。——

亞納聽見各處的凳子上發出大聲的談論之聲，知道農人們在非難那些跪在他的面前的不幸的罪人。『我希望我能够相信，』亞納說道：『你們坐在凳上的人比這些跪在我面前的人比較好；但是我早已知道，村裏是難得一個清白之家，家裏沒有我堡內的物品的，而且坐在這裏的人所穿的外衣，其襯裏子所用的麻袋便有很多是從我的倉庫偷來的。』

話還沒有說完，哈托夫把外衣緊緊的在膝上貼着，面赤如焚，他的行動太明顯了，惹起了隣座的注意，把他的外衣的小衿翻開，去考查衣裏，一陣笑聲隨着而起，亞納不禁追問原因。

『哈托夫的衣服有堡內的印記。』有一個人大聲叫道。

『這衣服還是十年前買的！』哈托夫氣極了。

「但是這不是新麻袋的商標嗎？這種商標出世還不到五年呢？」另外一個人叫道。

「假如我是你，」亞納說道：「我一定把外衣帶回家去，免得大會爲之喧鬧不安啊。」那老僑君子受了這個暗示，方纔走了。

亞納吩咐教吏，叫他從教區中挑出十二個最貧苦的人，讓他們坐到鄉長們的座上，然後勒令跪在面前的二十二個人跪到他們面前，當衆請求赦宥。教會中的執事把他們虛報的牲口乾草和實在的數目一一大聲朗讀，使他們不能不在全村注視之下，從實招認。

在第二次集會的時候，亞納便把分地的計畫提出來告訴農人們，說他發現了許多泉水，用那些泉水灌溉那塊公地，便可以使它由牧場變成極好的草地，全村的人分了土地，個個可以從此每年增加三四百個佛羅靈的收入。蓬那的村民聽了這話，正在轉變畏懼亞納的念頭一變而爲信用亞納的時候，安罕的禽販來向亞納訴說他近來在村裏所受的待遇。亞納看見許多農人都表示慚愧，有些竟大聲的說道：「只要草坪分了，禽販的妖術不久就會沒人記得了的！」

亞納沒有理會這些話，很嚴重地說道：「你們各人儘管各自行其所信，但是因此誣枉別人，我

可不允許的！假如有人要說禽販的壞話，他可以站出來說，我一定有公平的裁判！但是誰也不聲不響。亞納又說道：『你們都不說話是不能使我滿意的。我希望面前跪着的被告能受一點感動，承認他們之所以這樣待遇禽販，目的只是想要阻止公地的分配！』

鄉長們面面相覷，雷南德要求他們從實供招。他們第一次順從他的忠告；禽販的問題就此解決了。

大家還坐在菩提樹下的時候，牧師的工人來了，說亨美爾的妻子自信中了杜亦芳醫生的藥毒，要求放丈夫回去，送她的終。亞納臉上的譊然之氣消失了，吩咐教吏立即把那庸醫帶來，不准耽擱；說話的時候聲音可怕得很，那是他從來沒有過的。教吏和那庸醫本不相能，不久就轉回來了，說那庸醫明明站在窗口，但他的家人卻說是病在牀上，不能夠來。『好吧，』亞納苦笑着說道：『用病牀把他擡來，小心不要傷了他吧。』當時立刻有幾十個年輕的人站起來，聽候他的吩咐。

杜亦芳自從教吏走了之後，心裏很不自在，從牆上取下望遠鏡，登高探視下面的會場。他看見亞納的譏諷的表情，不禁戰慄起來。突然又看見亞納身邊繞着許多年輕的人，擡着病牀，心裏纔又

安靜下來，以爲是發生了別的事情。他於是走到地窖裏面，拿了一瓶酒，想給自己壓壓驚；那知剛走出窖門，便聽見有急急敲門的聲音，他從窗口看見門口一架病牀，繞着一大羣的人。一切的抗辯，都沒有效力；他終於不得不躺在病牀的蓆子上面，讓人家給他把被蓋上，得勝地擡過村去。

病牀放在菩提樹下，杜亦芳惱極了，從牀上跳出，抗議他所受的待遇；當時會衆中一陣狂笑，連亞納也忍俊不禁了。但是他突然忍住笑，嚴重地說道：「我早就禁止你用那殺人的藥水；但是現在我要重申那道禁令了。誰要自願受害，你儘管去用好了；不過如果有人死在你手上，你得給他掘墓。你年紀老了，力量不够，要你親手去掘，想來也不容易。你可以雇一個散工，把你的許多扣子的灰外衣和假髮借給他，代你去掘，你就坐在旁邊看着好了。」他判決之後，便吩咐犯人退出，會便跟着散了。

那位良善的牧師趕急奔去看視亨美爾的臨終的妻子，他坐在她身旁，臉上充滿着同情，留心着她的一切需要。突然之間，她的痛苦好似減少了些，有種願望懸在口邊想要說出的樣子，他便幫她說了，就是在她未死以前應該約集她夫婦所誣害過的貧苦人們，面求他們的原恕。牧師自己又

走去找杜亦芳，一方面威嚇他，說病人死了要驗尸，一方面和善地勸告他，使他承認自己並不十分知道自己所用的藥性，並且自願以後再不使用那些藥品了。

第二天一早，那些貧苦的人們都集在病危的婦人的門口。那時她已經醒了，格姝用手輕輕給她拭枕頭，給她揮去額上的汗珠。集在門口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差不多一共有四十個人。牧師出來叫他們輕輕地走進去，他們大多數便把笨重的木鞋脫了，用趾尖走進病房，病人向他們默然地表示歡迎，他們也都點頭爲禮。格姝已經給他們預備了凳椅，大家便都靜靜地坐下。亨美爾的妻子叫着客人的名字，謝謝他們的惠臨，說她使他們受了苦，請求原諒她一切的罪惡。她最後又求大家給她的靈魂祈禱，便不省人事地倒在枕頭上了。牧師跪在地上，默默地禱告，其餘的人也滿眶眼淚，憐憫她，原宥她。然後牧師做個暗號，大家纔寂靜地退出了死者的房間。

第二十二章 拯溺

——復興蓬那的計畫——

亞納原來判決亨美爾的罪，說到禮拜天要把他放在禮拜會的全體會衆之前，由牧師宣佈他以往的生活，給到會的人作個殷鑑。現在禮拜天到了，亨美爾非常懼怕這種處罰，他說寧可再上斷頭臺，不願站在說教壇下，做全鎮的笑柄。他說這種處罰既不能使他悔過，對於觀衆也並無好處。他再三的向牧師請求，牧師終於受了感動，並且覺得他的請求也未嘗沒有道理，便代他向亞納說項，取消原議。（註）所以禮拜那天，只由牧師就亨美爾的生活作爲講題，激昂慷慨的說了一番，並說大家以前作惡腐化，爲日已久，就是當日的聽衆之中也還有許多人差不多仍是同樣的作惡爲非，應該痛自悔悟。

這番說教所生的印像很是深刻；農人們回家的時候都不談別事，亞納也握着那良善的牧師

的手，誠心地感謝他的發人深省的演詞。同時他又表示急欲努力改良村中的狀況，請牧師介紹一位正直能幹的村人，幫助他的計畫。牧師立刻薦舉紡工康梅饒，提議當天下午同去訪他和他的妹妹。

他們去的時候又加上顧汝飛中尉，顧中尉是幫助亞納整理政府財政的一位助手。

三位客人走到的時候，康梅饒正在膝上承着一個孩子，坐在門口，一直到三位客人在園門口停了步，纔知道是來訪他自己的。他上前迎着客人，態度很是鎮靜尊重，使得顧汝飛沒像平日對於農人們的態度，沒敢伸手給他爲禮，亞納也不用素常和下屬談話的樣子，招呼他的時候不及素日的隨便。

客人們正想坐在蘋果樹下面的長凳上；但是康梅饒要請他們到客廳坐。那時他妹妹正照往日禮拜下午的習慣，在客廳裏打開聖經，正在打盹。突然房門一開，她驚得一叫，把帽子戴正，閉了聖經，然後取一坤海棉，放在一隻明亮如銀的錫盆裏醃了一醃，去擦她哥哥用粉筆在棹上寫的數字。客人們怕她哥哥還有用的，勸她不必擦了，她也不聽。她仔細把棹子擦好之後，蓋上一塊大的細麻

棹布，把新的錫碟、刀、叉、大銀匙放在布上。

「你幹什麼呢？」客人問道：「我們已經用過餐了。」

「也許你們吃了，」瑪麗答道：「但是你們到了一個農人家裏，你們便得不嫌棄農人們的習尚呢。」她跑進廚房裏，端出兩碟餅，一大碟火腿，讓亞納、顧汝飛和牧師很樂意地坐在那些亮晶晶的盤碟之前。

客人讚美着他們的屋子、花園以及整個的建築。瑪麗說他們二十年前還是村裏最貧苦的人。「我知道的，」亞納說道：「但是鄉中的織工紡工通常都是沒有出息的，而你們卻能蒸蒸日上，這倒不能不令我特別覺得驚奇了。」

康梅饒承認亞納所說的很對，但是他承認紡織工業的本身不好。他說，毛病是在紡織工人沒有儲蓄的習慣，慣於過着不良的、無目的的生活，他覺得亞納可以想出許多辦法，收拾人心，領導他們走入更好的道路，他並且提出一個辦法，主張亞納給每個兒童一種允許，如果他們到了二十歲的時候能從工作所得中積下十個佛羅靈，便可以得到一塊免納教稅的土地。「但是，」康梅饒

接着說道：「假如下代的人沒有一種特異的訓練，一種與現存的學校大不相同的訓練，我們所能幫助他們的仍是很少很少。學校應該實實在在和家庭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不可像現在的情形一樣，和家庭生活正相衝突。」

顧汝飛很熱切地加入談話，主張真正的學校應該盡量發展兒童的天賦能力。他們旋即討論到要用什麼辦法纔能在蓬那設立這樣一個真正的學校。他們問康梅饒的意見。他說：「村裏有一個紡婦，她所懂得的比我深切得多；」他接着就把格格的小小學校的情形，以及對於孩子們的影響說了一些；他們於是決定去看看格格，親自去考察考察她的方法。他們又談到村裏的墮落情形，討論怎樣選擇一個好村正。康梅饒在整個的談論中間都顯出很有明確的判斷，實用的常識，使得客人告別的時候生出一種敬愛的、幾乎近於崇拜的感覺。

註：在這本書的初出各版中，處罰亨美爾的原議是沒有改變的。到了一八一九年的版本，亞納的原判纔撤消，這也可

算是文明進步的一個徵象。

第二十三章 苦樂

——到處是恐怖，只有一個平安的家庭。——

早禱以後，亞納吩咐教吏通知全村的人，說禮拜四就要分配公地，凡是負欠亨美爾的債戶，禮拜五都得到菩提樹下結算清楚。蓬那全村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恐慌極了。牧師說教時所給他們的好印象也像來時一樣的迅速地消得無影無蹤了。康梅饒的妹妹走到街上，只見面色驚慌的紡紗女郎三五成羣地在交頭接耳；她們打招呼，可是大多數人都望着地上，不作一聲。過了一會纔有一兩個人半吞半吐地說她們欠了亨美爾的債，禮拜五便得到菩提樹下去清算；她們說得有了勇氣之後，有許多便握着她的手，說她們的父母全不知道她們負了亨美爾的債，求她們向她們父母斡旋斡旋。

畏懼禮拜五日的清算的並不限於兒童呢；許多做父母的人也是一樣的着急。有一個婦人待

她丈夫拿衣去洗的時候，把衣偷去當了；還有一個拿着一件斗篷給亨美爾，說是乞丐偷來的。頂着急的是一個叫作「信女巴巴拉」的，她怕丟臉，私自決定雇一個同名的貧苦婦人，到禮拜五去代替她自己。

全村之中不受這種兇兆所侵襲的，又只有格姝的一家。廖泥匠夫婦很快樂地談着早晨的說教，格姝又朗讀了幾章聖經，又和孩子們唱了一首讚美歌。下午禱告以後，全家都圍着壁爐坐下，因為天氣已經有些冷了。格姝眼淚盈眶地說道：「歸根結蒂，我們的惟一目的便是希望在永生之中也能和現在一樣的全家團聚啊！」

廖納德插嘴道：「我們此刻在地上能够團聚一塊，將來到了天上一定也能永相聚首的。」小漢利也叫道：「是呀，圍坐在壁爐旁邊多麼有趣！媽媽，人們這麼圍坐着談上帝，又禱告，又唱歌，豈不都會變好嗎？」從古人看來，家庭中的壁爐本是個神聖的所在，但是能比小朋友漢利更善於恭維它的只怕沒有了！

廖家的清貧生活實際也似乎一天一天的興盛起來了。自從廖納德包了工，能有收入之後，大

家都以爲他一定又會故態復萌的，但是事實上不然。他一早就起來，打掃畜欄，取牛乳，許多事情，以前丟給他妻子做的現在他自己都做了，然後耳裏聽着孩子們高唱讚美歌，很快樂地上工去了。但是他一到了教堂坪地，快樂的態度便常常消滅了，那是很自然的，因爲他的徒弟們雖則還很忠實，可是散工們卻很懶惰，全沒出息，使得廖泥匠非常厭煩。

他雖然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的家庭卻可以把它們抵消。到了晚上，他便幫大兒子照着祖母的聖經所描寫的情形，用一堆黏土建造一個巴比倫塔；告訴他計算，修多長的牆要需用多少石灰，多少沙石。有一天他給尼哥買了一個灰沙桶，一條圍裙，尼哥穿戴着他的未來職業的行頭，那種得意的神氣，恐怕任何王子初次穿戴冠冕的時候也趕不上呢。

通常廖納德回家的時候，魯迪的孩子們也在他家裏。他們每天到廖家去學紡紗，而格姝對於這些不守秩序的孩子們的愛憐忍耐，也是不易置信的。他們的眼光總不看在紗上，不是這根太粗了，便是那根太細了。他們一旦紡壞了便等着機會，只要格姝沒有注意，便一握一握的把紗丟到窗外，後來格姝到晚上稱了紗的重量不對，破獲了他們的詭計，方才不敢再丟了。魯迪的孩子最初都

說紗很難紡，但是格姝的小漢利笑他們。有一次他母親不在房裏，他便叫魯迪的一個孩子紮住他的眼睛，然後坐到紡車旁邊，像沒紮眼睛一樣很快地紡着。『我們不親眼看見簡直不會相信呢！』魯迪的孩子都驚異地叫道。

『啊，你若紮眼睛不能紡，你便根本不能紡了！』漢利說道。

『先學開着眼睛紡吧，』格姝走進房去，知道剛纔的情形，笑着說道。過了不久，除頂大的那個女孩子以外，魯迪的孩子們對於廖泥匠家裏的整潔有序的情形，便都完全習慣了。

格姝之善待魯迪，不徒是愛護他的孩子而已。他每天都到魯家去，看魯家的一切事物是不是都有秩序；否則她便親自去幫忙矯正。魯迪是個好人，這樣一來，他覺得很慚愧了，每逢格姝來到以前，他便東奔西跑，處處看看。他對於自己的衣着身體，也更加注意了，把烟灰重重的小房子也粉刷了一次，此外又從村裏的市上特意買了許多印成的圖畫，以資點綴；有耶穌受難圖、聖母聖子圖、聖南波苗像、約瑟二世像、普魯士王像，還有兩個驃騎兵，一黑一白。格姝告訴孩子們不可用手去按那些美麗的圖畫，否則圖畫便會弄黑了。但是小男孩子們不樂意這個教訓，漢利竟叫了出來：『有個

人你可不能禁止他不把圖畫弄黑！」

「那是誰呢？」他父親問道。

「是蒼蠅。你知道的，蒼蠅把媽媽的大十字架和雅各夢梯圖弄得黑極了，上面的字一個都看不清楚！」

第二十四章 戲妮

——女人對女人的玩笑——

格姝越是常到魯迪家裏，越關心魯迪的孩子，她就越覺得現狀不是長久之計。她說「魯迪必得再娶個女人！」她自己思來想去，覺得再沒有比梅村正的妹妹更合式的了。有一天她正在魯迪家裏，恰恰看見梅饒的妹妹在街上走來，她便奔到窗口，向她打招呼，梅饒的妹妹回了禮，問道：「你在這裏當家嗎？」

「暫時在這裏，正等一個更合適的人來接手呢。請進來吧！來看看魯迪的家庭，秩序真好呢！」她的朋友很高興的跳上樓，看着房裏的新陳設，很是羨慕。

格姝領她到畜欄裏，去看亞納給魯迪的那條美麗的牛。客人全不懷疑地說道：「我從沒看見過這樣一條美麗的牛啊！」她撫拍着那條牛，又說道：「給這條牛取乳倒有趣呢！」

「你高興給這樣一條牛取乳嗎？」格姝狡猾地問道。

「我真願意！」

「但是你家裏已經有了兩條美麗的牛呢。」廖泥匠的妻子回過頭去匿笑。

「我家裏的兩條牛比起這條來真不算什麼。」她的朋友天真地說着，一面拿一握乾草給牛。
格姝又領她穿過一長行的果樹，樹上果實纍纍，低着頭纔走得過去；又領她到魯迪的美麗的草坪，走過最深的草地。梅饒的妹妹讚美着一切，又問魯迪的孩子在那兒。格姝說道：「他們現在也和從前迴不相同了；我領他們來見見你吧。」

「他們的父親也不是那老樣子了嗎？」

「是呀！他的頭髮鬍鬚衣服全很整潔，你見了簡直會不認識了呢！」

「假如他要再娶個女人，那就最合適了。」客人說着，還是一點不疑心的。

她們回到屋裏，恰好魯迪的孩子剛剛回來。格姝拉着小魯迪的手兒，給他把金色的頭髮從寬大的白嫩前額上輕輕拂向後面；那孩子靠在她的臂上，張着碧綠的大眼睛，望着生客。還有蘭莉，她

是個瘦弱的孩子，但是她有深深嵌着的神彩奕奕的眼兒，頭髮又細又柔，像絲線一樣，客人看了不覺叫道：『這個真是個安琪兒呢？』

格姝指着頂大的一個說道：『我相信麗姐將來也是一個好女兒。』

她的朋友說道：『她的樣子沒有別的孩子快樂呢！』格姝聽了若有所思地望了那孩子一眼。孩子們都坐在新製的紡車旁邊，小魯迪攜着自己的紡車坐在火爐後面。廖泥匠的妻子叫他們把紡得的紗拿出來看看，稱讚了幾句，小魯迪便樂不可支，跳過房子，跑到窗戶旁邊，快樂得大笑起來。『那是個野孩子啊！』梅饒的妹妹說道。

『還不算頂野，』格姝答道，她把小魯迪叫到身邊，『安靜地站着吧；你要知道，這樣跳着，房裏會起灰塵的呢。』

『我忘了啊，』那孩子說着，安靜地站在她身邊，像匹柔馴的小綿羊一樣。

格姝走進隣室，把魯迪的嬰兒抱出來，放在她朋友的懷裏。那嬰兒剛剛睡醒，臉上泛着健康孩子睡後的玫瑰紅潮。他在客人的懷裏擦着眼睛，搖來搖去；客人也很愛他，撫弄他，他不怕生了，把小

小的手兒塞進客人的口裏。她用嘴唇咬住他的一個小小指頭，孩子覺得有趣，努力鬆了出來，嘻嘻的笑個不止。格姝看她們玩得起勁，說道：「假如這個可憐的孩子能够再有一個媽媽就好了！」

像閃電一般的，梅饒的妹妹明白了她朋友和她開的玩笑，覺得很是難爲情。她把孩子交回格姝，說馬上要回去了。廖泥匠的妻子還是說道：「你覺得這些可愛的孩子不需要一個媽媽嗎？」

「誰說不需要呢？」

「我覺得全村之中再沒有比他們更需要一個母親的了。」

「我覺得不然。我覺得全村之中再沒有比他們更不需要一個母親的。」

「規規矩矩的事，你爲什麼開玩笑呢！」格姝叫起來了。

「我一點也不是開玩笑。你就代替了七個母親的地位。」她回過頭去，向孩子們問道：「告訴我！你們是不是願意要這個媽媽，不要別一個新的媽媽？」

「是呀！」他們叫道：「願意要這個媽媽，不要一百個新的媽媽！」

「你的玩笑開得太無聊了！」格姝羞得叫起來。

「你的玩笑纔開得有聊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還裝作不知道！」

「是，我覺得以魯迪現在的情形，他很可以找得一個妻子。」

「難道誰會阻止他去找不成？」梅饒的妹妹微笑着說道。

「你說得太刺人了！」

「我把原因告訴你好嗎？我覺得你真有趣，一味的袒護他。你還以為隨便那個女人都會伸着雙手，爭着去做七個孩子的繼母呢！」

「我是想給他們找個母親，不是找個繼母。」

「大多數的女人都會事先仔細想想的；七個孩子總是七個孩子。」

「至少他們都是些好孩子。」

「那也許。」

「而且魯迪的本人也很好。」

「我知道你立刻就要說這句話的！」

「我說的話一點不假呢。」

「我想他還是個漂亮的青年吧！」

「我並沒有那樣說啊！」

「真怪！你爲什麼不那樣說呢？」

「他比以前的確現得年輕些了。」——

「比六星期以前！」

「你早就注意了嗎？」

「我要回去了，」客人只有這個答復。

「稍微等一等吧！」

「一刻都不能等了！」

「但是你離別孩子們的時候不能不向他們道別啊！」格姝說道。

她回過頭來，道了別。「你聽見了嗎？」她笑着問道；「我向他們說了「再會再會」呢！」

「你下次來的時候便說「久違久違」了！」

「假如我再來，也許會說吧！」梅饒的妹妹答着，趕快的走出去了。她的臉上緋紅，腳步也不似來時了。格姝目送着她走了，覺得第一步還順利，不是沒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十五章 庭訓

——格姝的教導的方法。——

第二天一早，亞納、顧汝飛和牧師便到廖泥匠的茅屋裏去了。他們進屋的時候，屋裏的物事還沒弄好，因為廖家纔吃完早點，髒的碟子匙羹都還放在桌上。格姝最初有點不大自在，但是客人們安她的心說：『這種情形是當然的；早點沒有用完那能整理桌子呢！』

孩子們都幫忙洗着碟子，然後坐在素日的地方去工作，那三位紳士要求格姝叫她一切事情照常進行。最初半小時她還有一點點忸怩不安，過此以後，便像沒有客人在坐一樣了。首先是孩子們唱讚美歌，然後格姝朗讀一章聖經，孩子們便一面紡紗，一面跟着讀，把最能啓人深思的幾段一直讀得能背。同時頂大的一個女孩子在隣室給孩子們整理被褥，客人們從窗口看去，知道她也在默默地跟着別的孩子背誦。背完聖經以後，她便跑到園裏，採回了午餐需用的蔬菜，一面和大家背

着聖經上的詩句，一面清洗蔬菜。

孩子們看見屋裏來了三位紳士，頗覺新奇，紡紗的時候不時的擡頭望着客人所坐的角上。格
姝看了這種情形，向他們說道：『你們好像看這幾位客人的時間還比紡紗多呢！』那小漢利答道：『沒有呢，真的！我們都在努力的工作，今天的紗一定比平時更好呢。』

格姝每逢看見紡車或棉花出了什麼岔子，她便丟了自己的工作，起身給他們整理。年齡最小的孩子們還不能紡紗，便去挑選棉花，以便爬梳，客人們看了這情形很是驚羨。

格姝雖然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便去發展他們的手的技巧，可是她並不急於叫他們學習讀書寫字。她早就努力教他們說話；因為她說：『假如一個人不能說話，能讀能寫有什麼用處——讀寫只是一種人爲的說話而已。』她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常用一本陳舊的入門書，領着孩子們按照一定的次序去學各種的音節。她的教育計畫是在真正了解生活的本身，這種練習不過是她的整個教育計畫的一個附屬部分而已。但是她並不採用教師的口吻；她並不向他們說『孩子，這是你的頭，這是你的鼻，這是你的手，這是你的指，』或者『你的眼在那裏？你的耳在那裏？』——她只

說「來吧，孩子，我給你洗淨你的小手，」我給你梳頭髮，」或者「我給你剪指甲。」她有了真正的活動，口頭的教訓便似乎消滅了，真正的活動本是口頭教訓的源泉。她的教法的結果是：個個孩子都靈巧、聰明、活潑，達到了各年齡的發展的極致。

她給他們一點點數學的基礎，也是和實在生活相關連的。她教他們從房子的一頭數着腳步，數到房子的另一頭，有一個窗子上有兩排玻璃格子，每排五格，她便利用着把小數關係告訴孩子們。她又教他們在紡紗的時候計算紗數，在絞紗的時候計算捲數。尤其是在一切日常的生活，她都使他們正確地明敏地觀察一般的事物與「自然」的力量。

格姝的孩子們所知道的事情都知道得很透徹，他們又可以轉而去教導年幼的孩子；而且常常求他們的父母允許他們去教。這天客人在座，約南便坐着用雙臂環着一個年幼的孩子的頸項，領導那些小孩子跟着自己讀那本入門書上的音節；麗姐坐在兩個孩子之間，三個人一面紡着紗，她一面又教他們一首讚美歌上的詞兒，很有點誨人不倦的樣子。

客人臨走的時候告訴格姝說，他們第二天還要去。「爲什麼呢？」她答道，「每天是些同樣的

事情，你們再看也是一樣的啊！但是顧汝飛說道：『你說這話正是你給自己的一種最好的讚美呢。』格姝被他這一恭維，臉兒紅了，紳士們向她握手告別的時候，她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呢。

他們三個人對於廖泥匠的情形羨慕得了不得，顧汝飛受的印像太深刻了，只想靜一會兒，自己用番思索。他忽忽地跑向自己的房裏，一進門便不禁破口叫道：『我一定要做蓬那村的教師！』他的腦際整晚的浮着格姝的教室的影子，直到天快亮了方纔睡着。第二天早晨眼睛還沒十分張開，他便喃喃自語道：『我一定要做個教師！』——立刻跑到亞納家裏，把自己的決心向亞納說了。

第二十六章 議媒

——做媒人和辦學校——

亞納對於顧汝飛的決心爲師，很是高興，一路邀着那位良善的牧師，一同向格姝的門口走去。她知道他們會來，但是她的日程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們進屋的時候，廖家已讀完了聖經，日光閃耀地射在房中，孩子們同聲唱着歌。歌道：

曖曖白日暉，
燦爛正當時。

晴天何朗麗。

徧體沐朱曦。

徧體沐朱曦，
吾心自和怡，
欣歡盈衷臆，
滿日生光輝。

唱完，大家坐着工作，小漢利輕輕地向她母親耳語，問她孩子們可不可以向亞納道謝，謝謝他

給的錢；漢利得到母親的允許之後，他便無聲無息地潛行各個紡車之間，把消息傳給他的兄弟姊妹。孩子們大家排着隊，忸忸地站在亞納面前，可是誰也不敢說話，一直等到亞納先開了口，漢利纔鼓者勇氣，訥訥地把他們的使命說了。亞納和藹地把漢利放在膝上，漢利也一點不怕生，像是自己的父親一樣。

這時魯迪的孩子也商量好了，走上前，黑眼睛的蘭莉先走，去謝謝亞納給他們的牛和草地。亞納把漢利放下，把小女兒蘭莉抱着，她也和男孩子漢利一樣的不怕生。過了一會，她問道：『你給他的美麗的钱還有很多嗎？』

『羞啊！』別的孩子們都異口同聲地叫道。

『別羞她，讓她說吧！』亞納說。『你也要嗎？』

『對呀！假如你肯的話。』

『但是現在我沒有呢。』

『你身上不是常常帶着錢嗎？』

『不帶的，下次來給你帶來好了。』

這時候格姝覺得有人慫恿她，要把她對於梅饒的妹妹的計畫說了似的；但是每逢想說又因膽怯而打住了。恰恰梅饒給亞納搭信，進屋來了，梅饒正要告別的時候，格姝望了亞納懷裏的孩子一眼，勉力說道：『這孩子如果能夠再有一個母親就好了呢！』

亞納回答，說他想以魯迪現在的境況再找一個妻子並不難。『是呀，但是，』——格姝半吞半吐地說道，——『但是他該找一個好妻子呢！』

『那末，給他挑一個好了。』

『假如我有能力，我一定高興給他挑的；但是我想梅村正的力量最大，只要他幫魯迪向他妹妹說一句好話就够了。』

梅饒夫婦對於自己的妹妹是別有一番打算的，他聽了格姝的話，臉色都變了。『她的話你聽見了，』亞納向他說道。『你覺得怎樣？你不會反對他做你的姐夫吧？』

『啊，——不會的，』梅村正假裝正經，囁嚅地說。

「那末好，回去告訴你妹妹，說她如果肯到魯家去，我一定很高興的。」

「啊，是，真是，」可憐的梅村正答道，仍舊像死一般的站着不動。

「但是，你不必因我的緣故而有所勉強，假如你有所不願的話，」亞納懷疑他不願意，想給他一個退步，所以又這樣的加一句。但是梅饒又重新表明他贊成這件親事，心裏很不安的走了。

顧汝飛早想把他的計畫和格姝談談，等得不耐煩了；他問她，說她在家裏教訓孩子們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用到一個正式的學校去。『我不敢十分確定，』她答道，『但是我想十個孩子可用的方法，四十個孩子也可以用。但是要找一個教師，在學校裏採用這種辦法，怕不容易吧。』

「假如找得着那麼一個教員，」顧中尉說，『他願意採用這種方法，你願意幫他的忙嗎？』

「當然願意的，——只要有這麼一個教員，」她笑着答道。

「假如我就是他呢？」

「是誰？」

「是那個打算照你家裏的辦法建立學校的人。」

「你不是個教師呀！」

「但是我願意做個教師。」

「那末，也許是在一個大城市，教鄉裏人所全不懂得的事情！」

「不是，是在一個村落，教鄉裏人所全應懂得的事情。」

「那一定是個怪村落，像你這樣的人纔肯去當教師！你這樣的紳士是不會高興教村裏這種孩子的！」

「那你不知道啊。」

「但是我想是這樣的。」

「我也覺得是這樣，但是假若我真想做這麼一個教師，那又怎麼辦？你肯幫我的忙嗎？」

「一定的，」格姝又說道，但是還覺得他是在開玩笑；「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幫你。」

顧汝飛掉頭向亞納和牧師說道，「你們聽見了的，她兩次答應了幫我的忙呢。」

「那就好極了！」他們笑着說。

格姝有點手足無所措了，她發現他們是說真的，她堅決的申明，說她願意把孩子們送進他的學校，假如自己年輕一點，她也很願意去上學，可是她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能告訴顧汝飛。但是他們回答說，非要她幫忙不可；後來她又說自己時間不夠，而且還要管家，給他們推薦另外一個主婦，說她可以幫忙，顧汝飛答道，『當然，她也一定肯幫忙的，但是我的學校需要你的慈母之心，那是誰也代替不了的。』

『我的慈母之心還不够自己家裏的用，』格姝說道，『假如你真想做我們的教師，我想你會把你的慈父之心、慈父之力帶給學校，相形之下，我的慈母之心便可不必要了。』

『你說的很好，』其餘那兩位紳士說道，『我們的中尉是會把他的偉大的慈父之心帶來的；但是你的慈母之心的合作並不因此就不必要了。』他們後來又向她說明，說他們認為青年的正當教育纔是拯救村裏墮落情形的惟一方法，格姝這纔答允了盡她的力量去促進這個善舉。

第二十七章 求偶

——一幕求婚的怪劇。——

梅村正一肚子氣跑回家裏，心想自己的妹妹一定和格姝勾通了，故意設了這個計策來促其實現的。到了晚上，他找着了妹妹，很不耐煩地和她打了招呼；她當初莫明其妙，直到她哥哥說出了格姝的名字，她纔明白。她臉兒紅了，但是他並沒有留心繼續描寫在廖泥匠屋裏見面的情形。停了一會，她問道：「你怎樣答復他們的呢？」

「你想得到的，我只得允許他們了。」

「你也會說魯迪的好話嗎？」

「不得已啊！」

「真的現在怎麼着？你想叫我怎麼辦？」

「你問的這些話一定不是出於本心的！你早知道我們夫婦替你有別種打算的。」

「我知道；你昨天還說過。但是你爲什麼又答允亞納呢？」

「別和我鬪嘴了吧！我已經够爲難的了！」

「假如你這樣自相矛盾，那是你的活該！假如我像你一樣，我早沒面目見人了！」——她說了便氣沖沖的跑到廖泥匠家裏去。

格姝讓她盛怒地責備，一點不作聲，一直等她心氣和平了些，方纔把事情的真相向她說明。梅村正的妹妹聽了格姝的動機，並且知道亞納對於魯迪的未來妻子非常關切，她的怒氣已轉向了她哥哥一個人，說話也變和平了。魯迪在她們談話的時候無意之中都聽到了，這時突從門後走出來。魯迪本在格姝那裏，聽說來了客人，他便隨着格姝走下樓梯，想要求梅饒的妹妹別錯怪了格姝。因爲格姝是爲的他的事情；但是他因聽見客人盛怒的語調，所以退後藏着，等有機會再向她說。

梅饒的妹妹不提防魯迪來了，不覺吃了一驚，把他從頭打量到腳。說來奇怪，魯迪站在她面前，帽子放在手裏，樣子似乎知道自己沒有希望了，他之所以站在那兒爲的並不是自己；這一來倒得

了她的歡心，她也站着不動，不再用那嚴酷的目光注視他了。但是魯迪並不知道情形改變得於他有利了，他要求她的原諒，因為自己不該冒昧地想她，並且又說他的確很需要一個好妻子。她答道：『我不能給你什麼希望。』

他並不答話，只是愁眉不展地望着她，像個受了飢餓但是不願追求施捨的人一樣。『呸！』她叫道：『你站在那裏像個乞丐！』

『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求乞過，但是現在我自己也真覺得如你說的一樣，像個乞丐。』

『那你不應該！』

『那末，我在你面前站着應該像個什麼樣子呢？我除了求乞以外又有什麼辦法？』

『你不要注意我，絲毫不要注意我！』

『那我就如真去行乞了！』

『好——那我就說「上帝助汝。」』

『假如你照正當的說法，我便不反對。』

「那末好——上帝助汝，魯迪！」

「啊，這不是，「上帝助汝」的正當說法。」

「什麼纔是正當的說法呢？」

「你要幫我的忙，答允你也助我，那纔是正當的「上帝助汝。」」

「真的？你當然不是個傻瓜啊！魯迪。」

「也許不是；但是世上恐怕再沒有人更需要這樣一種施捨的了。」

「但是爲什麼一定要我施捨呢？你可以隨便到那家去行乞的。」

「我不願意。」

「好，隨你的便吧！現在且請你回到門後面去，別來打擾我們。」她握着格殊的手臂走出去了，

簡直不知再說什麼纔好。

格殊讚美魯迪的爲人，讚美魯迪的家況，梅饒的妹妹告別回家的時候心境已和來時大不相同了。她回到家裏，總覺得魯迪站在她面前，向她說話。她哥哥嫂嫂打算替她撮合的那位闊老表也

似乎在她面前出現最初，像她在姊姊的婚禮時所見的一樣，他咀着臘肉，肉油一滴滴的從嘴角滴下；後來又像某次在村裏所見的一樣，他正在殺豬，手直戮進豬的頸內，熱血沿着手上迸出來。她心中把兩人一比，想道：「假如我一定得在這兩個中間挑一個，我就寧可要那和善的老魯迪，但是我決計兩個都不要。」

第二十八章 分地

——謾謗遭了處罰，公地終於分了。——

亞納看過格姝的學校以後，回家寫了一封信給朝裏的大臣，他的密友畢立夫，把自己在廖家所受的印像和康梅饒改良蓬那村的意見，統統向他說了。信末說：「這種種意見可以總括爲下列各項：

(一) 設立學校。這個學校要和格姝家裏的一樣，應與家庭生活有種和諧的關係。

(二) 良善的村民應和安堡及牧師聯合起來，以便在村裏的各個家庭發生一種可靠的、積極的影響。

(三) 選用鄉長應採一種新的方法，以免不良的鄉長胡作非爲。」

亞納已經宣布過了，第二天便要分配公地。亞納一早就準備到村裏去，那時卻有一個哀琴保

族的農家女兒要見他。亞納自從格姝求他幫助，予以善待以來，村裏求見的人便不知多少，簡直把他累壞了。他最初還覺得凡是求見的村人理應親自予以接見；後來纔知道不對了，自己的時間全費在無益的絮談上面，有時還不能不聽些虛偽誣謗的話。他在幾天以前就下了一個決心，第一個來這樣糟場他的時間的人，他得給他一個教訓，做個榜樣；現在這個機會自己送上門來了。

哀琴保的女兒，亞納是久已聞名了的；她是一個半富農的女兒，因為自己富於虛榮心，而父母又無知識，所以進城住在一家三等寄宿舍內，學了一些城市生活的習尚。而且自從認識西威以後，她便更加誤入歧途了；西威是宮中的一位貴婦，人很鹵莽，和亞納是親族。西威懷恨亞納，特別希望亞納在蓬那有不滿人意的時候，她知道了就可以在上等社會中譏笑他。她心裏存了這種奇想，所以便雇了那個農家女兒給她去刺探消息，和她密談的時候讓她和自己坐在一張沙發上面，以迎合她的虛榮心，使她覺得樂不可支。

哀琴保的女兒聽見人家說，亞納對格姝和康梅饒的妹妹都很和藹，自以為可以更得亞納的垂青；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像赴婚宴一樣，又雇了一部最漂亮的車子，直向安堡而去。亞納請她到客

廳坐了，決計讓她一氣說完。她很自信地開始說了，深以蓬那的道德墮落爲憂，連格姝和康梅饒都不蒙她的饒恕。亞納用心地聽着，可是不作一聲。她漸漸地覺得不自在了，說話也上句不對下句了。可是她說話愈不連貫，亞納便愈以兇很的目光注視着她，仍舊一言不發。她沒有勇氣了，於是改變戰略，修正以前所說的話，收回以前所說的話，最後終於停止不敢說了。

亞納這纔開口問道：「你說完了嗎？」她答不出話來，只眼睛瞪着，嘴唇抖着，望着亞納出神。亞納把鈴子一按，一個武裝的僕人便應聲而進。亞納當即吩咐那僕人，叫他把她押回蓬那，讓大家親眼目擊，使她下次安分地停在家裏，不要跑到堡內來詆毀好人。

她嚇慌了，話也不說，跪倒地上。還算她的運氣好，這時亞納的妻子茜露沙正從門口經過，看了這種情形，追問原因。茜露沙知道了原因之後，便笑着要求亞納可憐她，別押送了。哀琴保的女兒也不再等吩咐，立即飛奔回家，把經過的情形有色地寫了一封信，告訴西威。

亞納走到村裏，村民已經在菩提樹下集合了。他叫農人抽了籤，分了公地之後，自己卻站在一旁細心的看着。他想起了一句古話，說：從分配財產可以看出人們各自的性格；因爲佔有財產便鑄

成了人們各自的性格。那天分配公地的時候，每塊較好的土地都引出了各種各色的貪婪現象，貪婪現象之多就不亞於到會的人數。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農人們對於一塊土地的優點劣點，都在討論，亞納倒從中得了許多從來所沒有的農業知識。他覺得最有趣的是看貧人抽了好籤的快樂情形；但是富農們的面孔是不高興的。

中午時候，亞納又爲別的事情召集人民到公地去。事先有部車子從亞納自己的果園裝了幾百株果樹，在牧師家裏聽候吩咐；會前不久，車子便從牧師家裏移向善提樹下來了；同時還有一大羣羊在向同一的方向走來。

果樹到了之後，亞納便宣布說，凡是做父親的人都可以到車旁去，有幾個兒子便可以拿幾株果樹。話一出口，那些富有的、貪婪的、勇敢的人，便爭先恐後的去奪取最好的果樹。但是亞納叫他們轉回去站着，讓樹苗從車上取下放到地上；然後纔許他們一個一個的按照地上放着的次序去取。分完樹苗以後，他向周圍的人說：『我希望村裏最貧的人都不致於孩子們沒乳吃；所以我帶了這些羊來，凡是沒有錢給孩子們買羊的，我可以代爲墊付。』

他叫願求墊付的人走上前去，應聲而出的有二十七個人。他們都是一無帽子，二無鞋子，穿的是破衣爛布，尤其壞的是：看他們的面貌就知道他們都是些好鬪的人、賭痞、酒徒。亞納傷心得很，不禁叫道：『你們真是一羣壞東西！尤其不幸的是：土地羊乳並不能給你們以任何幫助！』他停了一刻，又說道：『假如不是爲的你們的孩子，我真寧可把羊隻送回去呢！——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來選吧！』

父親得了羊的孩子們真是快樂極了，弄得許多富農的孩子也要他們的父親買，說是亞納的孩子卡爾也有一隻，亞納誥誡了孩子們，叫他們牧羊的時候不可養成懶惰的習慣，然後又和父親們談到免納教稅的田地的問題，那是他要答允紡績工人，如果他們的孩子能在二十歲前把收入存下八或十個佛羅靈就給他們的。富農們卻在交頭接耳，喃喃怨訴了：『假如這些紡績工人的孩子都有免納教稅的田地，我們的女兒又該有什麼呢？』亞納聽見了，他說只要富農每家能收一個孤兒，把它養得很誠實，很好，他也願予他們的子女以同樣的報酬。但是富人們都怨恨地走開了。

第二十九章 償負

——審判的日子——

那天晚上，亞納因為第二天就要給亨美爾清理一切債務了，想起那些負債者的可憐情形，老是睡不着。小卡爾和他睡在一房，聽他呻吟嘆息，問道：「爸爸，你有什麼事情睡不着嗎？」

「沒有什麼事，我的好孩子，」亞納答道。

「但是，親愛的爸爸，我知道有事情你是慮着明天的事情呢。」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呢，孩子？」

「爸爸，你以為我不知道村裏的人都在為明天結帳的事情發急嗎？」

「誰告訴你的？」

「啊，好些孩子都是這樣說；但是還有一個特殊的。爸爸，你想想吧，他和別的孩子在一起，可是

不像別的孩子一樣，他沒有心去玩耍，所以我便跑去問他，問他爲什麼現得那樣不快樂。他最初不肯告訴我，但是我老是勸着他，要他說，他纔說了，說是他的父母姊妹因爲欠了亨美爾的錢，在家裏哭着，眼淚都哭乾了；明天他的姊妹便得到菩提樹下去見你。他說了之後便大哭起來，他躲到籬笆後面藏着，怕別人看見了他的哭。」

「他叫什麼名字，是那家的孩子呢？」

「他叫作喆美，真是個漂亮的孩子！——而且人又好，態度也文雅！爸爸，你明天對他們不會太嚴厲吧？」

「我對任何人都不能太嚴厲的，但是，我的親愛的卡爾，你也知道，人若是有了壞習慣，我爲破除那種壞習慣起見，我是要放嚴厲點的。」

「是呀，爸爸。但是假若他們的壞習慣沒有了，你還會對他們好嗎？」

「那我只好愛之惟恐不及的。」亞納答道；小卡爾得了這個答復，不久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大家遵着亞納的吩咐，都到了菩提樹下，男女老幼，全都愁眉不展，老的有

在亨美爾店裏喝了二十年的酒徒，少的有幾週以前纔一度誤入歧途，涉足店中的孩子。亞納愁容滿面，坐在牧師身旁，突然想起了先晚和卡爾的談話，他向牧師問卡爾的朋友是誰家的孩子。牧師極力稱讚那孩子的家庭，說他們人既誠實，而且又很勤奮努力。只因妻子病了整整一個冬天，躺着不能起牀，丈夫得夜夜守護她，自己又沒有相當的營養，所以有時沾點酒回，提提精神。他女兒雖則給父親沾了酒，可是她自己從來一點都沒有嘗過；這天她一定要代表她父親到菩提樹下來。

亞納對於這個不幸的家庭，心裏充滿了無限的同情，一時之間，他簡直不忍再看目前的那種景象了。他最憐憫的是孩子們，他首先喚上孩子們，給他們解除痛苦。他常常只說「你也在場嗎？」對於某些孩子，他卻伸手給他們，「說此生此世再不可犯了！」

大多數的婦人都似乎很慚愧，很恐懼，將要暈倒的樣子；但是亞納一看就知道她們多半是假裝的，還是照例加以處分。後來叫到林登保的女兒，詰美的姊姊了，她低着頭，目不上視，默默地把錢放在棹上。亞納很和善地向她說話，說他已知道了她的家世，她是絲毫沒有罪過的，這次所以來受這種羞辱完全是爲得代她父親受過的緣故。那孩子用手掩着漚漚的淚眼，泣道：「我的父親，一定

是我的父親告訴你的！」

「不是的，」亞納說道：「這是你的兄弟詰美告訴我的卡爾的，他哭着求我不要難爲了你。好孩子，回去告訴你的兄弟吧，叫他禮拜日到我堡裏來看卡爾；卡爾很喜歡他呢。」她快樂極了，含着快樂之淚奔回家去了。

別人看了亞納對那孩子的一片慈悲心腸，也想無故引起亞納的同情心，從中取巧；但是全都枉費心思。最後「巴巴拉」的名字叫出來了，一個可憐的紡婦應聲而出。當時羣衆都現得很驚異的樣子，亞納追問原因，教吏是知道個中真像的，笑道，說他們覺得那個婦人不是真巴巴拉。亞納追問亨美爾，亨美爾說，欠他債的巴巴拉叫作「信女」巴巴拉。她因爲好勝心盛，所以沒有親身來到。「那末，你代她來，」亞納問道：「她給了你多少代價呢？」

「半個佛羅靈，」她答道，並且說，她答應代她來一次於別人沒有什麼損傷的。

「但是你來到這個棹子前面，你想於你的名譽沒有損傷嗎？」

「我想總歸沒有人相信我是真巴巴拉的！」她答道，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亞納當即派了一名兵卒去召喚真巴巴拉，那時巴巴拉心裏難過，正在讀着約伯書，聊自解愁。她哀求，她抗辯，可是全都沒有效力；那位驕傲的女人終於跟着兵卒到了菩提樹下——讀者！如果你想知道此中的情形，你當想想巴塞爾地方的『死之舞蹈』。亞納讓第二個巴巴拉坐到第一個巴巴拉的石凳旁邊，等別的無用的人都把帳弄清了，然後叫她走上前去，只說她該再給那頂替的人半個佛羅靈，下次買人代辱不可太吝嗇了！

第三十章 謝恩

——年青的一代帶了希望與安慰給州官。——

就在同一天的早晨，村裏另有一部分人卻在做着大不相同的工作。紡工們的孩子先天就決定了組織一個行列，去向亞納道謝。他們一清早就起來，特別多花了許多時間整理衣冠容貌，大家在溪旁井畔熱心地洗浴，讓別人把混亂的頭髮給梳好，一點不出怨聲。他們穿着家裏所有的最好的衣服，但是大多數的好衣服都只是一些破布爛絮而已，然後在格姝、康梅饒的妹妹和小雷南德的妻子家裏集合。孩子們的計畫本是受了她們三個人的鼓勵的，這時她們又幫他們借鞋借襪，借種種的衣著，好使行列現得漂亮一點。

最後，全隊的人都到了瑪麗家裏，瑪麗說：「我們忘記選一個皇后，叫她向亞納說幾句漂亮的話了。」三位婦人把孩子們看了一遍，差不多同聲叫道：「我選着了！」她們選的是同一個孩子，那

孩子穿得很不好，但是長得美麗極了，金色的頭髮從漂亮的前額捲到後面，一對大而且美的眼珠望着地上。她和旁的孩子們站得離開一點，正在深思着，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惹起了別人的注意。她是一個家庭的十個孩子中的最大一個，父親是個不幸的人，他因為陷入了亨美爾的掌握，在某一天晚上跑到山林裏去弔死了。那孩子從此以後，沒有一時一刻忘記過她父親。她在白天是病着的母親的僕人，弟妹的媽媽，忠實地做着一切的事情，毫無怨色。一到晚上，全家的人都睡了，便有一個小黑影子偷偷地爬到叢林深處的一座孤墳，墳在懸岩絕壁上的大石巨幹之間。那孩子在墳的四週栽了許多美麗的野花，——美的堇菜，白綠的鬱金香，雪白的白頭翁，標緻的紅玫瑰，中間一大株向日葵，四角栽着西番蓮。她又用荆棘織成籬笆，免得野獸跑進去；這地方除她以外，也再沒有第二個人去過了。

與快樂的大隊站得離開一點的就是這個孩子，她被人選爲行列的皇后，自己也沒有聽見。其餘的孩子大家繞着她，恭賀她當選了皇后，她的眼兒充滿了淚珠，因為她自從父親死後，已不相信有生的同類是有愛心的了。雷南德的妻子握着她的手，說道：「來吧，我一定給你打扮得像個新娘。」

子一樣，告訴你一些漂亮的詞兒。」

她把她飾以雪白的細緻的織成的衣服，正要給她前額再帶上一幅亮晶晶的，農女們載着結婚赴洗禮用的繸帶，那孩子卻退縮着，說她穿得那樣奢華，亞納和全村的人不知要怎樣批評，求她考慮考慮。「那有我負責！」雷南德的妻子說道：「你一定要戴上，是爲亞納，爲大家，不是爲你自己。」

那孩子只得答允了，讓大家把自己放到大隊的前面，馴順得像隻被牧人牽着的綿羊一樣，一點沒有個人的虛榮心，和一個嬰兒穿着金服的盛裝，坐在寶座上面，受大衆的崇仰似的。

亞納從菩提樹下回到牧師家裏，心中非常難過，覺得村人太墮落了，無可救藥，他差不多完全灰心了。他在花園裏走來走去，納悶得很，最後纔坐在一個亭子裏，那亭子黑暗沒有光明，正和他的心境相應。他正在冥思玄想的時候，忽然聽得有孩子們的腳步聲，擡頭一看，只見一隊年輕的孩子，橫貫園中，好像長得沒有止境似的，隊前一個穿着雪白外衣的安琪兒，正站在自己的身前，說道：

「親愛的亞父母：我們是蓬那的貧窮的紡工的孩子們，因爲你對我們太好了，而且允許我們

只要繼續的儲蓄一點進款便給我們一份禮物，所以特來道謝的。此外因為你還要給我們建個學校，使我們能够學習從來沒有機會學習的事情，我們也很衷心的感謝你。我們因此都很快樂，自願自少至老都行正義，使你的恩惠不爲白費。你待我們好，希望上帝今生來世都報答你。」

這個景象給予亞納的印象真是無法描寫！他一時之間，簡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夢還是醒着，手不能動，腳不能移。過了一會，他纔握着那個安琪兒的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呢？」

但是他問的時候聲音是硬的，眼光是撩亂的；那好孩子給他這一問也嚇壞了，容色慘白，週身戰慄，說：「我的爸爸」——但是她說不下去了，雙手蒙着臉。

「怎麼一回事呀？」亞納也差不多和那女孩子一樣的嚇住了。另外一個站得近點的孩子纔輕輕地說道：「她是那個不幸的銳鏗保的女兒呢。」

亞納很傷心。他握着她的手，說道：「我很對你不住，我不該問你的。但是你這樣愛你的父親，正是你的令人起敬之處；我知道他值得受你的愛，他是一個好父親。」

亞納仍然握着她的手，漸漸地精神復了原，深爲孩子們的前途慶幸。他對於他們的父親母親

那天早晨站在他面前的印像漸漸忘了，他只看見年輕的一輩，使他心裏生了一種希望的心思。他覺得自己就是那羣小東西的父親，他帶他們坐到草地上，自己坐在中間，和他們玩耍，儼然以爲他們真是自己的孩子一樣。牧師太太給那些小朋友們作了一份美味的乳湯，亞納的兒子卡爾和牧師、顧中尉，也都跑去加入。大家正玩得頂高興的時候，茜露沙也帶着自己的孩子們來了，大家坐着一起野餐，不勝快樂和諧之至。

第三十一章 設校

——一個新的學校的組織——

顧汝飛一心想着學校，也沒有心思和亞納牧師再說什麼。他只要有點閒暇的時候，便去拜訪格姝，和她談談學校的事情；但是她對於自己的教學方法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時時向顧汝飛表示，她不能有什麼貢獻。不過有時她無意之中說出一兩句話，顧汝飛卻認爲道着了整個教育問題的癢處。比如她有一天向他說：『你應該幫學生們做他們父母所不能幫他們做的事情。他們所最需要的並不是讀寫算；他們能够學點東西固然很好，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他們要能成個東西，——要讓他們發展各自的天賦，這常是家庭所不能够指導，不能够幫助他們的。』

最後，新校正式與村人見面的日子到了。亞納和牧師夾輔着顧汝飛嚴肅地走到教堂裏去，教堂裏是擠滿了蓬那的居民。先由牧師演說，說明教育的理想的功用，對於家庭的關係，對於社會的

道德的關係；然後由亞納領着顧汝飛走到唱歌隊的欄干前面，爲他向大家介紹，並作了一個簡短的卻很熱切的演詞。顧中尉很受感動，但仍強自按捺自己的情感，略微說了幾句話，表明自己深覺責任之重，希望父母們與他合作。

亞納很想趁着顧汝飛就職的機會給學生們一個宴會，所以教堂裏散會之後，他便邀着所有的小朋友們都到牧師家裏去，由牧師太太幫忙接待。蓬那有個相傳已久的習俗：每逢聖誕節和復活節的時候，孩子們都可以分得雞蛋糕捲。這一天孩子們走進牧師家裏，只見彩色的雞蛋比復活節所見的更加美麗，此外每個孩子的點心旁邊還有一個漂亮的花球。

顧中尉對於宴會的事情，事前一點也不知道，坐在隔壁房裏，突然之間，門開開了，孩子們遵着茜露沙的暗號，齊聲唱着他們最美麗的歌兒，顧汝飛只見自己已被圍在一羣活潑潑的孩子們的核心了。他感動極了，歌唱完後，很和善地和他們打着招呼，握着許多孩子的手，很愉快地和大家隨便談着。亞納叫人把自己的酒取來，孩子們喝着祝他們的新教師的健康。

第二天早晨顧汝飛便開始上課，格姝幫他佈置一切。他們先調查孩子們已經學過的功課，把

程度相等的坐在一起。坐在頂前面的是連字母都沒有學過的，次之是能讀單字的，再後纔是已經能讀書的。除了讀法以外，大家都要學着寫字算數，寫字算數以前是只有富裕人家的孩子在私館裏纔能學到的。

顧汝飛最初覺得工作比預期的困難；但是他的經驗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工作也就一天比一天愉快了。有一個賢淑而又能幹的婦人，名叫馬嘉萊，幫他照顧縫衣紡紗等等事情，是他學校一個最有價值，最有好心的助手。每逢孩子們的紡車出了毛病，停了，她便起身去弄好。如果孩子的頭髮亂了，她便在他們用功的時候給編好；如果衣服破了，她便拿針線給縫好；她又告訴他們怎樣穿鞋子，怎樣着襪子，此外還告訴他們許多他們所不懂得的事情。

新教師最關心的是把孩子們養成遵守頂嚴格的秩序的習慣，使他們真能得到生存上的知慧。鐘聲一響，他便按時上課，決不讓任何學生遲到一點點。此外他又極力注意良好的習慣和行爲。他勒令孩子們進學校的時候，身體衣服要清潔，頭髮要梳好。孩子們站的時候、坐的時候、寫字和工作的時候，身體要像蠟燭一般的挺直。教室裏面要像教堂一樣的清潔，窗上不能失掉一塊玻璃，地

上不能有個釘彎的釘子。他尤其不許孩子們把任何東西丟到地板上，不許工作的時候嘴裏吃零星；甚至於規定起身就坐的時候不許彼此擠撞。

上課以前，孩子們一個一個的走到教員身前，說：「上帝佑你！」他把他們從頭看到腳，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們就可以知道。如果看着不夠，他便告訴他們，或者搭信給他們的父母。孩子不時的搭信回去說：「先生致意你，問你是不是沒有針線，」或者「問你水太寶貴嗎，」散學的時候，成績好的便首先走上去，說：「上帝佑你！」他和他們握手，答道：「上帝佑你，好孩子！」次之就是成績次好的，他就只說：「上帝佑你！」不和他們握手。最後纔是成績全不好的，他們只能逕自走出教室，不能和他說話。

顧中尉處罰學生的目的是在改正他們的錯誤。學生如果懶惰，不肯用功，他便叫他去劈木柴，大些的孩子在修牆便叫他去運石頭；學生如果作事疏忽，他便叫他給學校當信差，幾天以內，先生在村裏的事情都得由他去做。不聽話的、無禮貌的，他便好幾天不和他在公衆的地方說話，只在私室裏，下課以後纔和他談談，以示處罰。犯事的、捏白的，使用教鞭責打，一個禮拜之內不准和其餘的

孩子一起玩耍；把名字記在一本犯事簿上，不到真有進步的時候不給他塗去。他處罰兒童的時候，態度仍很和藹，特別和他們多多談說，幫他們改過自新。

第二十二章 良師

——一個良好的牧師和教師，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顧汝飛施教的時候，注意使學生養成一種恬靜安詳的態度，這種態度只要一個人早年受過辛苦，辛苦成了他的第二天性，那便無論在什麼生活狀況之下都是可以具有的。他在這方面的成功，不久就使牧師生了一種覺悟，知道口頭的教訓如果要使人家得到真正的人生智慧，最高的人生智慧，信仰真正的宗教，便該在實際上常常使他們爲家庭勞作。那位良善的牧師同時又知道，中尉的一句話的效力比他自己整天的說教還大。他一點不自是，虛懷若谷，因此根據教師的更高的智慧，改革了自己宣教的方法。他和顧汝飛、馬嘉萊共同努力，不用多的說話，領導孩子們過着一種恬靜的、勤勞的生活，使他們更進一步的默敬上帝，愛護人類。他向孩子們作着簡短的宣教的時候，把每個字，每句話都和他們實際生活中的經驗連貫起來，所以他一說及上帝永生等等字眼，他們

就覺得是和父親、母親、屋宇、家庭一樣的親切。他把書中最聰明最虔敬的幾段指出來，要他們熟記，可是一切含有教義爭論的問題，他就完全刪掉。他不要孩子們再死記長的禱詞了，因為他說那是不合於耶教的精神的，不合於救主的教訓。

顧中尉常常說，牧師不能使人發生一種永不磨滅的印象，因為他太和善了，反而把他們毀了。顧汝飛自己的教育原則是極其嚴格的，他所根據的是對於世事的真切知識。他認為在教育上看起來，愛憐要與恐怖並用纔有用處，因為他們應該知道芟除人生的荆棘，但是荆棘的芟除不能靠他們自動，只好加以訓練，強迫他們去做。

他對於孩子們在八天以內所知道的，比他們的父母在八年以內所知道的還多，他運用自己的知識，使孩子們不容易騙他，使他們對他開誠相見。他不獨注意兒童的頭腦，而且也注意兒童的心胸，他說進入兒童頭腦裏面的事物應像天上的月兒一樣的皎潔清白。因此，他教兒童確切地看，確切地聽，訓練他們的注意力。他尤其注意使兒童在算術上受到一種嚴格的訓練；因為他相信算術是追求真理時避免錯誤的一個自然保障。

學校裏的孩子雖然進步很快，但是村裏的人並不見得個個都喜歡顧中尉，並且村中旋即起了一種流言，說他太驕傲了，不宜於作教師。孩子們雖然極力否認這種說法，可是沒有效力；他們的父母只答道：『即使他對你們好，他還是一樣的可以驕傲的。』但是開學不到三個禮拜，發生了一件事，孩子們所不能給他辯護的，那件事卻給他辯護住了。

原來學校對面有道人行的小橋，橋很腐朽，二十年來都沒有修過，落雨的時候，孩子們由小路上去進學校，腳踝上都耍打溼。顧汝飛第一次看見這種情形，便親自冒着雨，站在街心，把孩子一個一個的抱過小溪。有幾個平日最說顧中尉驕傲的人，適逢住在路邊上。他們看見他穿着一件紅上衣，週身淋得透溼，很是開心，心想不久他就會要請他們幫忙的。但是他很忍耐地繼續把孩子一個一個的抱過去，一直讓自己的頭髮衣服都淋得雨水直滴，他們纔在窗後說道：『他一定是個良善的傻瓜，我們以前都錯怪他了；假如他真是驕傲的話，他就早會不幹了呢。』最後他們纔出去幫他的忙，讓他回去把身上弄乾。但是這還不算；那天散學以後，孩子們發現了一條新橋，走回去鞋子都可以不致於弄溼。從此以後，再沒有人說教師驕傲了。

但是和學校作敵的還是大有人在，最激烈的是那位老教師；亞納和他說過，只要他不出來作對，就答允給他一筆養老金，他若不是怕喪失了領取養老金的權利，他對於新校成功的情懣妒嫉一定更不知伊於胡底呢。其實追慕過去的也不止是老教師一個人。村裏的人有一半都是慣於晚上在酒店裏消磨時間的，自從亨美爾的事情發生以後，亞納把酒店封了，所以大家都恨他。亞納聽見這種情形，知道村裏許多遊手好閒之徒又已故態復萌，使得家庭跟着受苦，便立刻把蓬那附近的泥煤沼開了，容納了五十多個人。

村裏貧民的狀況在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得多了。許多紡工家裏，因為有獲得免納教稅的土地的希望，家庭的秩序也好了，人都勤儉了，一般貧民對於富戶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希意承旨，聽其頤指氣使了。雷南德的妻子最愛做好事，也知道專門施捨倒不如領導大家自己去努力之效力來得更大；有人求她幫忙，她的第一句話一定是『我得跟你回家去瞧瞧，看你是不是真有什麼需要，並且看我怎樣幫你纔能使你得到最大的利益。』

顧中尉家裏每天晚上都有五六個青年，他和他們一談就是幾點鐘，把亞納和牧師的計畫告

訴他們，說亞納和牧師如何的受了人家的誤會。聽衆之中有一個青年，名叫林登保，他似乎只要聽一句話便什麼都懂了，他說話又明晰，又有力量，很能把事情的真相轉告許多村人。

只有老的一輩沈溺已深，新的時代對於他們沒有什麼更好的希望。庸醫杜亦芳答亞納不再害人了，可是終於放不開固有的生涯，不能過着有益的生活；亨美爾村正受過一陣大大的屈辱，恢復自由，不再天天和牧師見面了以後，也已故態復萌，盡情放肆；哈托夫經過一度懺悔之後，亦復照舊變成一個偽君子了。

第三十三章 讒女

——一個搗亂的分子和一幕驚心的冒險——

一日之後，亞納得了他叔父安堡格將軍一封信，說和姪女西威來看他，打算小住幾個禮拜。這位西威女士，我們在講哀琴保的女兒的事情的時候，已經提到過了，她是亞納的仇敵，小時候父親死了，是安將軍可憐她，一手養大的。她性情剛愎傲慢，雖然受過教育，可是壞脾氣仍然沒有去掉，只是懂得交際，有個金玉的外表吧了。她之所以懷恨亞納，一方面是不滿於他的博愛政策。一方面又因亞納是她叔父的財產的繼承者，她因為想得地位，想得財產，所以勾通公爵的寵臣海力多，要他給自己覓個既富資財，又有爵位的夫婿，同時還要幫她設法，使將軍死後不把財產傳給亞納。海力多是畢立夫和亞納的不共戴天之仇，並且不贊成他們改良現狀的計畫，所以也樂於利用西威，叫她報告蓬那的新政狀況。他聽說顧汝飛設立了一個學校，又聽見亞納、茜露沙、廖泥匠的妻子格

妹、牧師夫婦和康梅饒兄妹每週會面，討論村裏的事務，心裏非常不安。海力多覺得公爵受了畢立夫的影響，已經在注意亞納的改革了，自己必得大刀闊斧的幹一下，把敵方的成績及早推翻。因此他便叫西威到安罕去，利用她的有名的挑撥手段去就地搗蛋，以期破壞亞納的名譽，使他的理想成爲宮庭的笑柄。

亞納聽說安堡格將軍要去拜訪，心裏也知道麻煩來了；事實上西威到了不上幾天，果然就顯了神通。她想方設計使她叔父不高興亞納，說亞納給他孩子卡爾受的教育不合適，笑他不該隨便讓農家女子到堡裏去。尤其糟糕的是：她要破壞顧中尉的名譽。她使同來的獵戶在村裏散佈種種惡意的流言，說顧汝飛的壞話，那些輕於置信的村人也就很快的相信他們的新教師是一個逃亡的兵士，找不到安身之所纔去教書的。這種流言對於蓬那的善舉很有不良的影響，牧師覺得不得不報告亞納了，所以打發米捨爾送了一封信到安罕去。

那天天氣很熱，堡裏正有宴會，將軍比平日多喝了一點酒，和西威坐在露臺上。突然她指着門外一個農人說道：『有人來找亞納，他又會要離開我們了。』老將軍本已很興奮了，這樣一來，正如

火上加油，便叫那漢子趕急走開。但是米捨爾信沒有送到，不肯就走，只退遠了一點點，等着交信。『還在那裏！』西威向她叔叔叫道。『你看，農人們誰都知道你在這裏有多大的勢力呢！』——她用這種言詞激他，使他叫下面的獵人帶着狗去把那農人趕走。

這時候將軍被請到裏面玩牌去了，若不是西威招着手，要獵人去執行他的命令，獵人本也會安心作着自己的事情的。卡爾看見兩隻狗放出去了，在追那無罪的人，他便盡力奔上去，叫它們轉來。他抓住後面一隻狗蘇丹的頸圈，追上去，叫道：『土克！土克！』

西威站在露臺上看着，好像看喜劇一樣，喚卡爾道：『傻孩子！它又不會把他吃掉的！』這句話倒是真的；假如米捨爾懂得它所受的訓練，它是咬都不會咬他的；因為堡裏的狗經過了一種教訓，追趕窮人的時候只准大大的撕下一塊破布，然後就讓他們走。但是米捨爾不懂得這種道理，他背靠着牆，用那有節的手杖打它，像是曾經看見過狗，並不怕它似的。土克看了這種反常的待遇，很是詫異，竟把規矩忘了，像隻沒受過教育的狗一樣，把牙齒陷進了農人的大腿。米捨爾倒底力氣大一點，揮着手杖，給它肋骨上痛打一棍，土克便咆哮着退去了，那時恰好卡爾也牽着蘇丹到了。

「和我去吧。」孩子握着那受傷者的手，和善地說道。他替父親解說，說他一點也不知道。「我曉得他是不知道的。」米捨爾說道：「即使我被咬死了，我也不會怪他的。」

「你會死嗎？——不會死吧？」卡爾看見赤血四濺，很關切地問道。血愈流愈多了，米捨爾覺得自己會暈倒，求他立刻去叫克拉斯來。

卡爾喊過克拉斯之後，一直跑進客廳，頭髮紛亂，雙手血跡，推開紳士淑女們，要把事情告訴他父親。西威手裏拿着牌，大聲叫他不要大驚小怪，因為事情是她親眼目擊的，她知道那個漢子安全地走了，不會受重傷的，——而且根本就是他自己的錯處。

亞納見她滔滔不絕地說，止住了她，叫她放自重一點，讓孩子把話說完。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引起了，因為那孩子說：「都是她的錯處，——別人誰也怪不上！」

這時候門房也奔進來了，氣喘喘地說：「那人死在草地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亞納已經奔出房門，走下樓梯去了，不提防急促之間腳上的踢馬刺絆住了桌布，把磁器、玻璃、銀器一齊拖倒地上。茜露沙也跟着他去。他們趕到的時候，米捨爾已經甦醒了，

很感謝他們的同情。亞納親自扶他到屋裏，小心翼翼地給他紮住了傷口，然後用病牀送他回去。

第三十四章 惡報

——農夫們自己主持公道。——

亞納讀着米捨爾送去的信，嘆道：『這真太難爲他了！』他又怒又急，渾身戰慄，信也看不完了，茜露沙看了他的面容，不禁叫道：『天呀！你的神色比米捨爾還難看呀！』

『我望，』——他默望着答道——『我望只是一隻狗咬了我罷了！我心裏還有一隻更壞的禽獸在咬着我呢！』

亞納說話的聲音簡直不像他自己了，茜露沙也着了急。『去睡一會兒吧，』她求他道：『你病了！』他只得依從她的勸告，但是起身的時候，竟至支持不住，毫無力氣的倒下去了。那天晚上他發着很大的寒熱。

將軍的酒醒了，一晚也沒有睡。狗咬米捨爾的景象，朦朧糊糊地在他心裏轉來轉去；他也不

道是不是自己或西威的錯處，也不知道那人是不是真的死了。他聽見克拉斯在亞納的房中走來走去，便問克拉斯，出了什麼事情，問那人是不是死了。『沒有，他沒有死，但是那樣一咬是可以致死的；主人的身體現在也很不舒服。』僕人答道。

將軍仔細問他日裏的事情，知道人人認爲西威是惟一的罪魁。『那樣說來，那末，一定有不少的人知道是她的錯處了。』老人問道。

「當然。」

「他們怎樣說呢？」

「你老人家知道，一般人想起自己也許可以受到與米捨爾同樣的侮辱，他們還有什麼好話說嗎？」

「別是這樣含含糊糊的，他們說些什麼告訴我吧！」

「他們說這是一種可咀咒的詭計，頂好給她一個報復。我希望你老人家不要見氣。」

「當然不會見氣的。謝謝上帝，好在他沒有死！」

「你老人家不如說他沒有死於她也有好處呢！」

「爲什麼？」

「假如他死了，她的性命也難保的！」

「現在不會有人想謀害她吧？」

「我想她頂好不要出堡走得太遠了，讓第一陣風暴過了再看。」

克拉斯看見將軍很和善，有了膽量，於是把西威如何如何的見憎於村人，如何如何的散佈流言，毀謗顧中尉，一一向老將軍說了。老將軍聽了不勝憂急，第二天一早就跑到西威房裏，告訴她亞納病了，並且責備她對顧汝飛的行爲不對。西威老羞成怒，說自己遭了冤屈，吃過飯就要隻身到蓬那去調查真象。將軍把克拉斯的警告告訴她，叫她帶個人去；可是將軍愈關心，她就愈生反感，竟自隻身跑到村裏去了。

那天下午，農人們在路旁的酒店裏談論着西威。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大家都說那種慘無人道的舉動從來沒有聽見過，說將來第一個遇着她的人頂好也照樣把狗放去咬她。一個屠戶從

那裏路過，從酒店裏出來，趕着一部車子在山林邊界走，看見有一個單身走路的人。那人身材又瘦又小，穿得與衆不同，滿身裝飾，炫耀奪目——是了，看那樣子，那單身的人一定是西威那可惡的東西無疑了。

屠戶的血液沸騰了；心在突突地跳。他周圍一看，什麼人也沒有。他把車子藏到樹林裏，強悍的幼狗在搖着尾巴，跳來跳去。『幹呢？不幹呢？』他自思自想道。引誘力太大了！他從樅樹林中用手指着，給了狗一個暗號。狗便縱身而上，頃刻已達到了它的目標。它按着規矩，只向她撲去，在她身旁縱上縱下，然後再又縱身撲去，一面大聲咆哮，可是並不咬她。西威的寶石帶給它一掌撕破了，薄薄的上衣也給它從頂到底撕碎了，週身飛舞着白色的布片。頭上的髮網也掉到了頸上，假髮散得滿地都是，空氣中也充滿了她的尖銳的叫聲。

屠戶安詳地看着，心想『有兩分鐘她就够受了！』——兩分鐘後，他便吹着哨子，把狗叫了轉去。將軍因為她一人出去，很不放心，暗地叫獵人跟了她去，這時聽見有悲呼之聲，過了一會纔想起也許是自家的小姐在叫喚。他走上去，一看那種情形，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只得回身鎮靜一下，方

纔上前探詢西威遭劫的原因。

她說是一隻瘋狗攻她，但是獵人不相信，他說瘋狗不會撕碎了人的衣服而不咬人的。西威差不多嚇瘋了，雖然大家告訴她，說她身上東一處西一處的傷痕是狗爪抓的，不是狗口咬的，但是她總以為自己害了第一期的瘋犬病。她說不出那狗倒底是個什麼樣子；她說，那狗比她自己還大——她從沒有看見過那樣的牙，那大的口。狗的毛色她也說不清楚——她說似乎最初是白的，後來又變黑了；她覺得只看見了狗的頭和口。此外什麼都沒有看清。這樣說來，自然找不出一個頭緒來的，大家都不知道怎樣辦。

第二天早晨西威醒來的時候，神志清醒了一點，她記起了曾經聽見有人從樹林裏吹着哨子，那隻狗一定是有意放去咬她的。她心裏立刻起了一個報復的念頭，主張凡是家裏有狗，平日愛吹哨子的農人，一概施以逮捕。但是她叔父不贊成這種籠統的辦法，因此她就生氣道：「我受了委屈，難道就一個人都不關了嗎？」

「沒有證據，那怕一隻貓都不能關的，」將軍離開房裏，冷淡地答道。

西威的驕傲受了一次大大的打擊，神志很是沮喪。她覺得自己在世界上太沒有地位了，連反對亞納的計畫都不能實現了。人類所不能作的事，屠戶的狗已經作了，——它使她有了自知之明！

第二十五章 激婚

——亞納患病的結果和一個繼母的聘定——

亞納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溫度逐晚增高，體力一天天的不行了。茜露沙和孩子們憂傷之至，睡也不能睡，飯也不能吃，度日如年。堡裏的人無不着急，將軍尤其是難過；他身體比病人更瘦，血色比病人更壞，晚上比以前更睡不着。他心裏總覺得亞納會死，一切都是自己的過錯。西威的情形也不見得比將軍好，不過她不好的原因不同，她對於亞納的生死並不關心。僕人們想起了主子患病的原因，不勝痛憤，如果有人激動一句，就可以把她丟到窗外；他們對於獵人也差不多容忍不下了。只有亞納很寧靜，——因為發熱之後，他的頭腦百無所思；和妻子朋友們愉快地談着自己的末日。

村中聽說亞納病得快死了，孩子們都同聲的哭泣，許多父母們也一同悲啼，大家都談着亞納對他們或他們的家庭的好處。但是瞬刻之間，大家的感覺又都變了。他們把他當作已經死了，想着

他死了以後一切事情會有什麼變化。村人們的腦子比蜘蛛結網還快，立刻生了許多最離奇的想法。凡是不得志於亞納，想要什麼東西未蒙允許的人，不滿於現狀的人，心裏都想「好了，現在什麼事情都會變了。」

富農們還沒有忘記菩提樹下的屈辱，貧農們得了亞納的山羊沒有付錢，也以爲藉此可以不付錢了。大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酒從山那邊運到酒店去，牧童把各自的牲口趕到貧人的垣內，富人在旁邊笑着。

梅饒村正自當村正以來，以這個時候爲最舒服了，凡是堡裏出來的人，他都愁容滿面的問他；亞納是不是真的不能好了。他妻子也同樣的高興，因爲她想她的闊表兄弟，那位旅店老板，現在可以得着她的小姑了，她當然不會再想魯迪的了。梅饒跑去和他妹妹商量，但是她很生氣的拒絕了他。她覺得他們認爲她可以完全因爲亞納的關係而與一個男子結婚，又想利用亞納患病的機會而奪去可憐的魯迪所久已盼望着的新婦，心裏很是生氣。「不行！」梅饒走了，她就馬上叫道：「我要使他們知道，我嫁魯迪不是爲的亞納，是爲的他自己！可憐的魯迪等得太久了——我現在決定

嫁他了！

她眼淚漣漣；她再想不到她哥哥嫂嫂了，也不想到自己的決心是怎樣決定的了；她只覺得魯迪和孩子們站在她的面前，看見他們屋裏牆上懸着的圖畫。她開了門，從書架上取下她的祈禱書，大聲讀着新嫁娘的禱詞；然後把頭伏在手上，淚沾書頁，禱告上帝，望上帝幫助她的決心。最後，她拭乾眼淚，滿心難過地走到廖泥匠家裏去。

格姝因為她的朋友老是讓魯迪懸着，不肯結婚，心裏很高興；這時看見她從街上慢慢走來了，心不在焉的樣子，以為她的來意不好，很不耐煩地到門口迎着。梅饒的妹妹走進屋，一屁股坐下，喘息說道：『我決定了，我一定嫁他。』

格姝以為她是指的旅店的闊老板，便帶着責備的語氣答道：『我想不到你會這樣的呢！』

『你說什麼？』客人驚異地問道。

『說想不到你這樣世態炎涼！』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我說的話你不懂嗎？還是另有別的原因呢？』

「你因為亞納病了，便突然變了心，要嫁旅店的闊老板，真令我傷心啊！」

「我這纔聽懂了你的意思！」梅饒的妹妹笑道。

「你還笑？」格姝含淚問道。

「我該笑啊！」

「你不該！——你真使我不能生氣了。」

「啊，我是開玩笑的；他還不知道，只要你肯和我講和，我可以使你高興呢！」

「你簡直會把我氣得發狂！」

「你真使我好笑！你還不知道自己是在誤會了嗎？我不是要嫁旅店老板。」

「但是——你說的決不是魯迪！」格姝叫道，她終於得到了一線光明。

經過這番說明之後，朋友兩人就到魯迪的茅屋去了。魯迪正在給孩子們絞紗，看見她們跨進房門，手裏的纒紗管不動了。他不能動作，他不能說話。梅饒的妹妹坐到他身旁，格姝說道：「現在她是你的了！」

孩子們停了紡車，站起身來，格姝向他們說道：「現在她是你們的母親了！」梅饒的妹妹一個個握着他們的手，說道：「好孩子，上帝保佑我們吧！」——魯迪握着她的雙手，接着說道：「惟願如此啊！」

她那天晚邊都在魯迪家裏，她告訴格姝，說她願意就把自己當作魯家的人一樣。她接着魯迪手裏的繅紗管，說他絞得不對，很愉快地代他絞着；她又幫孩子們弄好紡車，給內中兩個梳好辮子，又給小的孩子煮好雜粥。她把魯迪的嬰孩抱到膝上，給它喂飯；然後替它脫了衣，抱在手裏，像聖母抱着聖子的圖畫一樣；她教它向所有的哥哥姊姊請了晚安，然後把它放到牀上，唱着歌兒催它睡。她回去的時候又從魯迪的花園裏採了一束花，帶回家去。

第三十六章 忻樂

——提心快樂與結婚。——

村裏相信亞納死後一切事情都會大生變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孩子們從學校回家，說顧中尉眼睛都哭紅了，許多父母通說：「他是原因的，亞納一死，他的麵包牛酪不就完了嗎！」這種說法使得孩子們很擔心，散學以後，大家圍着先生，站得最近的一個戰慄着問他，要他告訴他們；萬一亞納死了，他是不是便不能夠當他們的先生了？最初，他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太受感動了；他站到窗子門口，喘着氣，像個有咳嗽的毛病的人一樣。然後回轉身去，伸着雙臂，叫道：「孩子們，即使上帝不把亞納留給我們，我也不會離開你們的！」孩子們快樂得含着淚跑回家去，但是他們的父母並不相信他的話能夠實現。

瑪麗聽到了村人對於顧中尉的議論，她便跑去求她哥哥康梅饒幫忙，保證新校的安全，她又

設法打動小雷南德妻子的同情，要她求他也來幫忙。她們一道去看老雷南德，老雷南德是人人愛護、人人崇拜的，他很樂意的允為出力。他一家家的去拜訪蓬那村內頂闊的農人，把來意表明之後，便請他們為自己的孩子與村裏的幸福着想，在他帶去的約書上簽名，否則他便自願代他們繳付應該納給學校的用費，而把他們的名字寫下來，作為受了他的施捨。這個方法很有效力，因為誰也不願自居於接受施捨者的地位；所以當天晚上大家便都把名簽好了。

同時，亞納患病的消息也傳到了公爵的宮庭裏，畢立夫自請立刻到安罕去視病。公爵不獨准了他的請求，並且叫他把御醫帶去，設法消除亞納的一切痛苦。那位名醫看了病之後，肩頭一聳；然後打開藥盒，各種的藥香充滿了全屋。箱子裏放着可怕的銀鉗、金鉗、針、刀、海棉、綳帶、一塊塊的蛇磨成粉的蠅、毒藥、金屬、半金屬、化學製劑、自然藥物、軟膏、膏藥等等東西。他把藥量了之後又和，和了之後又摩，摩了之後又燒，燒了之後又冷，一點鐘後，亞納身外敷滿了上述各種藥品，身內也服了一樣多。

病人的狀況很危險了；他人人事不省，醫生叫家屬都退出。家屬提心弔膽地在門外等着，刻刻提

防他的死訊出來。茜露沙暈過去了；孩子們跪在地上；牧師朗聲作着禱告。突然之間，室內有一點點動靜了，醫生輕輕地打開門，耳語道：『他出汗了，還有一點兒希望。』過了一刻鐘之後，消息更好了，在那可怕的晚上，消息一時比一時好。

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確是好多了，但是身體很弱，什麼人醫生都不准他接見。畢立夫只從半開的窗口看了他一眼，和牧師顧中尉在蓬那停了一天。他把村裏最近的改革仔細考察了一遍，學校從上學到散學，上下午兩堂他都在那裏。他仔細考查孩子們的工作，尤其注意功課與勞作併行的情形，但是他在把一切情形看完以前，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看完以後，他纔向焦心的顧中尉表示對於他的教法極熱烈的讚美。『我看你的計畫既合於孩子們的內在天性，又合於他們的社會狀況，』他說：『人要發展得好，能够好好地達到他在社會上應有的地位，他在世界上纔能覺得快樂，覺得安全。你的方法對於這種需要之應付得當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是的，我的親愛的中尉，假如內閣想要創行一種計畫，使人們都能盡其最大的能量以為有益的服務，那末，那種計畫一定得照你所做的一樣纔行。』

一滴眼淚在顧汝飛的眼內搖曳不定，但是他說不出話來。畢立夫握着他的手，向他告別道：「凡事有我擔當，但是你該繼續你的工作，作爲不認識我一樣，作爲世界上沒有我這個人一樣。」

亞納的病一天天好了。蓬那的人們這纔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人像亞納一樣對他們可愛了，他得了不少的同情，不少的禮意。孩子們結成隊，到堡裏去賀他恢復健康，他很和善地接待他們，和他們談着學校，談着羊隻，談着儲蓄。不久村裏就知道梅饒村正的職務已經交給康梅饒了，窮人們聽了這個消息快樂極了。

亞納病後第一次從堡裏驅車到蓬那去的時候，大家給他預備一個盛大的宴會。晨曦初上，鐘就鳴着，村人們無間老少都去歡迎他。孩子們戴着花，隊前是魯迪的新人行列，因爲他決定了那天結婚。

他們聽見亞納的車子遠遠地來了，大家都湧上去歡迎，他還不能從樅樹中間看見他們的時，早已聽見他們的大聲歡呼了。他下了車，趕急搶上前去迎着敬愛他的人民。彼此打過招呼之後，他便自己領隊，魯迪跟在身旁，茜露沙則領着瑪麗，大隊人馬愉快地下山走到教堂裏去。大家在教

堂裏跪着謝了上帝拯救亞納的恩惠，唱完讚美歌，然後領着新夫婦走上聖壇。

這種婚禮是蓬那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鐘聲和鳴，亞納領導新人到牧師家裏，茜露沙和魯迪隨行。他們看見牧師屋裏擺滿了棹椅，棹上放着酒、麵包、牛酪、牛乳、臘腸、糕餅，老幼都够吃的。野餐以後，村人在草地上跳舞，亞納、茜露沙也加入作樂。連將軍和牧師太太也一同跳舞，大家的心裏都有說不出的愉快。

第三十七章 餘音

——結尾。——

亞納病愈一年多了，他的博愛的活動暢行無阻，阻力一天比一天的少。他用法律的力量幫助改革運動，法律一方面保護個人的利益，一方面限制個人不得做妨害公共秩序的活動。新村正卻更進一步，令亞納與中尉都爲之驚詫不已。他召集全村的人，當衆宣佈：叫他們在二十五年之內積存一筆錢，一次付清土地的賦稅，以後土地便作爲永租的性質，永遠免納教稅，可以傳給兒女。他告訴他們：這個方法並無絲毫困難，只要繼續不斷的按年把收入存下一小部分就够了。大凡熟悉農人心理的人都知道：他們只要能得免稅的土地，犧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所以村人們知道這個計畫能夠實行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康梅饒又向亞納和中尉陳說，使他們知道他的見解是合理的，他們也很明白：一個村落能在二十五年之內積存四萬個佛羅靈，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前途

之必能繁榮是毫無疑義的。蓬那在經濟方面與儉約方面經了這番推動之後，連犯事的人數都減少了，亞納這纔把斷頭臺拆了，在它的遺址上修了一個類似醫院的機關，略有犯事的人也送進院中，設法令其恢復良善的正常的生活。

這時候公爵方面全無聲息。畢立夫常和亞納通信，對於他所推行的一切事情都表示着深切的同情，但是從沒有向公爵提過。亞納對於這種態度頗有一點點詫異不安，因為公爵從前對於他們是表示過興味的；但是中尉記得畢立夫的話，相信他不參加意見是善意的。中尉的想法是對的；畢立夫恐怕在他們沒有成功的完全把握以前，過早去考察蓬那的計畫反而把全盤的事情都弄糟了，所以他獨不去引起公爵對於亞納與顧汝飛的興味，並且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提到了，甚至於海力多在宮庭裏譏笑他的朋友們的博愛理想的時候，他也不去和他辯爭。除了海力多以外，大家都以為事情根本就失敗了；但是海力多靈敏透了，知道敵方的退步，只是充實實力，以便遲早和他決戰的。

同時將軍的信向亞納雪片般的飛來，求他停止行動，免為宮庭內的笑柄；亞納時時接信，也覺

煩惱極了。有一天他正在坐着籌劃，要給他叔父一個滿意的答復，突然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困難解決了。畢立夫來了信，說行動的機會成熟了，他打算請公爵來考查蓬那的設計，以便廣為採用。亞納快樂極了，便把這封信送給他叔父，因為這是他所能夠給他叔父的最好的答復。

同時畢立夫向公爵密奏，把亞納設計的進步狀況向他說明，請他注意這個小村裏的公共機關與境內公共機關的不同之點，把境內的墮落狀況描寫得淋漓盡致。『你知道，畢立夫，』公爵嘆道，『我深知你所說的全是實情；但是我很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無法改良的。』

『陛下，我也知道這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個辦法，一個惟一的辦法，——就是政府要用種力量促進人民的發展。』

『這種力量是可能的嗎？』

『從亞納努力成功的情形看起來，似乎是可能的。』

『難道你不知道全國人民的政府與一個貴族在他的小村裏的私人力量是有分別的嗎？』

『當然有的；但是陛下之有全國與亞納之有小村正復相同，亞納有的辦法陛下也能有的。』

「我希望你說的話能有證據，證明它是真確的。」

「安多敷與南克朗的名字够證明嗎？」畢立夫舉出兩位財政與法律方面的要人問道。

公爵聽說兩位這樣小心聰明的政治家都贊同亞納的計畫，大爲震動；但是他踟躇了一會，答道：「不，那怕他們兩人都行，我的餘生不再這樣糟塌了！」然後改變語氣問道：「你要什麼呢？要錢嗎？」

「不要。」

「奇怪！那末，你要什麼呢？」

「要陛下爲國家作番考察，看亞納的原則是不是可以應用到全國？」

「還有什麼呢？」

「還要設立講座，使全國的貴族都明白平民政治的原則，要指派一個委員會，凡是願行這種原則的人，都由委員會予以指導及協助。」

「奇怪——真奇怪！」公爵喃喃自語道。「你不要錢——不要建築——不要任何機關？」

「什麼都不要，只要十多本記錄簿，以便記錄委員會的一切行動，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像商人的收付帳簿一樣。」

公爵想了一會，決定指派一個委員會，由海力多領導，擬陳普遍採用亞納計畫的困難；再由畢立夫逐條答復。

公爵一看送呈的文件，知道海力多的理由不充分，當即召喚畢立夫，說他決定考查亞納的成績是否確實，看他的改革是否可以推行到別的村落，以至於全國。「爲徹底考查起見，」公爵又說「考查員中應有熟悉法律、財政的人、商人、牧師、官吏、教師、醫生，此外還要有各種階級境況的女子，以女子的眼光去觀察，務期所看到的不是表面的幻象。」

他叫海力多自己挑定一組，加入考查，但是海力多不幹，他說自願從旁觀察。他只給公爵一個臨別的忠告，說：「他們知道你會去，鐘內的發條已經上好了，你在那裏的時候不會停的；但是假若你能設法把主要的齒輪停止一會，說不定你就可以知道整個機器的弱點了。」

公爵叫各組的考查員在向他報告以前，不准發表意見；這是一個聰明的規定。因爲初看的時候

個的事情根本就太野心了，太高調了，要用人力把它普遍地採用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仔細考查之後，他們就一天天的相信可以採用了，到了第六天，他們就一致的主張把亞納的原則普遍採用。

公爵看見以人爲的努力和聰慧，居然能做出那麼大的成績，簡直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感官了。他和中尉與康梅饒談論；他看了以前貧苦陷溺不堪的魯家孩子；顧汝飛指着格姝說道：「魯迪的孩子就是她使他們養成守秩序、耐勞苦的習慣的；我還沒有想起我的學校，學校早已在她的房裏成立了；沒有她的學校，我是沒有機會設立這個學校的。」

公爵對於所見所聽的，深爲感動；他覺得自己的同情之心大動，再也不能保持一種冷靜的無所謂的判斷了。這個時候他想起了海力多的忠告。「我不該有偏心！我該把主要的齒輪停了！」他叫道。因此，他便向亞納、中尉、牧師與康梅饒說道：「你們都得到斯克拉去，在那裏住三天；在這三天之內，你們可以考察那地方的情形，看你們的學說在那裏的孤兒院、牢獄裏可以用得着多少。同時我就在這裏用一種比較冷靜的態度來考查。」

他們走了之後，公爵就用山貓的眼光考查着，看能不能看出什麼變動，但是並沒有變動；什麼事情都照常進行，和以前一般無二。到了第四天，他就到斯克拉去，全不知道斯克拉變成了一個什麼境況。在中尉指導之下，斯克拉成立了一個學校，和蓬那的一樣，開始只有十二個孤兒；感化院的十個男子由康梅饒教授紡紗，進步極快；亞納和牧師便搜集囚徒與七十個孤兒的歷史，使他們深知那地方的公共機關的可怕現狀。

公爵正爲他們三天的成績而木然不知所措的時候，他被一種聲音所驚覺了。一隊囚徒，一隊孤兒，跪在他的腳下，要求也能得到像那四位紳士一樣的父母官與指導者。「起來吧，囚徒們！他叫道：『起來吧，孩子們！你們的命運交給他們了。』他說不出旁的什麼了。孩子們仍然跪在地上，神聖的寂靜統治了全場，大家心裏都充滿着對於前程的最甜美的希望。」

謹以此譯獻給

內子楊仁女士

任敢謹誌